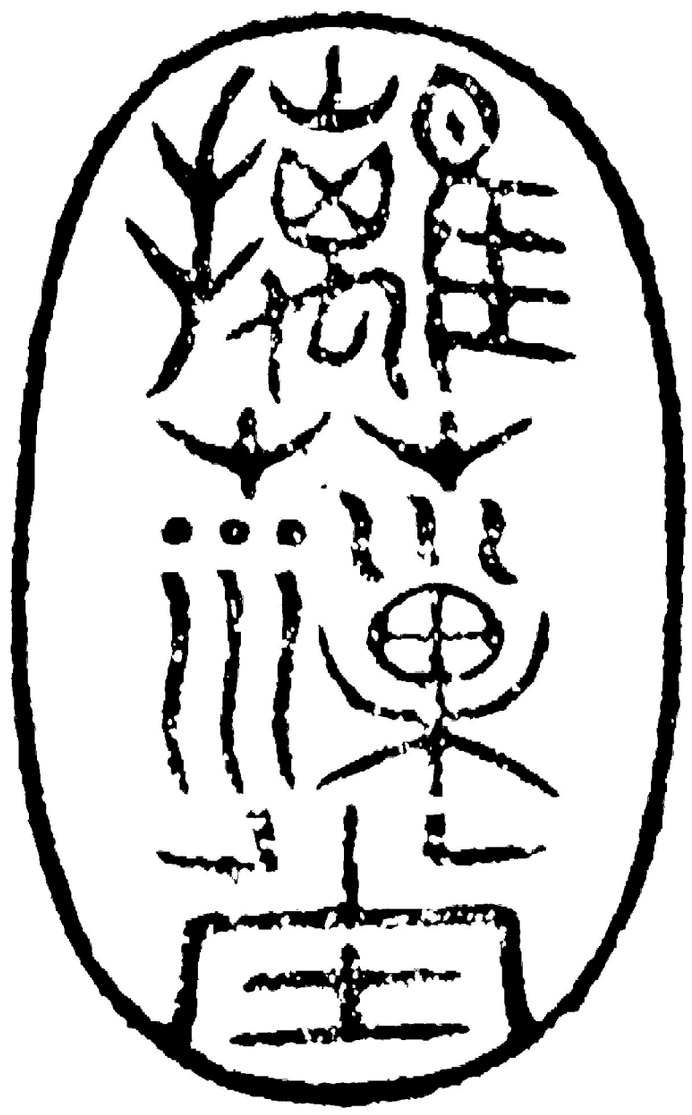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第一二册正史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晉書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音義三卷　唐太宗御撰　何超音義	卷一至卷三十六	九八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目錄

帝紀十

志二十

列傳七十

載記三十

帝紀

晉書卷一

帝紀第一

高祖宣帝 懿

晉書卷二

帝紀第二

世宗景帝 師

太祖文帝 昭

晉書卷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帝紀第三
世祖武帝 炎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孝惠帝 衷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孝懷帝 熾
晉書卷六
帝紀第六
中宗元帝 睿
肅宗明帝 紹
晉書卷七
帝紀第七
顯宗成帝 衍
康帝 岳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孝宗穆帝 聃
哀帝 丕
廢帝海西公 奕
晉書卷九
帝紀第九
太宗簡文帝 昱
孝武帝 曜
晉書卷十
帝紀第十
安帝 德宗
恭帝 德文
晉書卷十一
志

志第一
天文上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天文中
晉書卷十三
志第三
天文下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
晉書卷十五
志第五
地理下
晉書卷十六
志第六
律歷上
晉書卷十七
志第七
律歷中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律歷下
晉書卷十九
志第九
禮上
晉書卷二十
志第十
禮中
晉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禮下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上
晉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樂下
晉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職官
晉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輿服
晉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食貨
晉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惠賈皇后 諸葛夫人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太后
元夏侯太后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荀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章周太妃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王祥弟覽 鄭沖
何曾子劭 遵 石苞子崇
歐陽建 孫鑠

晉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祜 杜預子錫

晉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恒 孫璪 玠 張華 子禕 韙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冀

冀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略子蔡武哀王騰

略弟南陽王模 騰子莊王確

模子保

晉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宣五王 文六王

范陽康王綏 子旭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恬弟愔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順 西河繆王斌

平原王幹 琅邪王伷 子覲 澹 繇 淮

清惠亭侯京 扶風王駿 子暢 歆

梁王肜 齊王攸 子寔 贊 定

城陽王兆 遼東王定國

廣漢王廣德 樂安王鑒

樂平王延祚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王沉子浚
荀勗子藩　藩子邃　閻
藩弟組　組子奕
馮紞
荀顗

晉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賈充孫謐　充弟混
族子模　鄭彰
楊駿弟珧　濟
魏舒
劉寔弟智
李憙
高光

晉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山濤子簡　簡子遐
王戎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樂廣

晉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鄭袤子默　默子球
李胤
盧欽子浮　弟珽
華表子廙　廙子恒　廙弟嶠
石鑒
溫羨

晉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劉毅子暾　程衛
和嶠
任愷
崔洪
郭奕
武陔
侯史光

何攀
晉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劉頌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傳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祇
晉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向雄
閻纘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從子修 族弟放 瞻弟孚
放弟裕
嵇康
劉伶
李重
段灼
向秀
謝鯤

胡毋輔之 子謐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弟聃 光逸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庾峻 子珉 珉弟敳
郭象 庾純 子統 統弟勇
秦秀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晳 王接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遹 子虓 臧 尚
晉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弟晛 從父兄喜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從子尼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虨 惇 孫楚 子衆 洎 纂 纂子統 綽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滕修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周處 子玘 玘弟札 札子楚
周訪 子撫 瓌子虓 撫子楚 楚子瓌 撫弟光 光子仲孫
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汝南文成王亮 子粹 矩 羨 宗 熙 矩子祐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鄭方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孝獻王越

解系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綝　賈疋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子嵩　謨　從父弟馥
成公簡　苟晞
華軼　劉喬　孫眈　眈子柳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子羣　現　兄輿　輿子演
祖逖　兄納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　族子該
郭默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王
晉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劭　荅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陶侃　子洪　瞻　夏　琦　旗　範　斌　兄子臻　臻弟輿　斌　稱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賀循 楊方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戴若思 弟邈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詹
卞壼 從父兄敦
鍾雅
晉書卷七十一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紀瞻
薛兼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王鑒
高崧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葛洪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弟懌 羲 翼 冰 條
周顗 子閔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弟石秀 石民
石綏 石康 豁弟祕 祕弟沖 沖子嗣 嗣子脩 脩 徐寧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卷七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祎之 忱 愉子綏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袁悅之 承族子嶠
荀崧子毓 羨祖台
劉惔 范汪 子甯 叔堅
韓伯 張憑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棱
顧衆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翜
蔡謨 諸葛恢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王廙 弟彬 彬子虓之
晉書目錄 三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駿
張闓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操之 獻之 許邁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胤
桓宣 族子伊 朱伺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從弟羣 弟祇 羣子沉 從子坦
丁潭 張茂 陶回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安 子琰 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操之 獻之 許邁 徽之子楨之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朗弟子邈
晉書目錄 三

毛寶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子遐
朱序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王長文
虞傳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徐廣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袁瓌子喬 瓌弟猷 喬孫崧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豹
江逌從弟灌 灌子績

車胤 殷顗
王雅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庾楷
劉牢之子敬宣 殷仲堪
楊佺期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靈伯父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子士業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李密　孝友

夏方　盛彦

許孜　王裒

孫登　庾袞

劉殷

王談

何琦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嵇紹 從子含

劉沉　麴允 焦嵩

顏含

王延

桑虞

吳逵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良吏

張禕　羅企生

辛恭靖

車濟　丁穆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

桓雄　韓階

周嵸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恂

王諒　宋矩

魯芝　胡威

杜軫　竇允

王宏　曹攄

潘京
丁紹
鄧攸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范平
陳邵
劉兆
儒林
文立
虞喜
氾毓
徐苗
范隆
董景道
徐邈
范宣
范弘之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范啓
喬智明
吳隱之

崔遊
杜夷
續咸
孔衍
韋謏
王歡

應貞
左思
鄒湛
褚陶
張翰
曹毗
袁宏
羅含
郭澄之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羊琇
楊文宗
虞豫子胤
杜乂
何準子澄
成公綏
趙至
棗據
王沉
庾闡
李充
伏滔
顧愷之
外戚
王恂弟虔度愷
羊玄之
庾琛
褚裒
王濛子修

王遐
褚爽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孫登
夏統
范粲 子喬
董養
郭琦
魯褒
任旭
龔壯
韓績
翟湯 子莊
辛謐
索襲

王謐
董京
朱沖
魯勝
霍原
伍朝
氾騰
郭文
盂陋
譙秀
郭翻
劉驎之
楊軻

公孫鳳
張忠
宋纖
郭瑀
瞿硎先生
戴逵
陶淡
陶潛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陳訓
韓友
步熊
嚴卿
卜珊
吳猛
佛圖澄
索襲
公孫永
石垣
郭荷
祁嘉
謝敷
龔玄之
陶潛
魯勝
霍原
戴洋
淳于智
杜不愆
隗炤
鮑靚
韋靈
麻襦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黃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麐
鳩摩羅什
曇霍
臺產
孟昶妻周氏
劉聰妻劉氏
陝婦人
韋逞母宋氏
苻堅妾張氏
苻登妻毛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紹妻張氏
何無忌母劉氏
王廣女
靳康女
張天錫二妾 閻氏 薛氏
竇滔妻蘇氏
慕容垂妻段氏
呂纂妻楊氏
李玄盛后尹氏
晉書目錄 三十二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東夷 夫餘 馬韓 辰韓 肅慎 倭人 裨離等十國
西夷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南蠻 林邑 扶南
北狄 匈奴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叛逆
王敦 沈充
桓溫 孟嘉
晉書目錄 三十三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殷仲文

晉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譙縱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

載記第一　前趙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第二　前趙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前趙

劉曜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後趙

石勒上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後趙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後趙

石季龍上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後趙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前燕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前燕　慕容皝　陽裕

晉書卷一百十

載記第十　前燕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晉書卷一百十一

載記第十一　前燕　慕容暐　慕容恪　陽鶩　皇甫真

晉書卷一百十二

載記第十二　前秦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墮

晉書卷一百十三

載記第十三　前秦　苻堅上

晉書卷一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前秦　苻堅下　王猛　苻融　苻朗

晉書卷一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　前秦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晉書卷一百十六

載記第十六　後秦　姚弋仲　姚萇　姚襄

晉書卷一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後秦
姚興上
晉書卷一百十八
載記第十八　後秦
姚興下　尹緯
晉書卷一百十九
載記第十九　後秦
姚泓
晉書卷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　後蜀
李特　李庠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後蜀
李雄　李班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後燕
慕容皝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後燕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西秦　乞伏　北燕　馮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李勢
李期
李壽

載記第二十六　南涼
禿髮烏孤
禿髮傉檀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南燕
載記第二十七　南燕
慕容德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南燕
載記第二十八　南燕
慕容超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北涼
載記第二十九　北涼
沮渠蒙遜

禿髮利鹿孤
慕容鍾　封孚

晉書卷一百三十　夏
載記第三十
赫連勃勃

右晉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附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臣等謹案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太宗命房喬等撰晉書自陸機干寶王隱虞預謝靈運何法盛臧榮緒蕭子顯等各有撰述負觀中以前後十有八家未能盡善故命喬等再加編次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至紀傳序論則遠棄史漢之簡質近宗徐庾之華藻劉知幾之論譴矣高希嶠有晉書注何超有晉書音義其書不傳今本以諸書參訂誠足補前人未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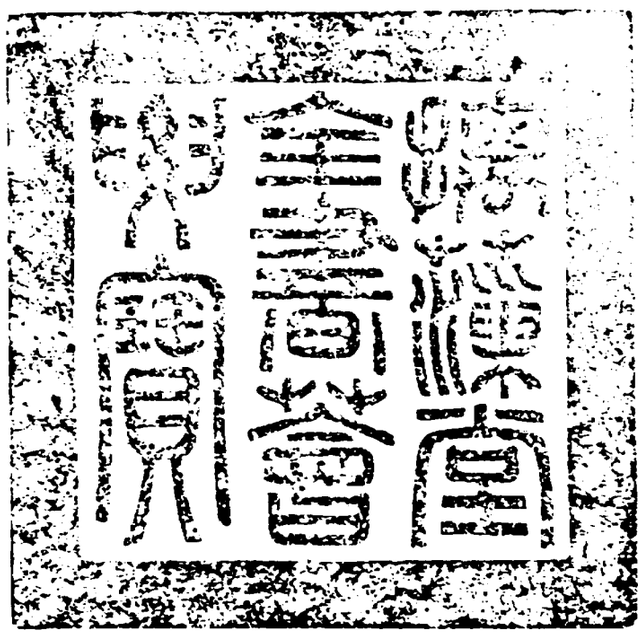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晉書目録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貞觀中太宗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纂録晉書採取正典與舊説數十餘部及十六國僞史共為紀志傳記又命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詳加考正大約類例多出於敬播而天文歷律則李淳風為之今書中宣武紀與陸機王羲之傳乃太宗所御製也

謹案第十七頁前二行吾彦刊本彦訛産今改第二十九頁前八行羅含刊本含訛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 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三十 史部

晉書卷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帝紀第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

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窓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槃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荆州刺史胡脩麤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捄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魏武以荆州遺黎及屯田在賴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紀綱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

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

2752150

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

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沔而上至于朐腮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自可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

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

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并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忠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氐王苻雙強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關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于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行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脩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弊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

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
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
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
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
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
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
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
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
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
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
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
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
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遥為
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
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
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
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
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
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
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
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
功力不該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
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
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
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
變計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
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鬚自襄
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慴文懿大懼乃
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
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

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為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為文懿所註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

詣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為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為列侯四人為騎都尉帝固讓子弟官不受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弱

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脩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後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帝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埸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郿臨潁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諡皇考京兆尹為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溝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為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

果無功而還

六年秋八月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義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晏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為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為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謝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辨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

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
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
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
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帝
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
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
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
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

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伺候
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
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
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
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勑如奏施
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侯
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
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為鹿
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
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
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
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為
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
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
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
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
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
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
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
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
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
以帝為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
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

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寇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為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為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輼輬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發哭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

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

晉書卷一考證

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臣人龍按左傳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是重黎為二人而史記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竟以重黎為一人此書及宋書衛瓘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皆昔人相沿之謬也

○臣良棗按三國志諸葛亮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復出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又亮使魏延等赴拒大破之此云賈嗣不作賈詡又下文亮望塵而遁及追擊破之等語俱與志異

晉書卷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二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采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衞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邮窮獨理廢滯諸葛誕毋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儌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勑欽督銳卒趣合揄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鏦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姦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搆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幾眈淫內寵沈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

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韋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幾日使小優郭懷表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諫帝帝勿聽太后還北宮殺張

美人帝甚恚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昔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表信等是日與羣臣議所立

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為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惰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

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祇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呂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亭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蒞政不迪率典公履義執忠以寧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內摧寇虐外靜姦宄

日昃憂勤劬勞夙夜德聲光于上下勳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議首建明策權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又啟邦公旦之綏寧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又上書訓于天子曰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並敬納焉十一月有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潩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脅縱橫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

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囓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

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尅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戶謚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祇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為謚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玄

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為諸軍節度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久而不決帝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絶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及大軍討王淩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佚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與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卽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劒履上殿帝固辭不受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劒履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黃鉞增封三縣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令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尅矣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竝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草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城中大駭

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廩其餼疾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

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
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幷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
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為晉
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
邑萬戶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
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隨才敘用
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
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

鈞監青州諸軍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天
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
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
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
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
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
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

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
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
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謂曰玄伯
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
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
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
以庶人禮葬之使內外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
於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貴鄉公卽從駕人兵拔刃鳴
鼓向臣所臣懼兵刃相接卽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
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
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
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
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
安國卽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
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
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

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六月改元景辰天子進帝為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冬十一月吳吉陽督薛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偽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內為之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

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破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為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步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劒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

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墮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撫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啓鯨鯢竄迹孫壹搆隙自相疑阻幽鑒遠照奇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浴逋罪同惡相濟帥其螽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龔行天罰玄謀廟算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魚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勍吳之僞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難懼淪喪四海以墮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撫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羣后啓土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謙損深履沖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上關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德鰥寡蒙矜卹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為寇讐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

以踰維翼朕躬下臣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勳加以茂德實摠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羣后惠襄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為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陟即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鄧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為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喬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厲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淩正乃維

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饗祀
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
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祇服
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
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沖率
羣官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
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
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
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
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自先
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粃政人
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
震服羌戎來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闖閻
之將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
康寧苻堅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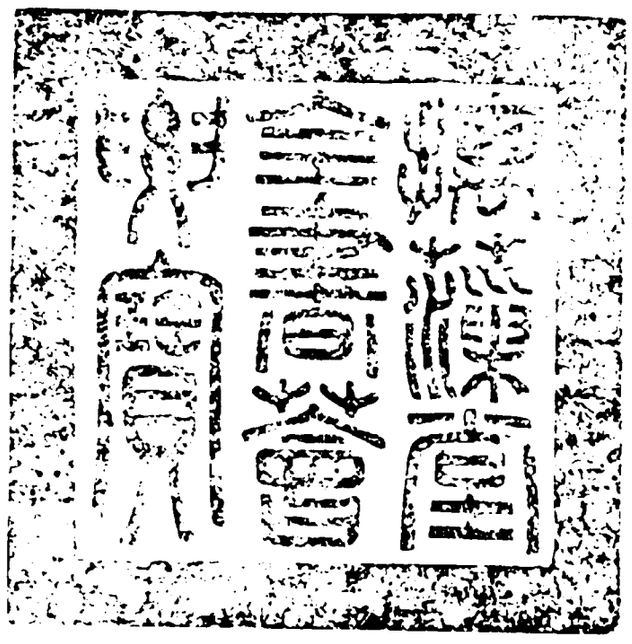
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奉聖
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
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
江埽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
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
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帝乃
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油破
蜀將諸葛瞻於縣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
命晉公以相國摠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
尚書之號焉表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會潛謀叛逆
因密使譖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
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
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
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伐蜀

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卒如所量景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帝爵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大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邈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景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腮縣獻靈龜歸於相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史臣曰世宗以睿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劒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冒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太祖無外靈關靜氛反雖討賊終為弒君

謹案卷一第五頁後一行達與魏與太守申儀有
隙刊本無魏與二字據毛本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帝固讓子弟官不受刊本脱帝
字據諸本增
第二十頁前八行羣官要職刊本官訛臣據諸本
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依漢霍光故事刊本脱漢字
據諸本增
卷二第十七頁後四行金城太守楊欣趨甘松刊
本欣訛頎據南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十八頁前五行仍斷大政刊本仍訛乃按司馬
氏自懿以來世執魏政所以有毗翼前人仍斷
大政之語據南監本及毛本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陳　照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三十二　史部

晉書卷三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帝紀第三

武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咸熙二年五月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

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内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鎮南將軍王沉為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為衛將軍議郎裴秀為尚書令光禄大夫皆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於有夏惟三后陟配於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勲德光於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禄永終於戲王其

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于漢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祗順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

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禮畢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啟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嚴栢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於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帝為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氏諸王皆為縣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宮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皇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皇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幾為燕王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為渤海王晃為下邳王璦為太原王珪為高陽王衡為常山王子文為沛王泰為隴西王權為彭城王綏為范陽王遂為濟南王遜為譙王睦為中山王淩為北海王斌為陳王皇從父兄洪為河間王皇從父弟林為東平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為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為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為鉅鹿公侍中荀勗為濟北公太保鄭沖為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歷為太始歷臘以酉社以丑戌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

已已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東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

掌之是月鳳皇六青龍三白龍二騏麟各一見于郡國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庚寅罷鷄鳴鼓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宮曰弘訓景午立皇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禁錮已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皆録舊勳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為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吳人来弔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荅之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

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級以明珠戊戌譙王邕薨景午晦日有食之八月景辰省右將軍官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

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戎戎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蹤蹈舜禹之跡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景午朔日有食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于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為郡縣是歲鳳皇六青龍十黃龍九騏麟各一見于郡國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為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宇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卿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

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司空荀顗為司徒冬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星氣讖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書令裴秀為司空景戌律令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軫丁亥帝耕于藉田戊子

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衷而姦不絶何德刑
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
典型朕守遺業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
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籍田千
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内宜
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
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
人鼓吹車馬各有差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官甲寅
以東海劉儉有至行拜為郎以中軍將軍羊祜為尚書
左僕射東莞王伷為尚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
氏崩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
皇后王氏於崇陽陵罷振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
將軍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
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
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録囚徒理寃枉詳察
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

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
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
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
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
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
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
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詔贖求容公節不
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
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
太山石崩衆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己
卯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
開倉以賑之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
者皆不可隱情冬十月吳將施績入江夏萬郁寇襄陽
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荆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吳將
顧容寇鬱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
軍修則十一月吳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

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已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青龍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獻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景申帝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青龍二見於滎陽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青徐兗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東莞王伷為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詔曰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遣疎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為常吾將議其功勞已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吏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鳳皇見于趙國曲赦交阯

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馬者来貢方物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柬為汝南王十二月吳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来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戊辰復置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景子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帥劉猛叛出塞二月孫皓帥衆趨壽陽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景戌司空鉅鹿公裴秀薨癸巳以中護軍王業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為尚書右僕射

孫秀部將何崇帥衆五千人来降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羣虜内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五月立皇子憲為城陽王雍涼秦三州饑赦其境内殊死以下閏月大雩大官減膳詔交阯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戶調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阯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景戌以征東大將軍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景申城陽王憲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薨十二月大雪罷中領軍并北軍中侯以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屢破之左部帥李恪殺猛而降癸亥帝耕于耤田二月乙亥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詔内外羣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壬辰大赦景申詔復隴右四郡遇寇害者

田租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為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来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遣車騎將軍羊祜帥衆出江陵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建平以救闡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為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薨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為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祇為東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祇薨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吳將魯淑圍弋陽征虜將軍王渾擊敗之罷五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太僕衛尉大長秋等官鮮卑寇廣甯殺略五千人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罷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閏月癸酉太傅壽光公鄭沖薨己卯高陽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瓌薨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秋七月景寅皇后楊氏崩壬午吳平虜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帥衆降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部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攻拔吳柤里城獲吳立信校尉莊祐吳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夏太守秘喜擊破之立河橋于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庚午帝臨宣武觀大閱諸軍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置耤田令立太原王子緝為高陽王吳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貫来降是歲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辛酉以故鄴令夏謐有清稱賜穀百斛以奉祿薄賜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虜樹機能送質請降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月鮮卑力微遣子来獻吳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斬其渠帥戊申置太子詹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郡國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鄭沖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沉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勗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於銘饗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權薨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至于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太半封裴頠為鉅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賜諸散吏至于士卒絲各有差二月景戌河間王洪薨甲午赦五歲刑以下東夷八國歸化并州虜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絶之夏五月鎮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北胡斬其渠帥吐敦立國子學庚午大雩六月癸丑薦荔枝于太廟甲戌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吳京下督孫楷帥衆来降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白龍二見于新興井中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東夷十七國内附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獲生九千餘人於是来降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為太傅太尉陳騫為大司馬司空賈充為太尉鎮東大

將軍齊王攸為司空有星孛于太徽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倉於城東常平倉于東西市閏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平南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於鰥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龍二見于梁國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為臨晉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守孟桓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食之立皇子裕為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為安平王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慶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于西方使征北大將軍齊王攸立齊王子雅為遼東王贊為廣漢王冬十一月景戌帝臨宣武觀大閱至于壬辰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千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月甲申尚書左僕射盧欽卒辛酉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為尚書左僕射東夷六國来獻夏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弘訓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陽王緝薨癸巳范陽王綏薨荆揚郡國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太傅何曾為太宰辛巳以尚書令李胤為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吳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来降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是歲東夷九國内附

五年春正月庚卯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二月甲申尚書左僕射盧欽卒辛酉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為尚書左僕射東夷六國来獻夏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弘訓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陽王緝薨癸巳范陽王綏薨荆揚郡國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太傅何曾為太宰辛巳以尚書令李胤為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吳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来降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是歲東夷九國内附

五年春正月庚卯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尋陽賴鄉諸城獲吳威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衆軍十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衆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肅慎来獻桔矢石弩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威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

彬等剋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進樂鄉荆門諸戍相次来降乙亥以濬為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埽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驅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三千人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傷秋稼遣兼侍中張側黄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撫其初附白麟見于頓丘三河魏郡弘農雨雹傷宿麥五月辛亥封孫皓為歸命侯拜其太子為中郎諸子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景寅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羣臣咸稱萬歲丁卯薦涤酒于太廟郡國六雹傷秋稼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于家庚辰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於是論功行封賜公卿以下皆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甲申東夷十國歸化秋七月虜軻成泥寇西平浩豐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東夷二十國朝獻庚寅以尚書魏舒為尚書右

僕射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
平王白龍三見于永昌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
禪帝謙讓弗許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復十二月戊辰廣
漢王贊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三月景申安平王敦薨賜
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
東夷五國朝獻夏六月東夷五國内附郡國十六雨雹
大風拔樹壞百姓廬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餘家
秋七月上黨又暴風雨雹傷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張冬
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
有星孛于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討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罷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
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於
昌黎殺傷數萬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薨閏月
景子司徒廣陸侯李胤薨癸丑白龍二見于濟南秋八
月罷平州寧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東夷二十九
國歸化獻其方物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
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
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
邪王伷為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為太尉光禄大夫山
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景申安平王敦薨賜
無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為尚書左僕射
下邳王晃為尚書右僕射戊午司徒山濤薨二月己丑
立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癸丑
大司馬齊王攸薨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將
軍琅邪王伷薨徙遼東王雅為東萊王六月增九卿禮
秩祥祠獠二千餘落内屬秋七月壬子以尚書右僕射
下邳王晃為都督青州諸軍事景寅兗州大水復其田
租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以隴西王泰為
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該薨以尚書左僕
射魏舒為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閱于宣武觀是歲河南

及荆州揚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龍二見于武庫井中二月景寅立南宮王子玹為長樂王壬辰地震夏四月任城魯國池水赤如血五月景午宣帝廟梁折六月初置黄沙獄秋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霜傷秋稼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輔薨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國各遣使来獻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賃宿負戊辰以征南大將軍王渾為尚書左僕射尚書褚契都督揚州諸軍事楊濟都督荆州諸軍事三月郡國六隕霜傷桑麥夏四月扶南等十國来獻參離四千餘落内附郡國四旱十大水壞百姓廬舍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景戌駿薨郡國八大水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遣水諸郡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三百七十人歸于家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

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来獻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三月乙丑臨商觀震夏四月齊國大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樹木壞百姓廬舍郡國八大水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

丈中有破船八月東夷二國內附九月改營太廟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衆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衆反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州郡捕討皆伏誅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扶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江東四郡地震二月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以尚書朱整為尚書右僕射三月丁丑皇后親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為一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隴西隕霜傷宿麥五月義陽王奇有罪黜為三縣亭侯詔內外羣官舉守令之才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徙章武王威為義陽王郡國三十二大旱傷麥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九月

東夷七國詣校尉內附郡國二十四螟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間平王洪子英為章武王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于魯國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郡國八隕霜太廟成乙巳遷神主于新廟帝迎于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等丁未尚書右僕射廣興侯朱整卒癸丑崇聖殿災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東夷十一國內附六月庚子山陽公劉瑾薨復置二社冬十月壬子徙南宮王承為武邑王十一月景辰守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荀勗卒帝疾瘳賜王公以下帛有差合章殿鞫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大都督假黃鉞改封南陽王柬為秦王始平王瑋為楚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並假節之國各統方州軍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王立濮陽王子迪為漢王始平王子儀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義為西陽公

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琅邪王覲弟
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濯為廣陵公恭為東莞公改
諸王國相為內史十二月庚寅太廟梁折是歲東夷絕
遠三十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来獻壬戌虜奚軻男女
十萬口来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乙巳以尚書左僕射王
渾為司徒司空衛瓘為太保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
琅邪王覲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為司空夏
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
軍録尚書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葬峻陽
陵廟號世祖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
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
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
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絇斷詔以青麻代
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殺允子
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
欲接近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
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
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羣童
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猶恃皇孫
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
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
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
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
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
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祕而不
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
尋小間問汝南王来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
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晉御宇數化導民以佚代
勞以治易亂絶繩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

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窺親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

晉書卷三考證

武帝紀二年春正月景戌○臣龍官按是年二月至六月所記日之干支往往錯亂如二月己未常山王衡薨丁丑郊祀配天宗祀配帝庚午詔選侍中常侍匡救不逮計己未至庚午距十二日庚午至丁丑又距八日不應丁丑反在前也又夏五月戊辰詔陳留王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沉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計戊辰距壬子凡四十五日不應一月中有之或壬子與下壬申前後顛倒故耳

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南監本誤西下文太康元年二月平南將軍胡奮赴江安本傳云以功累遷征南將軍今從三國志改正

晉書卷三考證

晉書卷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四

惠帝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於峻陽陵景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為太子太保遣南中郎將石崇射聲校尉胡奕長水校尉趙俊楊烈將軍趙歡將屯兵四出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鑒為太尉前鎮西將軍隴西王泰為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臨朝不設樂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耽身託于群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冀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群官並不得謁陵景午皇太子冠丁未見于太廟二月甲寅賜王公已下皆各有差癸酉鎮南將軍楚王瑋鎮東將軍淮南王允來朝戊寅復置秘書監官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傅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以秦王柬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鎮南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王繇為尚書左僕射進封東安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及東平王楙繇徙帶方夏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太子少傅阮垣為平東將軍監青徐二州諸軍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甲戌毗陵王軌薨壬午除天下戶調縣絹賜孝悌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曲赦洛陽以廣陵王師劉寔為太子太保司空隴西王泰錄尚書事秋七月分揚州荊州十郡為江州八月庚申以趙王倫為征東將軍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河間王顒為北中郎將鎮鄴太子太師何劭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長沙王乂為常山王己巳進西陽公羨爵為王辛未立隴西世子越為東海王九月甲午大將軍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以趙王倫為征西大將

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是歲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部並詣校尉內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弒皇太后于金墉城秋八月壬子大赦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冬十一月大疫是歲沛國雨雹傷麥

三年夏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郡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薨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上庸郡山崩殺二十餘人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上谷居庸上庸並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饑九月景辰赦諸州之遭地災者甲午枉矢東北竟天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孛于奎至軒轅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九月

鴈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十二月景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丹陽雨雹有石生于京師宜年里是歲荊揚兗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詔遣御史巡行振貸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為尚書令衛將軍梁王肜為太子太保丁丑地震三月東海隕霜傷桑麥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荊揚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建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為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為度元所破秦雍氏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冬十月乙未地震東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九月乙未梁王肜屯好時關中饑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夏五月魯國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

八年春正月景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饑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為二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録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鎮鄴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郡縣逮捕皆伏誅六月戊戌太尉隴西王泰薨秋八月以尚書裴頠為尚書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京師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丙子皇孫臻卒二月丁酉大風飛沙拔木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于南方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蝕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禄大夫劉寔為司空淮南王允為驃騎將軍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尚為襄陽王六月壬寅葵亥懷太子于顯平陵撫軍將軍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陽陵標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陽平東將軍彭城王植薨改封吳王晏為寔徒王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光禄大夫陳準為太尉録尚書事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冬十月黄

霧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風飛砂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與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健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反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簒帝位丙寅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洛陽流人李特殺趙廞傳首京師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河間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閻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崤坂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黃橋以距顒及顒將趙驤石超戰於溵水會為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復封賓徒王晏等大敗棄軍走閏月景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歲星晝見冏將何勗等擊張泓於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滙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癸亥詔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遠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開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窺閒王室遂奉趙王倫饗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並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尚書滙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輿與羣公卿士協同謀略親勒本營斬秀及其二子前趙王倫為秀所誤與其子等已詣金墉迎朕幽宮旋軫闔闔豈在予一人獨饗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於是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封賓徒王晏為吳王庚午東萊王冰左衛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冰廢為庶人輿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河

間王顒為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已卯以梁王肜為
太宰領司徒封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甲辰以成都
衛毅平陰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秋七月甲午立
吳王晏子國為漢王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八月大
赦戊辰原徙邊者益州刺史羅尚討羌破之己巳徙南
平王祥為宜都王下邳王晃為東安王繇復其爵丁丑封
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九月追東安王繇復其爵丁丑封
楚王瑋子範為襄陽王冬十月流人李特反於蜀十二
月司空何劭薨封齊王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
趙為淮南王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東將軍譙王隨薨三月癸卯
赦司冀兗豫四州皇太孫尚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
乙酉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肜薨以右光祿大夫劉寔
為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衙博擊李特於蜀為特所
敗遂陷梓潼巴西害廣漢太守張徵自號大將軍癸卯
以清河王遐子覃為皇太子賜祕寡帛大酺五日以齊
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
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齊王冏
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
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
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大
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萊
侯遵子炤為齊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歲刑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荊

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特子雄復據
益州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以山都人丘沉為主改
姓劉氏偽號漢建元神鳳攻破郡縣南陽太守劉彬平
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並遇害六月遣荊
州刺史劉弘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秋七月中書
令卞粹侍中馮翊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疑
而害之張昌陷江南諸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
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遇害昌別帥石冰

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没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自阜陵寇徐州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為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率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為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廷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尚書右僕射興晉侯羊玄之卒帝旋于城東丙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以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景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甲子大赦景寅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秘起義軍以討石冰冰退自臨淮趣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退雄盡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為遼西公

永興元年春正月景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王穎自鄴還于帝乃大赦改元為永安帝逼於河間王顒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討之沉舉兵攻長安為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為丞相穎遣從事中郎盛瓊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復為清河王三月陳敏攻石冰斬之揚徐二州平河間

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
承鴻緒于茲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廢
重宮宗廟圮絶成都王穎温仁惠和剋平暴亂其以穎
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賜鰥寡高
年帛三匹大酺五日景辰盜竊太廟服器以太尉顒為
太宰太傅劉寔為太尉六月新作三城門秋七月景申
朔右衛將軍陳眕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
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
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
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
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
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亾六璽帝遂幸
超軍餧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
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
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衣鶡尾明日乃備法駕幸
于鄴惟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庾申大赦改

元為建武八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
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
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
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
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
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粳米飯及燥
蒜鹽豉以進帝帝嗽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麪米
飯盛以瓦盆帝嗽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至温將
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獻歛及濟
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
之辛巳大赦賞從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
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
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惟中書
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
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
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

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景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聞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為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錄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尉北將軍濬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荆州以鎮南土周馥繆胥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陋重刑封其子紹為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詔封樂平王紹為齊王景子張方廢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豐侯王戎薨隴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李雄僭即帝位國號蜀秋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燒崇禮闥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八月辛丑大赦驃騎將軍范陽王虓逐冀州刺史李義揚州刺史曹武殺丹陽太守朱建李雄遣其將李驤寇漢安車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九月庚寅朔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敗之壬子以成都王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冬十月景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

稱潁川大守劉輿迫脅驃騎將軍虨距逆詔令造搆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荀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其各勒所統逕會許昌與喬幷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竇貙建威將軍刀默等為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輿凡弟丁丑使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輿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后十二月吕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張方劉弘等並按兵不能禦范陽王虨濟自官渡拔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於蕭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應邈奔弋陽

顒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裒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越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三月東萊悼令劉柏根反自稱悼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郚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夏四月己巳東海王越屯于温顒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刀默距祁弘等於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與刀默戰默大敗顒潁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籍草公卿跋涉戊申驃騎范陽王虨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六月景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劒佩誅八月以太傅東海王越為司空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進東贏公騰爵為東燕王

平昌公模為南陽王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虓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麵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之鴆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逾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賴王逃

謹案卷三第十八頁前八行以故太傅鄭沖刊本傅訛傳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三行庚寅按南監本毛本俱作庚子

卷四第二頁前七行又詔子弟及羣官並不得謁陵刊本羣訛郡據毛本改

第五頁後七行夏侯駿刊本駿訛俊據通鑑改

第六頁前六行八年春正月刊本年訛月據諸本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平南將軍羊伊刊本伊訛尹據本書張昌傳及通鑑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帝旋軍於宣武場刊本南北監本俱無場字考水經注洛陽北宣武觀南望天淵池北矚宣武場本書王戎傳亦有於宣武場觀戲之文今從毛本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十四 史部

晉書卷五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帝紀第五

孝懷帝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時宗室搆禍帝沖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簒見收倫敗為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盧陵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蝗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

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為嗣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閤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為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已亥封彭城王植子融為樂城縣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於雍谷辛丑以中書監溫羨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已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陽陵李雄別帥李離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殺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辛已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長廣太守宋羆東牟太守龐伉並遇害三月已未朔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丁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改封安北將軍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鄴以征南將軍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并州諸郡為劉元海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又殺前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沖天白者不能飛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秋七月已酉朔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已未以平東將軍琅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已卯朔撫軍將軍荀晬敗汲桑於鄴甲辰曲赦幽并司冀兗豫等六州分荆州江州八郡為湘州九月戊申荀晬又破汲桑陷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始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

薄盛等斬汲桑於樂陵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庚子以光禄大夫延陵公高光為尚書令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為丞相以撫軍將軍苟晞為征東大將軍

二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為東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破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鄄城劉元海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内之地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走秋七月甲辰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カ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越自鄄城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仍稱漢十一月乙巳尚書令高光卒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為尚書令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長沙王乂子碩為長沙王嘉為臨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司隸校尉劉暾為尚書左僕射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景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請老以司徒王衍為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劉元海寇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王師敗績于延津死者三萬餘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元海石勒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百餘步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為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劉元海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并州刺史劉琨使兵救之為聰所敗退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及聰戰又敗超融死之上黨太守龐淳

以郡降賊九月景寅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使鮮卑騎救之大破勒於飛龍山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淳于定破劉芒蕩五斗叟並斬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堪奔還京師李雄別帥羅羨以梓潼歸順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剋宜都夷道山崩荊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為其部下所害勒又襲白馬車騎將軍王堪死之李雄將文碩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吳興人錢璯反自稱平西將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帥鄉人討璯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元海將劉靈曜于廣宗李雄陷梓潼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大風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偽位和弟聰弒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詒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九月河內人樂仰執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監軍王隆自下邳棄軍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舉兵反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征南將軍山簡荊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弢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于宛諸軍皆大敗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為其部下所害勒又襲白馬車騎將軍王堪王讚擊敗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驃騎將軍王浚為司空于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內史平北將軍劉琨為平北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

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別將王申始討勒于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墜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衍為軍司丁丑流氏隗伯符等襲宜都太守嵇晞奔建鄴王申始攻劉曜王彌於瓶壘破之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為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於瑯琊王睿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加涼州刺史張軌安西將軍十二月征東大將軍苟晞攻王彌別帥曹嶷破之

乙酉平陽人李洪帥流人入定陵作亂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為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石勒入江夏太守楊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

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濟淮至于歷陽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騫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鄭融衡陽內史滕育並遇害進司空王浚為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為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安東將軍琅琊王睿為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中

及黃門懇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會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駞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温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沖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荀藩安遠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荀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軍至江而還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於新興以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聚衆寇荊土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琊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稱被中詔承制以荀藩為太尉汝陰王熙為石勒所害夏四月景寅征南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於常山辛亥陰平郡尉董沖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乙亥劉琨乞師於猗盧表盧為代公九月己卯猗盧使子利孫赴琨不得進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八月劉饑儉米斛萬餘價私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

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為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曲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為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尊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孝愍帝

孝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

後伯父秦獻王柬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于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趨許潁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途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之時有玉龍出霸水神馬鳴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為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使持節領軍將軍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琳為尚書右僕射石勒攻龍驤將軍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五月壬辰以鎮東大將軍

琅琊王睿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大司馬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又詔二王曰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為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埽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為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又詔琅琊王曰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最濟遠畧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六月石勒害兗州刺史田徽是時山東郡邑相繼陷于勒秋八月癸亥劉蜀等達于揚州改建鄴為建康改鄴為臨漳杜弢寇武昌焚燒城邑弢別將王真襲沔陽荆州刺史周顗奔于建康九月司空荀藩薨于滎陽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曾於石城為曾所敗已已大雨雹庚午大雪十一月流人楊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武大略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

浚為大司馬衛將軍荀組為司空涼州刺史張軌為太
尉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癸酉石
勒陷幽州殺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燒城
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真襲荆州刺史陶侃於林鄣
侃奔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領護羌校
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
縣安東將軍索綝討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領
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將劉
演剋頓丘斬石勒所署太守邵攀景戍麟見襄平單于
代公猗盧遣使獻馬蒲子馬生人
三年春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珮吳興人徐馥害太守
袁琇以侍中宋抬為平東將軍屯華陰二月景子進左
丞相琅琊王睿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南陽
王保為相國司空荀組為太尉大將軍劉琨為司空進
封代公猗盧為代王荆州刺史陶侃破王真於巴陵杜
弢別將杜弘張彥與臨川內史謝摛戰于海昏摛敗績

死之三月豫章內史周訪擊杜弘走之斬張彥於陳夏
四月大赦五月劉聰寇并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
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
廷草創服章多闕勑收其餘以實內府丁卯地震辛巳
大赦勑雍州掩骼埋胔修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秋
七月石勒陷濮陽害太守韓弘劉聰寇上黨劉琨遣將
救之八月癸亥戰于襄垣王師敗績荆州刺史陶侃攻
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命領軍將
軍麴允討之冬十月允進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東將
軍索琳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劉聰陷馮翊太
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
紐盜殺安定太守趙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
寔遣步騎五千来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
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

千餘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蝗秋七
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
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綽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
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
宋抬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
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
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

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
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斛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
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
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為羞死之事
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
未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
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
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

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霍殺隱士霍
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
塵于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
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
書辛賓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黃
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為曜所害華輯奔
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為勒所敗樂平
太守韓據出奔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

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
將軍宋抬奔江左李雄使其將李恭羅寅寇巴東二月
劉聰使其將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擊破之三月瑯琊
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夏五月景子日有食之
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蝝蝗石勒亦競取百姓
禾時人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
定頼遂害之冬十月景子日有食之劉聰出獵令帝行

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道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跡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絶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干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鬬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

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永傾之於荊

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

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淺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

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于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

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亮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辭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厭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憑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録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

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
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
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
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
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
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

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徙厠其虛
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
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龜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金
商穹居未央圜廬盡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
主憂臣罙于何不臧

晉書卷五

晉書卷五考證

孝愍帝紀前得魏浚表○上文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
此魏字當是王字之訛

晉書卷六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帝紀第六

元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蒙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況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喪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戶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既

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
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
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
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
攝萬幾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
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
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
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
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
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
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
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時四方競
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慊何徵祥之有景
辰立世子紹爲晉王太子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爲

太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爲大將軍右將軍王導
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
射封王子宣成公裒爲琅邪王六月景寅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
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甯公段辰遼西公段
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克州
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
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
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
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
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
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於周氏
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
登遐配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

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莽茂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敘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荄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

不可久虛萬幾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已殆曠之浹辰則萬幾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帝優令答之語在琨傳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已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二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七月散騎侍郎朱嵩尚書郎顧球卒帝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哭之甚慟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組爲司徒弛山澤之禁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翹爲梁王荆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爲其將杜曾所敗誘等皆死之石勒害京兆太守華譟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大破之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絶億兆無係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

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
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
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
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
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
尹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
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梵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
寡德纘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

佐文武能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
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
子紹爲皇太子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
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
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
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
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
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夏四
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
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乙酉西平地
震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廣武侯
劉琨爲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內史爲丹
陽尹甲申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將軍曲
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滎陽太守李矩爲都
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初
置諫鼓謗木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
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
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
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
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
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敝善之罪
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
嗣僞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
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皇帝

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野王弼薨加大將軍王敦荆州牧庚申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羣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誡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武昌地震丁丑封顯義亭侯渙爲琅邪王己卯琅邪王渙薨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其吳吳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饑遣使振給之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赴而還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周撫傳首京師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兗州刺史寇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徐揚及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强況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及杜曾戰于武當斬之禽第五猗六月丙子加周訪安南將軍罷御府及諸郡丞置博士員五人已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卒八月肅慎獻楛矢石砮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沒於陣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十二月乙亥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并

省衆役鮮卑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是歲南陽王保稱晉王於祁山三吳大饑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二月辛未石勒將石季龍寇厭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擊之續敗沒於陣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閏月以尚書周顗爲尚書僕射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五月丙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劉曜使陳安攻春滅之安因叛曜石勒將徐龕帥衆來降六月大水丁酉盜殺西中郎將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秋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部將衛策大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加逖

爲鎮西將軍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將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于太學以湘州刺史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九月徐龕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帥衆來降鮮卑素連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癸亥日鬬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爲安東將軍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厭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于勒五月旱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司空八月常

山崩九月壬寅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十二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陽諸郡皆加軍號加僕射周顗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邃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右衛率周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荆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爲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景子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敦所害敦將沈充陷吳國魏乂陷湘州吳國內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承並遇害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乙亥鎮南大將軍甘卓爲襄陽太守周虓所害蜀賊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石勒遣騎寇河南六月旱秋七月壬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勒將石季龍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其兄含爲衛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巳丑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辛卯以下邳內史王邃爲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

諸軍事鎮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圍譙破祖約別軍約退據壽春十一月己丑帝崩于內殿時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綀帷

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播遷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

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橛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

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儛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綀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强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立爲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

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玫死之越騭太守李劍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驤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尊所生荀氏爲建安郡君徒跣至于陵所以特進華恒爲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乙丑黃霧四塞丙寅隕霜壬申又隕霜殺穀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景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

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簒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轉司空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將軍柳純爲敦所害以尚書陳眕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五月京師大水李驤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於堂狼大破之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景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攻陳安於隴城滅之八月以安北將軍郗鑒爲尚書令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事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以下術人李脫造妖書惑衆斬于建康市石勒將石季龍寇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

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並爲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灑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丹陽尹溫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以光祿勳應詹爲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

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於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

會含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興人周撫殺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乙未賊衆濟水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自南塘橫擊大破之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丙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邑三千戶

賜絹九千匹丹陽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卜壺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一千八百戶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王敦犀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梁州太守李攀亮益州太守李遐以興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將顧颺反於武康攻燒城邑州縣討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

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浪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已亥雨雹石勒將石良寇兗州刺史檀斌力戰死之將軍李矩等並衆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兗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六月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於新安陷之以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

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勳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國祚土誓同山河者而並廢絕禋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冑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已守真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尚書左僕射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兼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槩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

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行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已以聽於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没于地下無恨黃泉

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壁命箠荆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騖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晉書卷六

晉書卷六考證

元帝紀有司請市雀釵○雀監本譌崔臣人龍按晉令六品以下得服雀釵據此改正

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斗牛一本作牛女臣宗楷按漢志星紀主吳越則斗牛女皆屬揚州但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分野斗牛居多今從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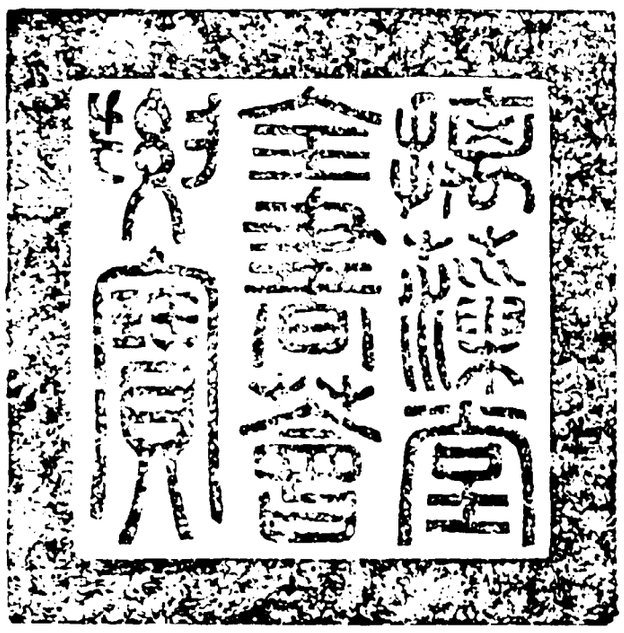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第十九頁前一行霍原刊本霍訛霍據本書隱逸傳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太守李矩擊破之刊本矩訛距按李矩傳云假矩滎陽太守載記亦有曜進攻李矩於滎陽之語今據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思輯戰鬬之苦刊本鬬作國據干寶晉紀論原文改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篤慈愛以固之刊本篤作尊據干寶晉紀論原文改

卷六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義興人周蹇考毛本蹇作騫小注云一作蹇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　泰
謄録監生臣王日枝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三十六 史部

晉書卷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七

成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為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為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以撫軍將軍南頓王宗為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汝南王祐為衛將軍辛丑葬明帝於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廣陵相曹渾有罪下獄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內復一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將石生寇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叛甲子尚書左僕

射鄧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節散騎常侍監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卒癸酉以車騎將軍都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為北中郎將假節監淮北諸軍劉遐部曲將李龍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臨淮太守劉矯擊破之斬龍傳首京師秋七月癸丑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八月以給事中前將軍丹陽尹溫嶠為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謝俊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勤為陳留王以紹魏景寅衛將軍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弟岳為吳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為馬氏免太宰西陽王羕降為弋陽縣王庚辰赦百里內五歲以下刑是月劉曜將黃秀帛成寇鄧平北將軍魏該帥衆奔襄陽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克遂侵逾阜陵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歷陽太守蘇峻遣其將韓晃討石聰走之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是月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闡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翹薨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景戌加豫州刺史祖約為征西將軍戊子京師大水冬十月劉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假護軍將軍庾亮節為征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為冠軍將軍歷陽太守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距峻戰於慈湖流敗死之假驍騎將軍鍾雅節帥舟軍與趙胤為前鋒以距峻景寅徙封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辛未宣城內史

桓彝及峻戰於蕪湖彝軍敗績車騎將軍郗鑒遣廣陵相劉矩帥師赴京師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温嶠帥師救京師次於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太守紀睦為前鋒征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鍾雅趙胤等次慈湖王愆期鄧嶽等次直瀆丁未峻濟自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於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帥六軍及峻戰於西陵王師敗績景辰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

師又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於宣陽門內遂攜其諸弟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為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吳郡太守庾冰奔于會稽三月景子皇太后庾氏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守王國叛降于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為宮遣管商張瑾弘徽寇晉陵韓晃寇義興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景午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温嶠護軍將軍庾亮平北將軍魏該舟軍四萬次于蔡州六月韓晃攻宣城內史桓彝力戰死之壬辰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

涪陵太守趙弼没於賊十二月乙未石勒敗劉曜於洛陽獲之是歲石勒將石季龍攻氐帥蒲洪於隴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馬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為賊所害戊辰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於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降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城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大雨霖景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於祖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於温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羕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於溧陽獲之壬寅以湘州并荆州劉曜太子毗與其大司馬劉胤帥百官奔于上邽關中大亂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將軍陶侃為太尉封長沙郡公車騎將軍郗鑒為司空封南昌縣公平南將軍温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禄大夫陸曄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封高密王紘為彭城王以護軍將軍庾亮為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鎮蕪湖戊申四月乙未驃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卒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會稽吳興宣城丹陽大水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八月劉曜將劉胤等帥衆侵石生次於雍九月石勒將石季龍擊胤斬之進屠上邽盡滅劉氏坑其黨三千餘人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是歲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詔除諸將任子二月以尚書陸玩為尚書左僕射孔愉為右僕射夏五月旱且饑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於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稅田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

陽屯於樊城九月造新宮始繕茂城甲辰徙樂城王欽為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為高密王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導第置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東建平監軍毋丘奧太守陽謙退歸宜都十二月張駿稱臣於石勒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徒郗鑒都督吳國諸軍事戊午以漕運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為驃騎將軍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景申復故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楨子融為樂成王章武王混子琛為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平武都氐帥楊難敵降之八月庚子以左僕射陸玩為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石勒馬頭塢尅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將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景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

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尅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陶侃為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累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羣后九賓亮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會其赦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景寅李雄將李壽陷寧州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並降之癸酉以張駿為鎮西大將軍景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夏四月詔封故新蔡王弼弟邈為新蔡王以承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五月有星隕於肥鄉麒麟驎虞見于遼東乙未車騎將軍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撫軍將軍王舒卒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偽位其將石聰以譙來降冬十月石弘將石生

起兵於關中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石弘將石季龍攻石朗於洛陽因進擊石生俱滅之十二月石生故部將郭權遣使請降

九年春正月隕石于涼州二以郭權為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鎮西大將軍張駿為大將軍三月丁酉會稽地震夏四月石弘將石季龍使石斌攻郭權於鄖陷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偽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薨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賑費節用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江陵公陸曄卒冬十月李雄子期弒李班而自立班弟玝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來降十一月石季龍弒石弘自立為天王十二月丁卯以東海王沖為車騎將軍琅琊王岳為驃騎將軍蘭陵人朱縱斬石季龍將郭祥以彭城來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甲子帝親釋奠揚州諸郡饑遣使振給三月乙酉幸司徒府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石季龍將石遇寇中廬南中郎將王國退保襄陽秋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東帛徵處士翟湯郭翻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五百價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以吳國內史虞潭為衛將軍二月丁卯以東海王沖為車騎將軍二月笋軍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驪遣使貢方物三月旱詔太官減膳免所旱郡縣繇役戊寅大雩夏四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雨雹秋七月

揚州會稽饑開倉振給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嶽遣督護王隨擊夜郎新昌太守陶協擊興古並尅之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賓禮三恪故杞宋啓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絶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新作朱雀浮桁十一月遣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為李期將李壽所敗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夏六月旱冬十一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為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龍帥衆七萬擊段遼于遼西遼奔于平崗夏四月李壽弑李期僭即偽位國號漢石季龍為慕容皝所敗癸丑加皝征北大將軍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郗鑒為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為司徒為丞相以太傅王導為司空六月改司徒為丞相以太傅王導為之秋八月景午分寧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嶽伐蜀建寧人孟彦執李壽將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季龍將李閎黃桓等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薨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録尚書事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為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薨九月石季龍將夔安李農陷沔南張駱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鄭進並死之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擁七千餘家遷于幽冀冬十二月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為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陸玩為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季龍將石成戰于遼西敗之獻捷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車騎將軍東海王沖為驃騎將軍李壽陷丹川守將孟彦

劉齊李秋皆死之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癸卯復琅邪比
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蝕之已卯慕容皝遣使求假
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丁卯葬恭
皇后于興平陵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秋八
月辛酉驃騎將軍東海王沖薨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
月癸酉司空興平伯陸玩薨除樂府雜伎罷安州

八年春正月已未朔日有蝕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
悼夏皇后配饗武帝廟夏六月庚寅帝不豫詔曰朕以
耶年獲嗣洪緒託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
融政道翦除逋寇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
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齡耶耶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
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
士其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
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
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
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
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
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
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
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大夫
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
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

萬幾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
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
前烈矣

康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
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
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詔以琅邪王
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

二千石官長不得輒離所局而來奔赴已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景辰葬成皇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升素輿至於陵所已未以中書令何充為驃騎將軍八月辛丑彭城王紘薨以江州刺史王允之為衛將軍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史進位各有差冬十月甲午衛將軍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為車騎將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李壽敗其將李恒于江陽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東帛徵處士南陽翟湯會稽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石季龍帥衆伐慕容皝皝大敗之秋七月石季龍將戴開帥衆來降丁巳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沒八萬餘人將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黨歸順宜見慰勞其遣使詣安西驃騎諮謀諸軍事以輔國將軍琅邪內史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庚申晉陵吳郡災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偽位石季龍使其將劉寧攻陷狄道冬十月辛巳以車騎將軍庾冰都督荊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以驃騎將軍何充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十一月巳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龍侵張駿駿使其將軍謝艾拒之大戰於河西季龍敗績十二月高句驪遣使朝獻

二年春正月張駿遣其將和鱗謝艾討南羌于闐和大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鮮卑帥宇文歸戰于昌黎歸衆大

敗奔于漠北四月張駿將張璩敗石季龍將王擢于三交城秋八月景子進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西將軍庚辰持節都督司雍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平北將軍竟陵公桓宣卒丁巳以衛將軍褚裒為特進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季勢將申陽走之獲其將樂高景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

戚屬將踈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忍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順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救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

晉書卷七

晉書卷七考證

成帝紀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明帝紀太寧二年封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此稱伯與前小異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八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帝紀第八

穆帝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巳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月乙丑葬康皇帝於崇平陵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甲申進鎮軍將軍武陵王晞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鎮軍將軍顧眾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五月戊寅大雩尚書令金紫光禄大夫建安伯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庚午持節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將于瓚
戴羲等殺冠軍將軍曹據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燾討平
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季龍庚辰以輔國將
軍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
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石季龍將路
永屯于壽春九月景申皇太后詔曰令百姓勞弊其共
思詳所以振卹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
之冬十二月李勢將譙頠來奔涼州牧張駿伐馬耆降

二年春正月景寅大赦已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
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二
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謨領司徒録尚書六條事撫
軍大將軍會稽王昱及謨並輔政三月景子以前司徒
左長史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
有蝕之五月景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六月石季
龍將王擢襲武街執張重華護軍胡宣又使麻秋孫伏
都伐金城太守張沖降之重華將謝艾擊秋敗之秋七
月以兗州刺史褚裒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
十月地震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帥征虜將軍周
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
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竟天
三年春正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尅之丁亥李勢降益州
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
月地震蜀人鄧定隗文舉兵反桓溫又擊破之使益州
刺史周撫鎮彭模丁巳鄧定隗文復入據成都征虜將
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五月戊申進慕容皝為安北
將軍石季龍又使其將石寧麻秋等伐涼州次于曲柳
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六月辛酉大赦秋
七月范文復陷日南害督護劉雄隗文立范貴為帝八
月戊午張重華將謝艾進擊麻秋大敗之九月地震冬
十月乙丑假涼州刺史張重華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
事護羌校尉大將軍武都氐王楊初為征南將軍雍州

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並假節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漢中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五月大水秋八月進安西將軍桓溫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西中郎將謝尚為安西將軍九月景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偽位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龍使其將苻健寇竟陵十二月豫章人黃韜自號孝神皇帝聚衆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季龍僭即皇帝位於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獲石季龍將支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周撫為建城公假慕容儁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征西大將軍桓溫遣督軍滕畯討范文為文所敗石季龍死子世嗣偽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六月桓溫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石遵揚州刺史王浚以壽陽來降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龕為農所執李邁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達焚壽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勳攻石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襲西城皆破之冬十月石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進次懸鉤石季龍故將麻秋距之勳退還梁州十一月景辰石鑒弒石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褚裒卒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荀羨為使持節監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褚裒喪故懸而不樂閏月冉閔弒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祇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己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為氐王封廣川郡公假洪子健節監河北諸軍事右將軍封襄國縣公三月石季龍故將麻秋鴆殺苻洪于枋頭夏五月大水

廬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尅之六月石祇遣其弟琨攻冉閔將王泰於邯鄲琨師敗績秋八月輔國將軍譙王無忌薨苻健帥衆入關冬十一月冉閔圍襄國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爲庶人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蝕之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以段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祇大敗冉閔於襄國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出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加尚書令顧和開府儀同三司劉顯殺石祇五月祇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秋七月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顧和卒甲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拜鎮西將軍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甲辰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冬十月雷雨震電十一月石祇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脫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爲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脫爲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將軍桓溫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季龍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懐國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劉顯僭帝號於襄國冉閔擊破殺之苻健僭帝號於長安二月峻平崇陽二陵崩戊辰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苻健別帥侵順陽太守薛珍擊破之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所滅僭帝號於中山稱燕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於許昌之誡橋王師敗績苻健使其弟雄襲遇虜之秋七月大雩石季龍故將王擢遣使請降拜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丁酉以鎮國大將軍武陵王晞爲太宰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爲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溫爲太尉八月平西將軍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冉閔子

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百僚畢賀九月冉智為其將馬願所執降于
慕容恪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
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遂成倉垣冬十月秦州刺史
王擢為苻健所逼奔于涼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張重華使王擢與苻健將苻
雄戰擢師敗績景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三月旱
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於日南破其五十餘壘夏
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為尚書僕射五月大疫張重華
復使王擢襲秦州取之仇池公楊初為苻雄所敗秋七
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間王欽修復
五陵冬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桑使平北將軍姚
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丁未涼州
牧張重華卒子耀靈嗣是月張祚弒耀靈而自稱涼州
牧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討姚襄復為襄所
敗襄遂進據芍陂十二月加尚書僕射謝尚為都督豫

揚江西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巳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涼
州牧張祚僭帝位冉閔降將周成舉兵反自宛陵襲洛
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丁卯地震有聲如雷二
月巳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揚州刺史
殷浩為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夏四月
巳亥溫及苻健子萇戰于藍田大敗之五月江西乞活
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京師震駭以吏部尚書
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
衛京師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桓溫戰於白鹿原王
師敗績秋九月辛酉桓溫糧盡引還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統薨平羌校尉仇池
公楊初為其部將梁式所害初子國嗣位因拜鎮北將
軍秦州刺史齊公段龕襲慕容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
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姚襄帥衆寇外黃冠軍將
軍高季大破之五月丁未地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

嗣偽位秋七月宋混張旛弒張祚而立耀靈弟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遣使來降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王彪之為尚書右僕射冬十月進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鎮馬頭十二月慕容恪帥衆寇廣固士戍上黨人馮鴦自稱太守背苻生遣使來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臨軒以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鎮北將軍段龕及慕容恪戰於廣固大敗之恪退據安或為人患禁之令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壬申親釋奠于中堂夏五月庚午鎮西將軍謝尚卒遇害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幾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宮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是月鎮北將軍齊公段龕為慕容恪所陷

苻生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堅殺苻生而自立以軍司謝奕為使持節都督安西將軍豫州刺史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并州降遂以為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弟鰥寡米人五斛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鎮洛陽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通租宿債皆勿收大酺三日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十一月雷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為尚書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奕北中郎將荀羨帥師次于琅邪以救之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袁真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於五

伐三月伙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并州刺史張平為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堅追敗之慕容恪進據上黨冠軍將軍馮鴦以衆叛歸慕容儁儁盡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為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郗曇為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勱薨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茌王師敗績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秋七月平北將軍高昌為慕容儁所逼自白馬奔于滎陽冬十月慕容儁寇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十一月戊子進揚州刺史王述為衛將軍十二月又以中軍將軍琅邪王丕為驃騎將軍東海王奕為車騎將軍封武陵王晞子瑾為梁王交州刺史溫放之帥兵討林邑叅黎耽潦並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嗣景戌慕容儁死子暐嗣偽位二月鳳皇將九雛見于豐城秋七月以軍役繁興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為南郡公溫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郡公鳳皇復見豐城衆鳥隨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米五斛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郗曇卒二月以鎮軍將軍范汪為都督青兗徐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陽夏侯滕含卒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溫鎮宛使其弟豁將兵取許昌鳳皇見於沔北五月丁巳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帝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為琅邪

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除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脀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詔曰朕獲承明命入纂大統顧惟先王宗廟蒸嘗無主太妃喪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內抽割宗國之尊情禮兼隆脀嗣之重義無與二東海王奕戚屬親近宜奉本統其以奕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皇帝于永平陵慕容皝攻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宮呂護叛奔于慕容皝冬十月安北將軍范汪有罪廢為庶人十一月景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脀祚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脩本統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為大都督隴右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稅畝收二升二月慕容皝將呂護傳末波攻陷小壘以逼洛陽二月辛未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前鋒監軍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景子尊所生周氏為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丁丑梁州地震涪疊山崩呂護復寇洛陽乙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將庾希竟陵太守鄧遐以舟師救洛陽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平津進琅邪王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慕容皝將劉則戰於檀丘破之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月賜貧乏者米人五

斛章武王珍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亢旱為患豈政事未洽將有版築渭濱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袁真自汝南退鎮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於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夏四月慕容暐寇滎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假黃鉞復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慕容暐陷密城滎陽太守劉遠奔於江陵秋七月張天錫弒涼州刺史西平公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八月有星孛於角亢入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帥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為王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沖討斬之是歲慕容暐將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襲許昌剋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暐將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死之評遂侵汝南太守朱斌遁於壽陽又進圍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桓溫遣江夏相劉岵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為游擊將軍冠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耤田三月庚戌朔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為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幾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夏四月甲申慕容暐遣其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績于懸瓠朱斌奔於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桓溫遣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鑿陽儀道以通運溫帥舟師次于合肥慕容塵復屯許昌五月遷陳人於陸以避之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衛將軍以桓溫為

揚州牧録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堅別帥侵河南慕容暐寇洛陽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乙未以右將軍桓豁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桓沖監江州荆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並假節景申帝崩於西堂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海西公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慟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親屬當儲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景子慕容暐將慕容恪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瑤奔于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死之夏六月戊子使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卒秋七月匈奴左賢王衛辰右賢王曹轂帥衆二萬侵苻堅杏城已酉改封會稽王昱為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為會稽王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劒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暐棄城而遁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十二月戊戌以會稽內史王彪之為尚書僕射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以涼州刺史張天錫為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西平郡公景申以宣城內史桓秘為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三月辛亥新蔡王

邈薨荆州刺史桓豁遣督護桓罷攻南鄭魏興人畢欽舉兵以應罷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司馬勳於成都衆潰執勳斬之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為丞相十二月南陽人趙弘趙憶等據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暐將慕容厲陷魯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暐將慕容塵寇凉州張天錫距之猛師敗績五月右將軍桓豁擊趙憶走之進獲慕容暐將趙槃送于京師秋九月以會稽内史郗愔為都督徐兗青幽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薨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丑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秋八月壬寅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

述卒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桓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溫後軍於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巳巳溫收散卒屯于山陽豫州刺史袁真以壽陽叛十一月辛丑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巳亥袁真子雙之愛之害梁國内史朱憲汝南内史朱斌二月癸酉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嗣事求救於慕容暐夏四月辛未桓溫部將竺瑤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八月癸丑桓溫擊袁瑾於壽陽敗之九月苻堅將王猛伐慕容暐陷其上黨廣漢妖賊李弘與益州妖賊李金根聚衆反弘自稱聖王衆萬餘人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冬十月王猛

大破慕容暐將慕容評於潞川十一月猛剋鄴獲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堅遣將王鑒來援袁瑾將軍桓伊逆擊大破之丁亥桓溫剋壽陽斬袁瑾三月壬辰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夏四月戊午大赦賜窮獨米人五斛苻堅將苻雅伐仇池仇池公楊纂降之六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秋八月以前寧州刺史周仕孫為假節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冬十月壬子高密王俊薨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詔闕因圖廢立誕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已酉集百官於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宮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誕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令廢奕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閥牀第易誣乃言帝為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為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勑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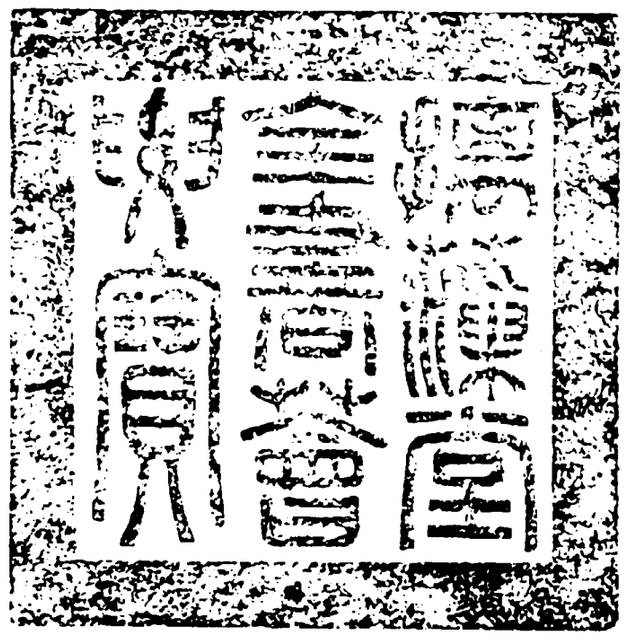
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於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緼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帝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皇寬惠可以為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殷舊棘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晉書卷八

謹案卷八第十一頁前一行帝及羣臣刊本羣訛郡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坦修
謄録監生 臣 周 綬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三十八　史部

晉書卷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九

簡文帝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詔曰先公武王先考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庪奉宗廟以慰罔極之恩其封昱為琅邪王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九年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

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上列諷議朝肆其領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録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卒康帝崩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為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録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又固讓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録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温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内改元為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顗告于太廟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初帝以沖虛簡貴歷宰三世温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温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温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温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乙卯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景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陽戊午詔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肩夙遷神器無主東海王以母弟近屬入纂大統嗣位經年昏闇亂常人倫虧喪大禍將及則我祖宗之靈靡知所託皇太后深懼皇基時定大計大司馬因順天人協同神畧親帥羣后恭承明命雲霧既除皇極載清乃顧朕躬仰承洪緒雖伊尹之寧殷朝博陸之安漢室無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實懼眇然不克負

荷戰戰兢兢罔知攸濟思與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巳未賜温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桓温為丞相不受辛酉温旋自白石因鎮姑孰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十二月戊子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庚寅廢東海王奕為海西公食邑四千戶辛卯初薦鄧滌酒於太廟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王各遣使貢方物二月苻堅伐慕容桓於遼東滅之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粃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黙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亡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虚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虚心之求焉癸丑詔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釐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氷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竭誠協契斷金内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鎮有彊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敘或行役彌久擔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悉令周普乙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羣僚常俸並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

騶虞見豫章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夫人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眺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子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于東堂時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郄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會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乙未立為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沖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淳風玄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隆德盛顧命之託寔賴匡訓羣后率職百寮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

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
皇后冬十月丁卯葬簡文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
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是歲
三吳大旱人多饑死詔所在振給苻堅陷仇池執秦州
刺史楊世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溫來朝
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夏五月旱秋七月
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

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溫薨庚
戌進右將軍桓豁為征西將軍以江州刺史桓沖為中
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
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九月苻堅將楊安寇成都
景申以尚書僕射王彪之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為
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刁彝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鎮廣陵復置光祿勳大司農少府官冬十月西平公張
天錫貢方物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
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謚故會稽世子郁為臨
川獻王己酉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彝卒二月癸
丑以丹陽尹王坦之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丁巳
有星孛于女虛三月景戌彗星見于氐夏四月壬戌皇
太后詔曰頃玄象感愆上天表異仰觀斯變震懼于懷
夫因變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尅意復心以思厥中又
三吳奧壤股肱望郡而水旱併臻百姓失業夙夜惟憂
不能忘懷宜時拯卹救其彫困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
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
貸者即以賜之五月蜀人張育自號蜀王帥衆圍成都
遣使稱藩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苻堅將鄧羌攻張育
滅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
天市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蜚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
西將軍桓豁遣師討平之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
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癸酉鎮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

將姚萇於蟄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景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藍田侯王坦之卒甲寅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沖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癸未神獸門災甲申皇太后詔曰頃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克已思救未盡其方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景午帝始臨朝以征西將軍桓豁為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為鎮軍大將軍中軍將軍桓沖為車騎將軍加尚書僕射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甲子謁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曰頃者上天垂監譴告屢彰朕有懼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議獄緩死赦過宥罪庶回大變與之更始於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六月封河間王欽子範之為章武王秋七月苻堅將苟萇陷涼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一月巳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伐執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繼絕世紹功臣三月以兗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鎮襄陽閏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風折木發屋夏四月巳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巳巳暴風揚沙石林邑貢方物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八月壬辰車騎將軍桓沖來朝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景辰使持節都督荊梁寧益交廣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征西大將軍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車騎將軍桓沖都督荊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尚書王蘊為徐州刺史督江南晉陵諸軍征西司馬謝玄為兗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

諸軍壬寅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尚書令王彪之卒十二月庚寅以尚書王劭為尚書僕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會稽王邸三月乙丑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夏五月庚午陳留王曹恢薨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宫乙酉老人星見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景子謁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又陷順陽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猖獗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軍琅邪王道子為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逊據交州反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尚書僕射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揚荆江三州大水已巳改制度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秋七月景子赦五歲刑已下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逊交州平大饑冬十一月己亥以鎮軍大將軍郗愔為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自

號安東將軍鎮軍參軍謝譞之討平之十二月甲辰苻堅遣其襄陽太守閻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獻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

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將都貴焚燒沔北田穀略襄陽百姓而去冬十月景子雷

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輔國將軍揚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苻堅將張崇戰于武當大敗之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九月詔司徒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十月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于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壬子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為陳留王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初平大赦以中軍將軍謝石

為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獻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孫寶為臨川王戊午立新寧王晞子遵為新寧王辛亥詔建平等四陵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沖部將郭寶伐新城魏興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荊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沖卒慕容垂自洛陽與翟遼攻苻堅子丕於鄴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苻堅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並起兵背堅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立為王國號秦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褚氏崩慕容泓為其叔父沖所殺沖自稱皇太弟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百濟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及慕容

沖戰于鄭西堅師敗績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鋒都督謝玄攻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丁巳河間王曇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新蔡王晃弟崇為新蔡王苻堅青州刺史苻朗帥衆來降十二月苻堅將呂光稱制于河右自號酒泉公慕容沖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二月立國學置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三月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迎龍驤將軍劉牢之及慕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夏四月景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戌太保謝安帥衆救苻堅五月大水苻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六月宏來降慕容沖入長安秋七月苻丕自枋頭西走龍驤將軍檀玄追之為丕所敗旱饑丁巳老人星見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節侍中書監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子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即皇帝位九月呂光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冬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餘封拜各有差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乙酉謁諸陵慕容沖將許木末殺慕容沖於長安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於翟遼夏四月以百濟王世子餘暉為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濟王代王拓拔珪始改稱魏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為尚書左僕射譙王恬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為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鎮衛山陵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

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崇之薨翟遼寇譙龍驤將軍朱
序擊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揚
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
月苻丕將苻登僭即皇帝位於隴東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朱序為青兗二州刺
史鎮淮陰丁未大赦壬子暴風發屋折木戊午慕容垂
寇河東濟北太守温詳奔彭城翟遼遣子釗寇陳頴朱
序擊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為皇太妃己丑雨
雹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于翟遼六月癸
卯東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
為皇太子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
各有差九月戊午復新寧王遵為武陵王立梁王逵子
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
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
宣陽門四柱災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偽后毛氏丁
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為尚書
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氷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兗二州刺史朱序為持節都
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譙王恬之為鎮北
將軍青兗二州刺史朱序為持節都督青兗二州諸軍
事鎮淮陰丁未大赦壬子暴風發屋折木戊午慕容垂
寇河東濟北太守温詳奔彭城翟遼遣子釗寇陳頴朱
序擊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為皇太妃己丑雨
雹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于翟遼六月癸
卯東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
為皇太子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
各有差九月戊午復新寧王遵為武陵王立梁王逵子
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
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
宣陽門四柱災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偽后毛氏丁
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為尚書
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氷

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彭城妖賊
劉黎僭稱皇帝於皇丘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二月
扶南獻方物吕光僭號三河王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
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
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
宣陽門四柱災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偽后毛氏丁
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為尚書
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氷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鎮北將軍譙王恬之薨龍驤將軍劉牢之及翟遼張願戰于太山王師敗績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八月永嘉人李毗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巳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汚中諸郡及兗州大水龍驤將軍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之張願來降九月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僕射冬十二月巳未地震是歲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巳未章武王範之薨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為尚書右僕射新廟成冬十一月姚萇敗苻登于安定十七年春正月巳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四月齊國內史蔣詰殺樂安太守辟閭渾討平之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卯京師

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乙卯大風折木戊午梁王紹薨慕容垂襲翟釗于黎陽敗之釗奔于慕容永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八月新作東宮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辛亥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十二月巳未地震是歲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巳未地震三月翟釗寇河南夏六月巳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閏月妖賊司馬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將討平之九月景戌龍驤將軍楊佺期擊氐帥楊佛嵩于潼谷敗之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偽位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宣太后秋七月荊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振卹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宮曰崇訓慕容垂擊慕

容永於長子斬之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是歲苻登為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甲寅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陸納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夏六月荊徐二州大水十一月魏王拓拔珪擊慕容垂子寶于黍谷敗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雨雹慕容垂死子寶嗣偽位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大水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葬隆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哺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嘆以為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沈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虓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

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于朝政國寶隳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官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凝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姦雄自消燕之擊路鄭叔分鑣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彫

晉書卷九

晉書卷九考證

孝武帝紀鎮遠將軍桓石虔○鎮遠一本作威遠臣宗指按石虔本傳稱寧遠將軍尋授奮威將軍進冠軍將軍並非威遠亦非鎮遠也

晉書卷九考證

晉書卷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十

安帝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為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尚書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尚書左僕射二月吕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涼擊光將竇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吕光子纂為乞伏乾歸所敗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涼州牧慕容寶敗魏師于薊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為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說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之慕容寶將慕容詳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黃龍秋八月吕光為其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黁所攻光子篡擊走之九月慕容寶將慕容麟斬慕容詳于中山因僭即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為魏師所殺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夏五月蘭汗弒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渝奔于臨川景子寧朔將軍鄧啟及慕容德將慕容法戰于管城王師敗績景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黃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己亥破庚楷于牛渚

景午會稽王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已酉前將軍王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景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桓玄為盟主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已丑魏王珪即尊位年號天興京兆人韋禮帥襄陽流人叛降于姚興已酉前新安太守杜烱反于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之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蘊為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鎮薨林邑范達陷日南九真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涼王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三月已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為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慕容德陷青州害

死呂纂弒紹而自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已丑有星孛于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於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寇浹口五月丙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已卯會稽內史王凝之死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呂光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

伏乾歸降之八月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壬寅葬文
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
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為
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
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為鎮北
將軍封元顯子彦璋為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
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為秦涼二州
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景子孫恩復寇浹口吕超弒吕纂以其兄
隆僭即偽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
寇吳國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
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嚴百
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
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
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
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堂皇徵豫州
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
陵之郁洲為賊所執秋七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
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為
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
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為鎮北
將軍封元顯子彦璋為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
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為秦涼二州
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景子孫恩復寇浹口吕超弒吕纂以其兄
隆僭即偽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
寇吳國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
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嚴百
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
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
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
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堂皇徵豫州
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
陵之郁洲為賊所執秋七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
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為
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
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為鎮北
將軍封元顯子彦璋為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
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為秦涼二州
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景子孫恩復寇浹口吕超弒吕纂以其兄
隆僭即偽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
寇吳國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
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嚴百
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
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
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
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堂皇徵豫州
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
陵之郁洲為賊所執秋七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
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為
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
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為鎮北
將軍封元顯子彦璋為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
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為秦涼二州
牧涼公年號庚子

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偽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為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輿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為桓玄所害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為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為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户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于羅落巳未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緩司州刺史温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幾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幾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姦兇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絶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既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四海齊慶其大赦凡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

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騭秘書丞王邁之謀反伏誅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吳隱之為循所敗執始興相阮腆之而還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已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道規舟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緝熙遐邇式遏姦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人篡據極位朕躬播越淪胥荒裔宣皇之基毗焉以墜賴鎮軍將軍裕首謀孚振猖狂嗣凶荊郢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揭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勤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伊祐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謀反伏誅平西參軍譙縱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戊戌舉章皇后哀三日臨于西堂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詔曰自頃國難之後人物彫殘常所供奉猶不改舊豈所以視人如傷禹湯歸過之誠哉可籌量減省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于東堂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擔蒲游擊將軍章

義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率稜威大憝授

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桓玄故將桓亮苻宏刁雋寇湘州守將擊走之秋八月甲子封臨川王子修之為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伐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之是歲涼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縱將譙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蓮為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有罪伏誅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為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盜殺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已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誅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監征蜀諸軍事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傉檀傉檀奔于南山是歲高雲馮跋殺慕容熙雲僭即帝位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加吏部尚書孟昶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辛卯雷梁州刺史楊思平有罪棄市癸丑大風拔樹是月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戊戌以撫軍將軍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庚戌尋陽地震二月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並為賊所執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數尺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景寅震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即王位仍號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弒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三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戰于窮泉傉檀敗績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乃入衛京師五月景子大風拔木戊子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次中堂皇太尉劉裕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淮口築柤浦藥園廷尉三壘以距之景寅震太廟鴟尾秋七月庚申盧循遁走甲子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等帥衆追之是月盧循寇荊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又破徐道覆于始興傳首

規敗之冬十一月蜀賊譙縱陷巴東守將溫祚時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秋七月丁卯以荊州刺史劉道規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遜伐涼涼武昭王玄盛與戰敗之八年春二月景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弒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磐誅公府僭即偽位六月以平北將軍魯宗之為鎮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薨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純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曰劉毅苞藏禍心構逆南夏藩混助亂志肆姦宄社稷又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實資玄澤況事興大慝禍自

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劉毅不在其例普增文武位一等
孝順忠義隱滯遺逸必令聞達已丑劉裕帥師討毅裕
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
號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大守朱齡石為建威將軍益
州刺史帥師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
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景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
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劉裕

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范胡達寇九真交州刺史杜
慧度斬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脯澤田四十
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為南陽
郡公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九月封劉
裕次子義真為桂陽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歲
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並獻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禿髮
傉檀滅之秋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九月丁巳朔日有

蝕之林邑遣使來獻方物是歲城東府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
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
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二月丁未姚興死子泓嗣偽
位三月辛巳淮陵王蘊薨壬午劉裕及休之戰于江津
休之敗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為
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見甲午休之
宗之出奔于姚泓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

齡石豐城公已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秋七月景戌京
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蝕之八月丁未尚書左僕
射謝裕卒以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九月
已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將魯軌寇襄陽雍州刺史趙
倫之擊走之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
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已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亭侯劉柳
卒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帥衆伐姚泓景午大赦

冬十月景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涼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業嗣位為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將姚紹于潼關夏劉裕敗魏將穭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于是月涼公李士業大敗沮渠蒙遜于鮮支澗夏五月劉裕克潼關丁亥會稽王脩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彝器歸諸京師南海賊徐道期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冬十月以涼公士業為鎮西將軍封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綟綬玄篡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為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二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尉道

雅尚沖挹四門弗闢誠合大雅謙虛之道實違急賢贊世之務昔蒲輪載徵異人並出東平開府奇士嚮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可勑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敭俊乂嗣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雖府受節度可勞無致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啟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帝復上疏曰臣推轂閫外將革寒暑不獲展情埏埴遂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徵誠粗申即路無恨許之及姚泓滅歸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詔曰唯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厥顛覆仍恃保祐克黜禍亂遂冕旒屢極混一六合方憑阿衡維新洪業而遘疾大漸將遂弗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系宗祀允執其中燮和天下

龍四見于東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為詔甲子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

入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于是桓玄乘釁勢踰颿指六師咸汜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贊曰安承流洏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網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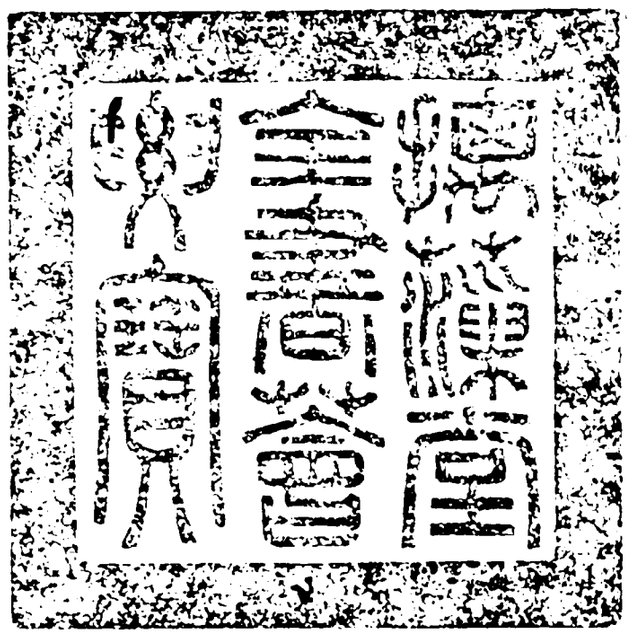
晉書卷十

晉書卷十考證

安帝紀慕容麟為魏師所殺○綱目魏王珪及慕容麟戰大破走之及次年麟上尊號於慕容德復謀反德殺之則此云為魏師所殺誤也

謹案卷九第十六頁後七行六月宏來降刊本降訛奔據毛本改

卷十第二十一頁後八行去黃屋而歸來刊本黃訛皇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何廷宰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 史部

晉書卷十一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志第一

天文上 天體 儀象 天文經星 州郡躔次

二十八舍 二十八宿外星

天漢起没 十二次度數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縣邈文籍靡傳至于

殷之亟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亟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于篇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隕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

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短也宣夜之書云惟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

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同没也攝提填星皆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戴姚信皆

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没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没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戴姚信皆

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故丹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侚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侚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比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丰極爲天

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丰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秦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眞形於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没之頃宜先如監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之餘氣也夫言餘氣也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亦入而星月亦出也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

日陽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儀象

虞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靈曜云分寸之晷代天氣生以制方員方員以成參以規矩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鄭玄謂以玉爲渾儀也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縣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暨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繫作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捩又轉瑞輪蓂莢於堦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

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彊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彊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歷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萬九千四百三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員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天文經星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彊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馬績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

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
神差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
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
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
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
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
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略其昭昭者
以備天官云

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
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
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
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
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鉤陳後
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宮

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
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
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
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
星曰五帝内坐設敘順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宮中坐大
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配節候
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
史主記過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
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
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
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
樂星亡馬大貴其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
動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
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
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紫
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

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旌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厨六宮之內飲食主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饌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杓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彊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星明吉太陽守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西北四

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
也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
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
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
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
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
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
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

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
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
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
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曰四輔也東西蕃
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執法移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
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
天子布政之宮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
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

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
三星曰九卿內坐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
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
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
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
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四帝星夾黃帝坐東方
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
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五帝坐北

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
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
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
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周官之
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
郎主守衛也其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星明大及客星
入之大臣爲亂郎將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爲武備也
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名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

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
殭禦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兵弱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
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
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
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
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
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
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
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南四星曰內平近
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
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爲楯以
夾擁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
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
也又爲天棟正經紀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北
三星曰梗河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

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其北一星曰招搖一
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
也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
也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兵當來受命於
中國玄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
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所以
禦難也女牀三星在紀星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
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
禦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棓皆所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
其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勸蠶也七公七
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政貫索九星
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
法律禁暴彊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
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
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主
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

紀亂散絶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漏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游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宮其象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亢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佚淫也星明則信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鍵閉一星在房東北鉤鈐主關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帝坐一星在天市中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侚陰陽也明大輔臣彊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憂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號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疎享祀族人有序則如綺文而明正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侯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之河津絶天籥八星在南斗柄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星動則衆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有謀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爲變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辯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羅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一曰三武主天

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徵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正爲兵變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差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爲桴鼓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蟲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策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道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星天子游別宮之道也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驟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馳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衆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曰天讒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

三泉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穀主侯歲八穀一星七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之所行也主邊事主關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明王聞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之關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戍間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南河南三星曰闕丘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邊亭之警候爟北四星曰内平平罪之官明刑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

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榮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

二十八舍

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後二星大則臣奉度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爲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鉤鈐間有星及疏坼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王失勢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后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

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餘同虛占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二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黃兵大起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有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慴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移動佞讒行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祿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

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兵起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鑕欲其忽忽然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廚

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盜賊故星明王道昌閭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員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轄星傳大起遠軫凶轄舉南蠻侵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又曰車無轄國有憂轄就聚兵大起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

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衛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主占以吉凶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舂客星入杵曰天下有急糠星在箕舌前杵西北黿十四星在南斗南黿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岠馬也以壅蓄水潦灌溉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盈瀉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疇事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罡北亢南丁零匈奴南二星曰蓋屋治宮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虛梁園陵寢廟之所也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罡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罡也主軍衛爲營壘也五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爲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困十三星在胃南圂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主蓄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謂也天苑十六星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

也并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平百穀之長以爲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井南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厨西南九星曰九斿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雞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弧南六星爲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爲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平百穀之長以爲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甌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虡尾威旗

天漢起没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説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十二次度數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賈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賈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賈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賈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賈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賈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諏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賈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賈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賈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賈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賈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賈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賈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竝云州郡躔次

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一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内入張九度
翼軫楚荆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十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晉書卷十一考證

天文志上至和帝時賈逵繫作○繫當作繼

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臣永祚按謂日景千里差一寸日景不能如是之齊不若依各省北極出地度數查緯北內減緯南外加得距天頂度查切線即表景也立表如股切線如句其表顛至切線顛如弦據下文在漢時亦用句股法測景但所測不同耳

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列疑天字之誤

一曰依烏郎府也○臣人龍按史記天官書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索隱曰蔚然漢書作哀烏星之狀貌故星經轉作依烏後人謂郎官署爲依烏府者此也

左旗九星在鼓左旁○臣永祚按句下似脱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八字

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策車騎滿野則下策字當作主○臣龍官按星書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則下策字當作主

南河曰南戍○臣龍官按天官星書戍當作戊即斧鉞之義下北河曰北戍及兩河戍間河戍當作動搖俱放此

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監本脱明字今增入

星明大穀成○大似當作六

羅堰九星在牽牛東距馬也○臣龍官按羅堰無九星誤也

謹案第二頁前三行夫皆掌著天文刊本文訛人據南監本毛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主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刊本主訛王據南監本改

第四十五頁後一行桂陽入軫十度刊本與北監本同南監本毛本作入軫六度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一

晉書卷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天文中　七曜　雜星氣　客星　流星

雲氣　十煇　雜氣　史傳事驗

七曜

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晻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一年有大水日晝晻烏烏聲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旌旗舉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作三作五臣廢其主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

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竝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亦黃而沉其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為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衆怒又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水火失次而

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為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無軍為刑事和陰陽應效不效其時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

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

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心為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為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為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為員宮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而更事與

火合為饑為旱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合鬬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為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燦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為憂主孽卿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曰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為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為變謀更事必為旱與金合為疾為白衣會為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凡同舍為合相陵為鬬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從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承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皆圜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疫為多死黃為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

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

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為格野雖有軍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歷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雜星氣

圖緯舊說及漢末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略其名狀舉其占驗次之於此云

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容

妖星一曰彗星所謂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埽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傅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爭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為旱飢暴疾五曰天欃石氏曰雲如牛狀甘氏本類星末銳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黃上白下或曰若植蘘而長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亂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也七

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強或曰外內有兵喪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為昭明昭明滅光以為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變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為非爭之徵主擊強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聲之臣行主德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劒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為饑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星之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為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乖亡為五分毀敗之徵亦為備急兵見則主誅政在伯野亂

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羣猾橫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九曰長庚如

一疋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為兵起其下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梧　天搶　天猾　天衝　國皇　及登　蒼彗

熒惑散為昭旦　蚩尤之旗　昭明　司危　天櫯　赤彗　填星散為五殘　獄漢　大貢　昭星　紲流　旬始　蚩尤　虹蜺　擊咎　黃彗

太白散為天杵　天柎　伏靈　大敗　司姦　天狗　天殘　卒起　白彗

辰星散為枉矢　破女　拂樞　滅寶　繞綖　驚理　大奮祀　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　天根　天荊　真若　天猿　天婁　天垣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　晉若　官張　天惑　天崔　赤若　蚩尤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景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荊彗　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　帚星　若彗　竹彗　墻星　榱星　白彗　天美　天鼮　天社　天麻　天林　天高　端下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張衡曰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絜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荊州占云老子星色淳白然所見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周伯星黃色煌煌所至之國大昌蓬絜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登多蝗蟲又云東南有三星出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天狗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隧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為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天保也所隧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隧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之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為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

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為以亂伐亂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隧望之如

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員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鬬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訛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祥雲如狗赤色長尾為亂君為兵喪

十煇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鐫曰傍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鐫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脫光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為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又曰數日俱出若鬬天下

兵起大戰日鬬下有扳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為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為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為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為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為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為戟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為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為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為拜將

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為叛象分為反城譙者如帶譙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為履日旁抱五

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譙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譙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黃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譙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為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為多少有無虛實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

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
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為和親抱多親者益多
背為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
離於外也

雜氣

天子氣內亦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
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
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

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
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或
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
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
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
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
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
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
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
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
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
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

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
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
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又手低頭又云如人又手
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為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
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
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為兩彗

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貍皮班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杆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揩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冒作合作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霧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

魄有雲如鵲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為陰陽氣亂之

象積日不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高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簦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狐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兎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榛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闕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軸搏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望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鬬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銳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

如龍蜀雲如困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徒氣白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天變史傳驗事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案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昏瞽妃后專制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為二有聲如雷者三君道

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是日長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間二王後成都河間東海又迭專威命是其應也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是後哀帝荒疾海西失德皇太后臨朝太宗總萬幾桓溫專權威振內外陰氣盛陽道微之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强臣既而晏駕大耻不雪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玄篡位安帝播越憂莫大焉鳴每東南者蓋中興江外天隨之而鳴也

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京房易傳曰萬姓勞厥妖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天鳴是時安帝雖反政而兵革歲動衆庶勤勞也

日蝕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

三年正月景寅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蝕之

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星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勑政自修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有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俱禳之於義未聞也羣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吳歷

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朔日有餘之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餘之
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餘之
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餘之
五年四月景辰朔日有餘之
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餘之　十月戊申朔又日有餘之
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餘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餘之變詔羣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潛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
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餘之
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餘之
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餘之
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餘之京房易占曰日餘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餘之
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餘之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景午晦日有餘之
日有餘之
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餘之
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餘之
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餘之　又七月丁酉朔日有餘之　十月景午朔
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竝日有餘之
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餘之
三年正月景子朔日有餘之
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餘之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餘之
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餘之
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餘之

九年正月壬申朔六月庚子朔竝日有蝕之
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廢皇
太子遹為庶人尋殺之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朔竝日有蝕之
永寧元年閏月景戌朔日有蝕之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竝日有蝕之十一
月惠帝崩　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蝕之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十二月甲申朔竝日有蝕
二年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
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朔亦
之
五年五月景子十一月景子竝日有蝕之時帝蒙塵于
平陽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斗
吳分也其後蘇峻作亂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廢皇
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以憂崩
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時帝已年長每幸司徒
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禮以人君而敬
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
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時帝既冠當親萬幾而
委政大臣者君道有虧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三月杜皇后崩
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都大雨郡國以聞是謂
三朝王者惡之六月而帝崩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辛
卯竝日有蝕之
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尾尾燕分北狄之象

也是時邊表姚襄苻生互相吞噬朝廷憂勞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幾既在角凡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為天門人主惡之明年而帝崩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甲寅朔十二月戊午朔竝日有蝕之明年而帝有疾不識萬幾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五年七月癸酉朔竝日有蝕之皆海西被廢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是時苻堅攻沒襄陽

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蝕之是時苻堅攻沒襄陽執朱序

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是時元顯執政

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其冬桓玄篡位

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二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自義熙元年至是日蝕日從上始皆為革命之徵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有祲象鐫監闇瞢彌序隮想凡十後代名變說者莫同今錄其著

應以次之云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發詔戒懼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為斗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暈再重青赤有光

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鳶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為愍懷廢死之徵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十月乙未日闇黃霧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中有黑氣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

永興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案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皆於朔晦有不於晦朔者為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有大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為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累葉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四年二月癸亥日鬬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親日蝕

二年正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

錄訊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帝寵幸劉隗擅威福虧傷君道王敦因之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

占曰君道失明陰陽昏臣有陰謀京房曰下專刑茲謂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驃騎將軍戴若思等是專刑之應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十一月景子白虹貫日史官不見桂陽太守華包以聞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後庾氏專政由后族而貴蓋亦婦人擅國之義故頻年白虹貫日

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景子乃滅夏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時天子幼弱久不親國政

升平三年十月景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少時而帝崩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二虹見東方

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　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

五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廢帝即簡文咸安元年也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孝武寧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鴨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以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

三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卵十一月己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二大如李
十四年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
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時會稽王以母弟干政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是後不親萬幾會稽王世子元顯專行威罰
四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未幾桓玄尅京都王師敗績明年玄簒位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
六年五月景子日暈有璚時有盧循逼京都內外戒嚴
七月循走
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後劉裕代晉
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秦亡之象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氣貫日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月變

魏文帝黃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景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占曰月蝕盡大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
海西公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溫廢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羣下自相殘桓玄簒逆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匿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匿之應云
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見而暈占曰主憂財寶出一曰月暈有赦
月奄犯五緯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填星
青龍二年十月乙丗月又犯填星占同上戊寅月犯太
白占曰人君死又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懿叛二年
正月遣宣帝討之三年正月天子崩
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加景晝見月犯太白占同
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
司徒韓暨薨
齊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襲月宣帝奏永寧太后
廢曹爽等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
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
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龍元年七月左衛將
軍陳眕等率衆奉帝伐成都王六軍敗績兵逼乘輿後
二年帝崩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曰有亂臣

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
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戮
其法
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饑人流
亡
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亂率江荊之衆來攻敗京師殺
將相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百姓竝去南畝困於兵革
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
白
四年四月己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占曰人君死又
為兵人主惡之明年石季龍之衆大寇沔南於是內外
戒嚴
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饑人流乙未月
犯歲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邦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
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

太白占曰人主惡之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在東井犯歲星占曰秦饑人流亡是時兵革連起

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輿鬼占曰秦有兵時桓溫伐苻健健堅壁長安溫退十二年八月桓溫破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月奄歲星在房占曰人飢一曰豫州有災

二年閏三月乙亥月犯歲星在房占同上三年豫州刺史謝萬敗

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四年正月慕容儁卒

五年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靡散

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軫占曰為大喪五月穆帝崩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呂護於野王護奔走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景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慕容暐及苻堅互來侵境

二年正月乙卯月奄歲星在參占曰參益州分也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卒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以叛朱序率衆助刺史周楚討平之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景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為內亂帝不終之徵一曰參魏地五年慕容暐為苻堅所滅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親為政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王國寶以姻妮受寵又陳郡人袁悅昧私苟進交遘主相扇揚朋黨十三年帝殺悅於市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

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賊臣欲殺主不出三年必有內惡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強

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犯歲星占竝同上十五年翟遼據司兗衆軍累討弗剋慕容氏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占曰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一曰有亂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內殿兆庶宣言夫人張氏潛行大逆又王國寶邪狡卒伏其辜

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歲星在尾占曰為饑燕國亡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悉同上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為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二月甲辰月奄歲星於左角占曰天下兵起是年三月景辰劉裕起義兵殺桓修等明年正月衆軍攻桓振卒滅諸桓

義熙元年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地亡國一曰貴人死七月己未月奄填星東壁占曰其國以伐亡一曰人流十月丁巳月奄填星在營室占同上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卒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三年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

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薨
二年十二月景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齊亡國一曰彊
國君死五年四月劉裕大軍北討慕容超卒滅之
七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且饑八月
乙未月犯歲星在參占曰益州兵饑七月朱齡石剋蜀
蜀人尋反又討之
八年正月庚戌月犯歲星在畢占同上九年七月朱齡
石滅蜀
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為饑
十四年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占曰天下有大喪其
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犯歲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丁巳
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六月帝遜位禪宋
五星聚舍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
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時宣
帝為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
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為
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
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為太上皇天下從此遘亂連
禍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
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
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之京都因
留輔政遂專慠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撽長沙王又討之
冏又交戰攻焚宮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
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長沙於是公私
饑困百姓力屈
太安三年正月熒惑犯歲星占曰有戰七月左衛將軍
陳眕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歲星占曰填與歲合為內亂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為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為東海王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為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歲星熒惑會于東井八月乙未太白犯歲星合在翼占曰為兵饑三年六月景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占同上永昌元年王敦攻京師六軍敗績王敦尋死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占曰為兵饑四年二月石季龍破幽州遷萬餘家以南五年季龍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

四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

七年三月太白熒惑合于太微中犯左執法明年顯宗崩

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在軫占曰有大兵是年石季龍將劉寧寇沒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曰兵大起有喪災在趙其年石季龍死來年冉閔殺石遵及諸胡十萬餘人其後褚裒北伐喪衆而歸

六年三月戊戌熒惑與一咸星占曰為戰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其年劉顯殺石祇及諸胡帥中土大亂

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
其年八月桓溫伐苻健退因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熒惑犯填星在張占曰兵大起
三年八月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
五年十月丁卯熒惑犯填星在張占曰兵大起
一曰衛地有兵時桓溫擅權謀移晉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
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六年海西
公廢
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犯填星在須女占曰為
內亂七月帝崩桓溫擅權謀殺侍中王坦之等內亂之
應
孝武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奄熒惑在營室占曰
金火合為爍為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伐涼州破之
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為兵饑是
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
十七年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同在亢氏十二月癸
酉填星去熒惑歲星猶合占曰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
內外有兵喪與饑改立王公
十九年十月太白填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十二月癸丑
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為亂饑為內兵斗吳越分至隆
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廷殺之是後連
歲水旱饑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占曰中軍兵
起四月王恭等舉兵內外戒嚴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
兵饑一曰災在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
氏
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同上
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二年十二月桓玄
篡位放遷帝后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逼帝東下

義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壁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劉敬宣伐蜀

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於齊兵連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廬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北殄慕容超其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熒惑占曰有大兵其四年姚略遣衆征赤連勃勃大為所破

五年四月甲戌熒惑犯辰星在東井占曰皆為兵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六年二月滅慕容超于魯地

七年七月丁卯歲星犯填星在參占曰歲填合為內亂一曰益州戰不勝亡地是時朱齡石伐蜀後竟滅之明年誅謝混劉毅

八年十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

九年二月景午熒惑填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晉祚

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鉤已其年四月景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已天庭天下更紀十二月安帝母弟琅邪王踐阼是曰恭帝來年禪于宋

晉書卷十二考證

天文志中十一曰天讃○史記天官書作天桴其正義解釋大略亦同下文引河圖作天桴引風角書作天巍

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臣永祚按珥不應在中疑中為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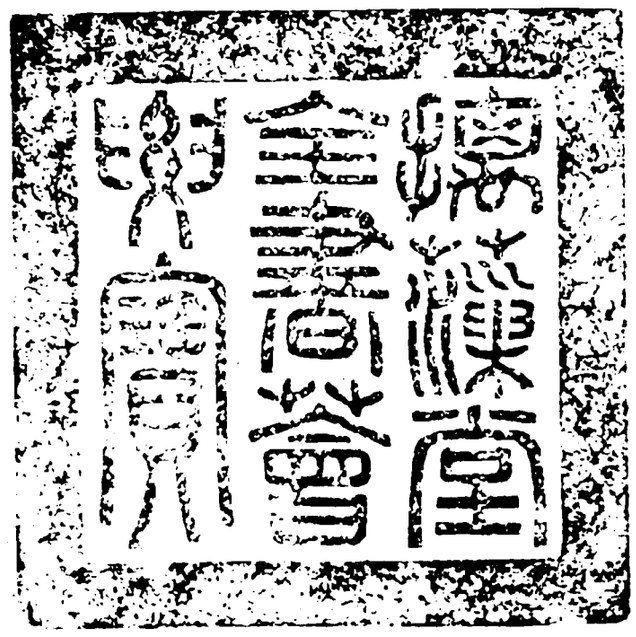
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臣龍官按汲古閣本也作北又徐州分上當有奎婁二字

謹案第五頁後三行七星為員宮刊本宮訛官今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繞紆刊本紆訛絰今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赤氣為人獸之形刊本獸訛狩據隋志改

第四十七頁後四行冏乂交戰刊本乂訛又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俞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二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二 史部

晉書卷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三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妖星客星 星流隕 雲氣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魏文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王彊國弱小國彊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其十二月景子月犯心大星占同上

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位大赦天下

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爲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吳遂圍江夏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斬吳將張霸等兵喪吏王之應也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熒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將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將相有憂其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諸葛亮爲亮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薨其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十一月景寅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晝見占曰尾爲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占曰王者憂

見南斗逐歷八十餘日恒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文懿爲燕王文懿斬彌等虜其衆青龍二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青龍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主斬殺占曰人多病國有憂又曰大臣憂是年夏及冬大疫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其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宣帝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昭等入淮沔天子親東征蜀吳本秦地則爲秦魏及楚兵悉起矣其七月己巳月犯楗閉占曰有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災三年六月丁未填星犯井鉞戊戌太白又犯之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七月己丑填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填星入井大人憂行近距爲行陰其占曰大水五穀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傷五穀其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晝見占曰尾爲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占曰王者憂

四年閏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鉞三月癸卯填星犯東井
己巳太白與月加景晝見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
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
師使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計其
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景初元年
皇后毛氏崩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將軍有憂其
七月司徒陳矯薨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其七月辛卯
太白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時公孫文懿自立爲燕王
署置百官發兵拒守宣帝討滅之
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五月乙亥
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案占曰王者惡之犯前星
太子有憂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見廢其年十月甲
午月犯箕占曰將軍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黃權
薨其閏十一月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東頭第一星十月庚
寅月又犯北第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
鮮卑阿妙兒等寇西方燉煌太守王延破之斬二萬餘
級三年又斬鮮卑大帥及千餘級
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犯
西南星占曰有錢令一曰大臣憂三年二月太尉滿寵
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錢各有差
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鉞是月宣帝討諸葛恪恪
棄城走五年二月曹爽征蜀
五年十一月癸巳填星犯亢距星占曰諸侯有失國者
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左將軍死七
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占曰有邊兵一曰刑罰用
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將軍死七
月癸丑填犯楗閉占曰王者不宜出宮下殿嘉平元年
天子謁陵宣帝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於是失勢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
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人臣誅一曰兵起

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凌與楚
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
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
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和
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吳是時王凌謀立楚
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
有故欲悅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

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嘉平二年十二月景申月犯輿鬼
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
軍將死一曰爲兵是月王凌楚王彪等誅七月皇后甄
氏崩四年三月吳將爲寇鎮東將軍諸葛誕破走之其
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九月乙巳又犯之十月癸未熒
惑犯亢南星占曰臣有亂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
積尸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羣臣有謀不成庚
辰月犯箕星占曰將軍死七月月犯井鉞景午月又犯
鬼西北星占曰國有憂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距星占
曰將軍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
文欽反兵俱敗誅死二月李豐及弟翼后父張緝等謀
亂事泄悉誅皇后張氏廢九月帝廢爲齊王蜀將姜維
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討破之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北轅西頭
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東井鉞星壬戌月

又犯鉞星八月辛亥月犯箕吳廢孫亮
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吳志所書也占曰太
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
孫綝廢亮吳魏並有兵事也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犯東井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
中央大星八月壬子歲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歲星逆行
乘井鉞十月景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爲亂人君
憂景元元年五月有成濟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

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
夜歲星又犯東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
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鑰星占曰斧鑽用大臣誅
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鬼東南星占曰鬼東南星
主兵木入鬼大臣誅景元元年殺尚書王經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
臣相譖是後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
二年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有大憂一
云大臣憂
四年十月歲星守房占曰將相憂一云有大赦明年鄧
艾鍾會皆夷滅赦蜀土五年帝遜位
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
有破軍必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
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
孫皓面縛請罪吳國遂亡
太康八年三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四
月乙酉帝崩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
公謀其上必有斬臣一曰天子亡國是春太白守畢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
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今之憂一曰相死又爲邊境不安
後賈后陷殺太子
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九年六月熒惑守心占曰王
者惡之八月熒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其後帝見廢
爲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討趙王倫倫悉遣中軍兵相
距累月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拆太白晝見占曰台星失常三
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
殺后斬司空張華其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
大起斗又吳分野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三公與
師誅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揚州其八月熒惑入箕占曰
人主失位兵起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二年二月太白
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時齊王

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于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説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其四月歲星晝見帝出距二王二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占同永康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衆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兵徧乘輿是時天下盜賊羣起張昌尤盛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箕女主憂一曰天下大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克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曰左衛將軍死天下有兵

二年四月癸酉歲星晝見占曰爲臣彊初齊王冏定京

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元海石勒李雄等竝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皆其應也

二年四月景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晞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其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已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填守房多禍喪守心國內亂天下赦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

十一月帝崩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衆小星無名者衆庶之類此百官衆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

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

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宮是時太史令高堂沖奏乘輿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宮廟執帝歸平陽

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占曰填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琅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

五年十月熒惑守心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元帝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吳越有兵大人憂

二年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占曰兵起貴臣相戮八月

巳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

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

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巳亥熒惑在東井居

五諸侯南跖蹲留積三十日占曰熒惑守井二十日以

上大人憂守五諸侯諸侯有誅者永昌元年三月王敦

率江荆之衆來攻京都六軍距戰敗績人主謝過而已

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刀協車騎將軍戴若思

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

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帝崩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占曰爲兵喪王

者惡之閏八月帝崩後二年蘇峻反攻焚宮室太后以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景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月石

勒殺略婁武進二縣人明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

其十一月熒惑守胃昴占曰趙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

死石季龍自立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常占於昴

不關太微紫宮也

八年三月巳巳月入南斗與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

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竝歸順於是遣

督護喬球率衆救彪彪敗球退又石季龍石斌攻滅生

權其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趙地有兵是月

石勒死石季龍多所攻没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

九年三月巳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兵在西北有

没軍死將六月八月月又犯昴是時石弘雖襲勒位而

石季龍擅威横暴十一月廢弘自立遂幽殺之

咸康元年二月巳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中旱四月

石季龍略騎至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列戍衝

要是時石季龍又圍襄陽六月旱其年二月景戌月入

昴占曰胡王死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占曰無兵兵起

有兵兵止十一月月犯昴
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八月月又犯昴九月
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
犯之死喪之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其後石季龍僭
稱天王發衆七萬四年二月自隴西攻段遼于薊又襲
慕容皝於棘城不克皝擊破其將麻秋并虜段遼殺之
三年七月巳酉月犯房上星八月熒惑入輿鬼犯積尸
甲戌月犯東井距星九月戊子月犯建星
四年四月巳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明年
石季龍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其五月戊戌熒惑犯
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者憂九月太白又犯右執法
案占五星災同金水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
占曰上相憂
五年四月乙未月犯畢距星占曰兵起七月巳酉月犯
房上星占曰將相憂是月庚申丞相王導薨庚冰代輔
政八月太尉郗鑒薨又有沔南郝城之敗百姓流亡萬

餘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六年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星占曰上將憂四月
丁丑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政者憂六月乙亥月犯牽
牛中央星占曰大將憂是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有讜
欲避其咎明年求爲中書令其四月景午太白犯畢距
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
星占曰女主憂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四月巳丑太白入輿鬼五月太
白晝見八月辛丑月犯輿鬼
八年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憂八月壬寅
月犯畢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畢大星占同
上其建元元年車騎將軍庾冰薨庚翼大發兵謀伐石
季龍專制上流朝廷憚之
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
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晝見是年石季龍殺其子
邃又遣將寇没狄道及屯薊東謀慕容皝三年歲星犯

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

其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爵祿九月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畢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關占曰有亂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彊秦有兵六月辛丑月入太微犯屏

西南星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七月八月月皆犯畢占同上巳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九月庚戌月犯畢是年初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輒以子爰之爲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尋被廢明年桓溫又輒率衆伐蜀執李勢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景戌月又犯房上星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將軍死近臣去

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四星占曰將軍死國有憂戊戌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爲兵

四年七月景申太白犯左執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

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陳逵征壽春敗而還七月氐蜀餘寇反亂益土九月石季龍伐涼州五年征北大將軍褚裒卒

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晉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在趙及爲兵喪甲寅月犯房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八月石季龍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其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五年正月石季龍僭號稱皇帝尋死

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

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憂將軍死
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月關中二十餘壁舉兵內
附石遵攻没南陽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
萬人於是趙魏大亂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劉顯苻健慕
容儁竝僭號殷浩北伐敗績見廢
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憂又豫州分野
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將相憂六月巳丑月犯昴占同上
乙未月犯五諸侯占同上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
角占曰大將軍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將
軍死景寅熒惑犯鉞星占曰大臣有誅八月辛卯月犯
左角太白晝見在南斗月犯右執法占竝同上是歲司
徒蔡謨免爲庶人
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三月乙卯熒惑入輿鬼犯
積尸占曰貴人有憂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占曰
女主憂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六月乙亥
月犯箕占曰國有兵景子月犯斗丁丑熒惑入太微犯
右執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
悉同上七年劉顯殺石祇及諸將帥山東大亂疾疫死
七
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
星五月月犯心星六月癸酉月犯房七月壬子歲星犯
東井距星占曰內亂兵起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占曰
忠臣戮死景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
曰丞相免
九年二月乙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戌月犯房
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曰兵起是時帝幼沖母后
稱制將相有隙兵革連起慕容儁僭號稱燕王攻伐不
休
十年正月己卯月蝕昴星占曰趙魏有兵癸酉填星奄
鉞星占曰斧鉞用三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
之七月庚午太白晝見晡度推之災在秦鄭九月辛酉
太白犯左執法是時桓溫擅命朝臣多見迫脅四月溫

伐苻健破其嶢柳軍十二月慕容恪攻齊
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軒轅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
宿南星占曰國有憂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
不通
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如上己未月犯
鉞星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
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東蕃上將星十二
年十一月齊城陷執叚龕殺三千餘人永和三年鮮卑

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
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絶時權在方伯九服交兵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丁亥月奄井南轅西
頭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
見在軫占同上軫是楚分野壬子月犯畢占曰爲邊兵
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歲星犯
房占曰豫州有災其年五月苻堅殺苻生而立十二月
慕容儁入屯鄴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薨

二年十二月辛卯填星犯軒轅大星占曰人主惡之甲
午月犯東井六月辛酉月犯房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
占曰有大哭泣
三年正月壬辰熒惑犯楗閉星案占曰人主憂三月乙
酉熒惑逆行犯鉤鈐案占王者惡之六月太白犯東井
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景戌太白犯輿鬼占悉同上戊
子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
將軍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甲子月犯畢大星

占曰爲邊兵一曰下犯上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
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朝衆潰而歸萬除名十一月司
徒會稽王以郄曇謝萬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
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
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六月辛亥辰星犯
軒轅占曰女主憂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
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
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景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

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景寅太白晝見庚寅月犯楗閉占曰人君惡之

五年正月乙巳塡星逆行犯太微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謀是時殷浩敗績卒致遷徙其月辛亥月犯牽牛宿占曰國有憂六月癸亥月犯氐東北星占曰大將當之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薨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帝崩哀帝立大赦賜爵褚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呂護於野王護奔滎陽是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東北星占曰大將軍當之九月乙酉月奄畢占曰有邊兵十月丁未月犯畢大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邊兵八月范汪廢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將寇河陰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憂歲星犯輿鬼占曰人君憂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彊明年五月皇后庚氏崩海西太和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又據司冀幽并四州

六年閏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占曰天子亡國又曰諸侯三公謀其上一曰有斬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十一月桓溫廢帝并奏誅武陵王簡文不許溫乃徙之新安皆臣彊之應也

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猶不退占曰國不安有憂是時帝有桓溫之逼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歲星形色如太白占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於仲夏當細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爲臣彊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庚希入京城盧悚入宮竝誅滅之

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曰災不在

王者則在豫州一曰王命惡之三月景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憂死七一曰將軍死七月桓溫薨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是時女主臨朝政事多缺

二年閏月己未月奄牽牛南星占曰左將軍死十二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三年五月景午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熒惑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堅破涼州二年十月尚書令王彪之卒

太元元年四月景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景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饑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九月熒惑犯哭泣星逐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軍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氐角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國有憂

二年二月熒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角兗州分野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秦人寇樊鄧襄陽彭城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沒四月魏興陷賊聚廣陵三河衆五六萬於是諸軍外次衝要丹陽尹屯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賊大破之是時中外連兵比年荒儉

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景子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六年九月景子太白晝見

七年十一月太白又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西漢楊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苻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苻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矣

九年七月景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

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爲姚萇所殺

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彊

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竊據涼土

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

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見

十八年六月又晝見

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鬼九月又見于軫

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困占曰大饑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十二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泰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沒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君道陵遲矣

十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于柳六月辛卯又晝見于在斗

十三年正月景戌又晝見十二月熒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熒惑失其常吏且棄其法諸侯亂其政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彊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泰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沒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君道陵遲矣

十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于柳六月辛卯又晝見于翼九月景寅又晝見于軫十二月熒惑入羽林占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爲姚萇所殺

上十五年翟遼掠司兗衆軍累討不剋慕容垂又跨略并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彊

十五年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

十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憂是時太子常有篤疾

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竊據涼土

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見

十八年六月又晝見

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

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鬼九月又見于軫

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困占曰大饑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閉及東西咸占曰楗閉司心腹喉舌東西咸主陰謀

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連晝見在羽林占曰有彊臣有兵喪中軍兵起三月太白晝見

于胃占曰中軍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困占曰爲饑六月歲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脅朝廷於是内外戒嚴殺王國寶以謝之及連歲水旱三方動衆人飢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郤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魏王珪即位於中山其八月熒惑守井鉞占曰大臣有誅

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度失常歲星晝見在胃兗州分野是年六月郤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於滑臺敗而還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十一月犯東上相

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二年九月庚楷等舉兵表誅王愉等於是内外戒嚴三年六月洛陽没于寇桓玄破荆雍州殺殷仲堪等孫恩聚衆攻没會稽殺内史

四年六月辛酉月犯哭泣星

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搖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曰王者憂九月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處士誅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其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五年孫恩攻侵郡縣殺内史至京口進軍蒲洲於是内外戒嚴恩遣别將攻廣陵殺三千餘人退據郁洲是時劉裕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

陵上十月司馬元顯大治水軍將以伐玄元興元年正月盧循自稱征虜將軍領孫恩餘衆略有永嘉晉安之地二月帝戒服遣西軍三月桓玄刼京都殺司馬元顯放太傅會稽王道子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占曰諸侯有誅七月戊寅熒惑在東井熒惑犯輿鬼積尸占竝同上八月景寅太白奄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進賢者誅

三年二月歲星犯西上將六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巳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升平元年冬魏破姚興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景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誅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並同上是年二月景辰劉裕殺桓修等三月巳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未誅左僕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崢嶸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太后崩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彊荊州有兵喪八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巳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升平元年冬魏破姚興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景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誅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並同上是年二月景辰劉裕殺桓修等三月巳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未誅左僕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崢嶸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太后崩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彊荊州有兵喪八月丁巳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並同上十一月景戌太白犯鉤鈐占曰喉舌憂十二月巳卯歲星犯天關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四月姚興伐仇池公楊盛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自後政在劉裕人主端拱而已

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巳丑月犯心後星占曰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巳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壬寅熒惑犯氐占曰氐爲宿宮人主憂六月庚午熒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占曰

爲兵九月壬午熒惑犯哭星又犯泣星是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又慕容超侵略徐兗三年正月又寇北徐州至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謐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慕容超復寇淮北四月劉裕大軍討之拔臨朐又圍廣固拔之

三年正月景子太白晝見在奎二月庚申月奄心後星占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殭八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辛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子熒惑犯進賢星是年八月劉敬宣伐蜀不剋而旋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叔璠等攻没鄒山魯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五年劉裕討慕容超滅之

四年正月庚子熒惑犯天關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饑倉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劉裕討慕容超後南北軍旅運轉不息

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五月戊戌歲星入羽林九月壬寅月犯昴十月熒惑犯氐閏月丁酉月犯昴辛亥熒惑犯鉤鈐己巳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十月魏王珪遇弒殂六年五月盧循逼郊甸宮衛被甲

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吳吳地兵起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己亥月奄昴第三星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晝見七月己亥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災在豫州景戌月犯斗第五星占同上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誅乙未太白犯少微景午太白在少微而晝見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劉裕討慕容超後南北軍旅運轉不息

月盧循寇湘中没巴陵率衆逼京畿是月左僕射孟昶懼王威不振仰藥自殺七年十二月劉藩梟徐道覆首

杜慧度斬盧循竝傳首京都八年六月劉道規卒時爲

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兗州刺史劉藩尚書

左僕射謝混伏誅劉裕西討劉毅斬首徇之十二月遣

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

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

災六月太白晝見在翼巳亥填星犯天關占曰臣謀主

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景子太白犯哭星其

七月朱齡石尅蜀蜀又反討滅之

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巳未月犯井鉞八月

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關占曰有兵十一月

丁丑填星犯東井占曰大人憂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

鉞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年誅劉藩謝混討滅劉毅

十二月朱齡石滅蜀

九年二月熒惑入輿鬼占曰有兵喪太白犯南河占曰

兵起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七月庚午月奄鈎

鈐占曰喉舌臣憂九月庚午歲星犯軒轅大星巳丗月

犯左角時劉裕擅命兵革不休十年裕討司馬休之王

師不利休之等奔長安

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將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

巳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丗歲星

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六月景申月奄氐占曰將死之

國有誅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曰兵起熒惑犯井鉞

填星犯輿鬼遂守之占曰大人憂宗廟改八月丁酉月

奄牽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輿鬼占曰人主憂丁

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巳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十

一年林邑寇交州距敗之

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邊兵

巳卯熒惑入輿鬼閭月景午填星又入輿鬼占曰爲旱

大疫爲亂臣五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甲辰犯右執法六

月巳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輿鬼占曰國

有憂七月辛丑月犯畢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卯奄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占同上乙未月入輿鬼而暈

十二年五月甲申歲星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已已月犯畢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十月景戌月入畢

十三年五月景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八月已酉月犯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九月壬辰熒惑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占悉同上

月犯箕占曰國有憂甲寅月犯畢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積七十餘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

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庚子月犯太微七月甲辰熒惑犯輿鬼占曰秦有兵又爲旱爲兵喪亦象也是夜太白犯罚星十二月丁巳月入太白俱入羽林

二年三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劉裕受宋王是年六月帝遜位于宋

妖星客星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帝南征孫權是後累有征役

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占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親御甲冑觀兵明年五月帝崩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景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危爲宗廟又爲墳墓客星近離宮則宮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之象也三年正月帝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見張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同上張周分野十月癸巳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宮北騰蛇南甲辰犯宗星巳酉滅占曰客星所出有兵喪虛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二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進犯羽林占曰尾爲燕又爲吳牛亦吳越之分太白爲上將羽林中軍兵爲吳越有喪中軍兵動二年五月吳遣三將寇邊吳太子登卒六月宣帝討諸葛恪於皖太尉滿寵薨

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見軫長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九年三月又見昴長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

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四十二日滅案占曰七星張爲周分野翼軫爲楚昴爲趙魏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嘉平元年宣帝誅曹爽兄弟及其黨與皆夷三族京師嚴兵三年誅楚王彪又襲王淩於淮南淮南東楚也魏諸王幽於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宮後宮且有亂

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見西方在胃長五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積百九十日滅案占胃兗州之分野參主兵太微天子庭執法爲執政孛彗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豐弟翼后父張緝等謀亂皆誅皇后亦廢九月廢帝爲齊王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毋丘儉以孛爲已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占曰彗星見兩角間色白者軍起不戰邦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爲成濟所害

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積七日滅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占曰爲兵喪一曰彗星見亢天子

失德四年鍾會鄧艾伐蜀剋之二將反亂皆誅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

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御駟彗星埽之禪代之表除舊

布新之象也色白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并州之分野

八月文帝崩十二月武帝受魏禪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景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

轉東行占曰爲兵喪軫又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十月吳寇江夏襄陽

五年九月星孛于紫宮占如上紫宮天子內宮十年武

元楊皇后崩

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軫又楚分野

咸熙二年六月甲戌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

又兗州分七月星孛于大角大角爲帝坐八月星孛于太微

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庭大人惡之一曰有改

王翼又楚分野北斗主殺罰三台爲三公

三年正月星孛于西方三月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

星孛女御女御爲後宮五月又孛于東方七月星孛紫

宮占曰天下易王

四年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後年傾三方伐吳是其應

也

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七月孛于紫宮

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宮女御竝

爲王者明年吳亡是其應也孛主兵喪征吳之役三河

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吳巫相都督以下梟

戮十數偏裨行陣之徒馘斬萬計皆其徵也

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十一月星孛

于軒轅占曰後宮當之

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是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

邪王伷新都王詠薨

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

爵祿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亂

兵起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宮占曰爲兵喪太康末武帝
眈宴遊多疾病是月巳酉帝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楊駿
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廢又誅汝南王亮太
保衛瓘楚王瑋王室兵喪之應也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
大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宮太微天子庭
三台爲三司大陵有積尸死喪之事其後武庫火西羌
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死魯公賈謐誅又明
年趙王倫簒位於是三王興兵討倫兵士戰死十餘萬

人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
起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又
廢帝自立於是三王竝起迭總大權其十二月彗星出
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
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中明年
趙王倫簒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
二年四月彗星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是時齊王冏起
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晝見
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指三台占曰兵喪之象三台爲
三公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太尉長沙王乂張方又殺
之
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占曰天子絶嗣一曰大臣有
誅時諸王擁兵其後惠帝失統終無繼嗣

二年八月有星孛于昴畢占曰爲兵喪昴畢又趙魏分
野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璣更授天子出走
又曰彊國發兵諸侯爭權是後諸王交兵皆有應明年
惠帝崩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滅
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荆州刺史
陶侃討默斬之時石勒又始僭號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

奎又爲邊兵三年正月石季龍僭天王位四年石季龍伐慕容皝不剋既退皝追擊之又破麻秋時皝稱藩邊兵之應也

六年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七年三月杜皇后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見亢長七尺白色占曰亢爲朝廷主兵喪二年康帝崩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見于亢芒西向色白長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見于亢占曰爲兵喪疾疫其五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中土大亂十二月褚裒薨是年大疫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占曰爲兵喪除舊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爲大水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五年穆帝崩

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案占曰爲兵喪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年帝崩三月慕容恪攻

沒洛陽沈勁等戰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見紫宮西垣至七月乃滅占曰客星守紫宮臣弑主六年桓溫廢帝爲海西公

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虛經氐亢角軫翼張至三月景戌彗星見於氐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占曰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破涼州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沒占曰有兵有赦是後司雍兗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

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或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宮乃滅占曰北河或一名胡門胡門有兵喪埽太微入紫微王者當之三台爲三公文昌爲將相將相三公有災入北斗諸侯戮一曰埽北斗殭國發兵諸侯爭權大人憂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竝發兵表以誅王國寶爲名朝廷順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

是失勢禍亂成矣

十八年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占曰燕有兵喪

二十年慕容垂息寶伐魏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

年垂死國遂衰亡

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占

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是時王國寶

交構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興兵

而朝廷殺王國寶王緒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奎長三丈上至閣道

紫宮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坐端

門占曰彗星埽天子庭閣道易主之象經三台入北斗

占同上條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貫索天市天津占曰

貴臣獄死內外有兵喪天津爲賊斷王道天下不通案

占災在吳越五年二月有孫恩兵亂攻侵郡國於是內

外戒嚴營陣屯守柵斷淮口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

其後玄遂簒位亂京都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應

也

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

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放

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

裕盡誅桓氏

義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二出天市埽帝坐在房心

北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

象

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

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埽北斗

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

微帝宮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

徵其年宋有天下

星流隕

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于渭南有

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于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圍公孫文懿於襄平八月景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

九月丈懿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衆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並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墜隆隆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剋蜀二星蓋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墜隆隆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百姓叛西流吳人歸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劉向傳云下去其上之象後三年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亂矣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

六年六月景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案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執殺出斗魁居中執殺者不直之象也是後趙王殺張華裴頠賈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盜以至屠滅以亂伐亂之應也一曰氐帥齊萬年反之應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營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元海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殘滅王浚起薊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

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占同上是後遂亡中夏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是時司馬越西破河間兵奉迎大駕尋收繆胤何綏等肆無君之心天下惡之及死而石勒焚其屍柩是其應也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星大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者小將別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以南皆黨於桑以賞甄等於是侵掠桑地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

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墜有聲尋而帝崩于平陽元帝太興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没翼軫占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翼軫荆州之分野太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而敦又梟夷枉矢觸翼之應也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瓮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時王敦之亂百姓流亡之應也

成帝咸寧三年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婁北案占爲饑五穀不藏是月大旱饑六年二月庚午朔有流星大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者小將別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以南皆黨於桑以賞甄等於是侵掠桑地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

十年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織女没造父有攻伐無已

升平二年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四年遣使免袁眞爲庶人桓溫征壽春眞病死息瑾代立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從辰巳上東南行晉度推之在箕斗之間蓋燕分也案占爲營首營首之下流血滂池是時慕容儁僭稱大燕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絶慕容恪攻齊

升平二年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四年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聲如雷明年遣使免袁眞爲庶人桓溫征壽春眞病死息瑾代立

求救於苻堅溫破苻堅軍六月壽春城陷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
占曰楚地有兵軍破百姓流亡十二月苻堅荊州刺史
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伐竟陵桓石虔擊大破之生
擒震斬首七千獲生口萬人聲如雷將帥怒之象也
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有聲占曰有大戰流血
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竝阻兵爭彊十
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僞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
三月張道破合鄉太山向欽之擊走之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
虛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宮占曰星庶人類衆多西行
衆將西流之象經天子庭主弱臣彊諸侯兵不制其年
五月孫恩侵吳郡殺內史六月至京口於是內外戒嚴
營陣屯守劉裕追破之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人相食浙
江以東流亡十六七吳郡吳興戶口減半又流奔而西
者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擊劉軌破走之軌奔青州
雲氣

晉書卷十三

謹案第二十四頁後一行是時桓溫以大衆次宛
刊本桓溫訛溫桓北監本亦訛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十二年六月癸卯刊本卯訛
酉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七行進軍蒲洲刊本洲訛州據南
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五十頁前五行東南行歷女虛毛本此句下有
小注云南行一作行南五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　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十四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地理上

總敘 司州 兗州 豫州 冀州 幽州 平州 幷州 雍州 涼州 秦州 梁州 益州 寧州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肩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崆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幷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則于唐堯殷因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幷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幷州始皇初幷天下懲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内史爲三十六郡也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内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内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内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也文增厥九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南山陽北海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巂沉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刺史合二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幷冀十一州交阯朔方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幷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部郡治河南朔方隸於幷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鄯陽廬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晉陽陰平新平晉武南鄉襄陽帶方譙樂陵章武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

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馬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蒙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馬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崇陽上洛頓丘臨淮東莞襄城汝陰長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廣廣寧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毘陵始平晏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仍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梏矢夷裘風駕南翬表貶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引敞崤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泾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

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嵎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崤山而鑣勒覽曾城以為翫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桑梓罄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八紘之外名為八極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自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按凡周天積百

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祁酉燕齊在乎茲域昔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為五服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訖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於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敗桀於焦遷鼎于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憲典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二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千里

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武王歸豐監於二代設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封於齊表東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内而太昊黄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大司徒以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遺人則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館館有積遂人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時治致太平政稱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則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彊吞弱而衆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七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邘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黄梁虞

郎小邾徐燕鄴麋舒庸郯莱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
東虢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鄀芮魏淳于榖巴州
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郭霍耿江黄弦道柏微鄮厲
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邗應蔣茅胙夔介焦沈
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
邿鑄豕韋唐杜陽逌鄅觀扈邳胡黎大庭駘岐邶鍾吾
蒲姑昆吾房密須
甲父鄅桐亳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荀賈貳軫
絞於餘丘陽箕
英氏毛羽華偪封父仍有仍崇鄟庸姚
奄商奄褎姒蓐有緡闕鞏颼鄋窮桑蠻夷戎狄不在
其間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遂有七王韓魏
趙燕齊
秦楚又有宋衛中山不斷如綫如三晉篡奪亦稱孤
也司馬法廣陳三代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

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
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
餘二十畝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
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受耕
之爰自其處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
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口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
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從之役民年
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旱田中不
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
於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閭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
庠以行禮司馬之法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令
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
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故井四為邑邑四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車之制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
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
乘此謂諸侯之大者也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千
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天子稱萬乘之主焉
秦始皇既得志於天下訪周之敗以為處士橫議諸侯

尋戈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焉
漢興創艾亡秦孤立而敗於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
臣侯者百有餘邑于時民罹秦項戶口彫弊大侯不過
萬家小者五六百戶而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古者有分
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
口爲差降畧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起鴈門
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左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
海爲齊趙轂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
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疑
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
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西至隴
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
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
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
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
亡南北邊矣自文景與民休息至平帝元始二年民戶
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
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
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
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
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光武中興不踰前制東海王彊以去就有禮故優以大
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其餘稱爲寵錫者兼一郡而已
至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
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
者也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魏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
子爲亭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
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採嘉名不由
撿土地所出其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

孫權赤烏五年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其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

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次國男邑三百戶地方三十五里大國附庸邑二百戶地方三十里次國附庸邑百戶地方四十里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太康元年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諸國竝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按禹貢豫州之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幷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戶四十七萬五千七百

河南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置尹

洛陽置尉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司隸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內也河南周東都王城郟鄏也周孝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大夫劉子戰國時有東西周號芒山首陽其界也故河陰新安函谷關成皐有關鄭縣氏有劉聚周大夫劉子之武牢緱氏邑有延壽城仙人祠陽城有鄂阪關此邑是爲地中夏至景尺五寸有陽城山箕山許由墓在焉新城有延壽關故戎蠻子之國

陸渾 故蠻子國楚莊王伐陸渾是也 梁 戰國時謂爲南陽翟梁別少梁也

滎陽郡 秦始二年置統縣八戶三萬四千 滎陽 地名敖秦置敖倉者 京 鄭太叔段所居 密 故周畿內 卷 有博浪長沙張良擊秦始皇處 陽武 六國時趙獻侯都 開封 宋蓬池在東北或曰蓬澤

弘農郡 漢置統縣六戶一萬四千 弘農 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縣 湖 故曰胡漢更名湖 陝 故虢國周分陝東西二相主之 宜陽 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 河北 汲有銅關 朝歌 紂所都 共 故國北山淇水所出 林慮 行過時獲呂嘉首因改名 脩武 晉所啓南陽嘉改名脩武

河內郡 漢置統縣九戶五萬二千 野王 太行山在西北 州 故晉懷邑 平皐 邢侯自襄國徙此 河陽 沁水原邑 山陽 溫故國也蘇忿生封

軹 故周邑 溫 故國也蘇忿生封

上洛郡 秦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統縣三戶萬七千 上洛 嶢關在縣西北 商 秦相衛商鞅邑 盧氏 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

平陽郡 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戶四萬二千 平陽 舊堯都 楊 故楊侯國 端氏 韓魏趙既爲諸侯以端氏封晉君也 永安 故霍伯國 霍山在東 蒲子 狐讘 襄陵 公相 絳邑 晉武公自曲沃徙此 濩澤 析城山在西南 臨汾 公國 北屈 壺口山在東南有南屈故稱北 皮氏 故耿國

河東郡 秦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五百 安邑 舊舜都 聞喜 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 垣 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 汾陽 公相 大陽 吳山在西周太伯後於此 封 猗氏 古猗頓城 解 有鹽池 蒲坂 有歷山舜所耕其陽所謂首陽山 河北 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 河北

汲郡 秦始二年置統縣六戶三萬七千

滎陽郡 秦始二年置統縣八戶三萬四千

武陵郡 中牟 六國時趙獻侯都

弘農郡 漢置統縣六戶一萬四千

河內郡 漢置統縣九戶五萬二千

野王 太行山在西北 州 故晉懷邑 平皐 邢侯自襄國徙此 河陽 沁水 軹 故周原邑 山陽 溫故國也蘇忿生封

上洛郡 秦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統縣三戶萬七千

廣平郡 魏置統縣十五戶三萬五千二百

廣平 邯鄲秦置爲郡 易陽 武安 涉 襄國 故國都 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鄉 臨水 廣年 侯相斥漳

平恩

陽平郡 魏置統縣七戶五萬一千

元城 漢元生邑 館陶 清泉 發干 東武陽 陽平

樂平

魏郡 漢置統縣八戶四萬七百

鄴 魏武受封居此 長樂 魏 斥丘 安陽 蕩陰 內黃 黃池

在西黎陽故黎侯國

頓丘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頓丘　繁陽　陰安　衛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聰聰以洛陽爲荆州及石勒復以爲司州石季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後以弘農人流寓尋陽者僑立爲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寓者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諫松滋大戚八縣竝寄居焉永和五年桓溫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兗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瑞也信也又云蓋取兗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兗州自此不改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戶八萬三千三百

陳留國漢置統縣十戶三萬魏武帝封

小黃　浚儀有洪溝漢高祖項羽欲分處　封丘　酸棗烏巢地在東南濟陽　長垣故匡城孔子所厄也　雍丘故杞國　尉氏　襄邑　外黃

濮陽國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統縣四戶二萬一千

濮陽古昆吾國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既而投此水公國相有瓠子堤　鄄城公國相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戶七千六百　定陶漢高帝封彭越爲梁王都此　乘氏故侯國　句陽　離狐　宛句　已氏　成武有楚丘亭單父故侯國　城陽舜所漁處在西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　鉅野魯獲麟所　方與　金鄉　南平陽侯國有漆亭

任城國漢置統縣三戶一千七百　任城古任國　亢父　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統縣七戶三千八百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　鉅野魯獲麟所　方與　金鄉　南平陽侯國有漆亭

東平國漢置統縣七戶六千四百　須昌　壽張有崔尤祠　范　無鹽　富城

濟北國漢置統縣五戶三千五百　盧扁鵲所生縣西有石門　臨邑　東阿　穀城有烏下聚　蛇丘有下灌亭

泰山郡 漢置統縣十一戶九千三百

奉高 西南有明堂 博 有龜嬴山 南武城 梁父 侯國有蒲裘聚 山茌 在東北 新泰 故曰平陽 有顓臾城 萊蕪 有原山 東牟 故牟國 鉅

平有陽關亭

惠帝之末兗州闔境淪沒石勒後石季龍改陳留郡爲

建昌郡屬洛州是時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

口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

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

後始割地爲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四年於

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寧

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豫州按禹貢爲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

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鉤鈐星

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

泰兼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

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

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荆州先是改泗水曰

沛郡改碭郡曰梁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郡分潁川

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譙郡

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

郡分汝南立汝陽郡合陳郡於梁國州統郡國十縣八

十五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

潁川郡 秦置統縣九戶一萬八千三百

許昌 漢獻帝都許魏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爲許昌 長社 公國 相 鄢 邵陵 公國 相 鄢陵 公國 相 新汲 長平

許有潁陰 臨潁

汝南郡 漢置統縣十五戶一萬一千五百

新息 南安陽 安成 侯相 慎陽 北宜春 朗陵 陽安 故江國有江亭 上蔡 平輿 故沈子國有沈亭 定潁 汝陽 吳房 故房子國 西平 故栢國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襄城郡 秦始二年置統縣七戶一萬八千

襄城 侯相有西不羹城 繁昌 魏文受禪於此 郟 定陵 侯相父城 侯相昆陽 公國 舞陽 宣帝始封此邑

汝陰郡魏置郡後廢泰始二年復置統縣八戶八千五百

汝陰故胡子國慎故楚邑原鹿固始鮦陽新蔡宋侯相

褒信

梁國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三千

睢陽春秋時宋都蒙虞下邑有碭山山有文石寧陵故葛伯國穀熟

陳項長平陽夏武平苦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

沛國漢置統縣九戶五千九十六

相沛漢高祖所起處豐竺邑符離杼秋汶虹工

蕭

譙郡魏置統縣七戶一千

譙城父鄲山桑龍亢蘄銍

魯郡漢置統縣七戶二千五百

魯曲阜之地魯侯伯禽所居汶陽亢父鄒有繹山番故之國小邾薛奚仲所封

公丘

弋陽郡魏置統縣七戶一萬六千七百

西陽故弦子國軑蘄春邾西陵期思弋陽

安豐郡魏置統縣五戶一千一百

安風雩婁安豐侯相蓼松滋侯相

惠帝分汝陰立新蔡分梁國立陳郡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亂豫州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乃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僑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豐竝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改蘄春縣爲蘄陽縣因新蔡縣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於漢廬江郡之南部置晉熙郡

○冀州按禹貢周禮竝爲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衞以西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爲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三戶三十二萬六千

趙國漢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丘　柏人　平鄉　下曲陽故鼓子國鄗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戶一萬四千
廮陶　鉅鹿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戶二萬一千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侯相扶柳　廣宗侯相經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戶三萬一千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般　高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戶三萬三千
厭次　陽信　漯沃　新樂　樂陵有都尉居
渤海郡漢置統縣十戶四萬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脩　廣川侯相阜城

章武國秦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東州
河間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七千
樂城相侯武垣　鄚相侯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國秦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七千
博陸　高陽　北新城侯相蠡吾
博陵國漢置統縣四戶一萬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二千
清河　東武城　繹幕侯相貝丘　靈鄃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戶三萬二千
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二萬四千
眞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恒山在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　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沒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稱趙後爲慕容儁所滅慕容氏又爲苻堅所滅孝武太元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是爲後燕後燕卒滅於魏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秦滅燕以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曰廣陽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晉不改幽州統郡國七縣三十四戶五萬九千二百

范陽國漢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子綏爲王統縣八戶一萬一千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道　故安　范陽　容城　薊　安次　侯相　昌平　軍都　有關　廣陽　潞　安國　相　蜀主劉禪

燕國漢置孝昭改爲廣陽郡統縣十戶二萬九千

封此　泉州　侯相　雍奴　狐奴

縣公

北平郡秦置統縣四戶五千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統縣二戶四千七十

沮陽　居庸

廣寧郡故屬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統縣三戶三千九百三十

下洛　潘　涿　鹿

代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四百

代　廣昌　平舒　富城

遼西郡秦置統縣三戶二千八百

陽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沒於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爲前燕七年儁移都於鄴儁死子暐爲苻堅所滅堅敗地復入慕容垂是爲後燕垂死寶遷于和龍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滿漢屬右北平

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竝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戶一萬八千一百

昌黎郡 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戶九百

昌黎 賓徒

遼東國 秦立爲郡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統縣八戶五千四百

襄平 東夷校尉所居 汶 居就 樂就 安平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樂浪郡 漢置統縣六戶三千七百

朝鮮 周封箕子地 屯有 渾彌 遂城 秦築長城之所起 鏤方 駟望 高句麗 望平 高顯

玄菟郡 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二百

帶方郡 公孫度置統縣七戶四千九百

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爲刺史遂屬永嘉之亂廆爲衆所推及其孫儁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州至於廬濡鎮以南地入於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鎮令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幷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冀州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幷州刺史鎮白狼後爲馮跋所篡跋僭號於和龍是爲後燕卒滅於魏

○幷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幷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爲幷州分爲衛國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幷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幷州依舊名不改統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雁門代郡定襄五原朔方省朔方入幷州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等五郡並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
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
黃初元年復置幷州自陘嶺以北幷棄之至晉因而不
改幷州統郡國六縣四十五戶五萬九千二百
太原國秦置統縣十三戶一萬四千
晉陽侯相陽曲榆次于離孟狼孟陽邑大
陵祁平陶京陵
上黨郡秦置統縣十戶一萬三千
中都鄔

潞屯留壺關長子泫氏高都銅鞮涅
襄垣武鄉
西河國漢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離石隰城中陽介休
樂平郡秦始中置統縣五戶四千三百
沾上艾壽陽轑陽樂平
鴈門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二千六百
廣武崞汾陶平城陰人繁時原平馬
邑
新興郡魏置統縣五戶九千
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
惠帝改新興爲晉昌郡及永興元年劉元海僭號於平
陽稱漢於是幷州之地皆爲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

刺史鎮平陽幽州刺史鎮薊石及劉聰攻陷洛陽置左
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
三人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
充五州以懷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
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
於其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
勃幷州並徙置河東又姚興以河東爲幷冀二州云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
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
陰陽氣雍閼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幷禹梁州之地周自
武王尅殷都於酆鎬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

岐酆之地賜秦襄公則爲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爲涼州其餘並屬司隸不統於州後漢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爲涼州分隴右爲秦州改京兆尹爲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戶九萬九千五百

京兆郡 漢置統縣九戶四萬

長安 杜陵 霸成 藍田 高陸 萬年 故櫟陽縣 新豐 陰般 鄭 周宣王弟鄭桓公邑

馮翊郡 漢置名左馮翊統縣八戶七千七百

重泉 頻陽 秦屬公置在粟邑 蓮芍 郃陽 夏陽 臨晉 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祠臨晉故名 下邽 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

扶風郡 漢武帝以爲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風統縣六戶二萬三千

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池陽 漢惠帝置有嵏嶭山 郿 成國渠 雍 侯相有五時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文以爲汧山 陳倉 美陽 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安定郡 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五百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 殷時密國 西川

北地郡 秦置統縣二戶二千六百

泥陽 富平

始平郡 秦始三年置統縣五戶一萬八千

槐里 秦曰廢丘漢高帝更名有黃山宮 始平 武功 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爲終南 鄠

古國夏啓所伐 崩城

新平郡 漢置統縣二戶二千七百

漆 漆水在西 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風國爲秦國徙都建興之後雍州沒於劉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以秦涼二州牧鎮上邽朔州牧鎮高平幽州刺史鎮北地并州牧鎮蒲坂石勒尅長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健僭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爲前秦於是乃於雍州置司隸校尉以豫州刺史

鎮許昌秦州刺史鎮上邽荆州刺史鎮豐陽洛州刺史鎮宜陽幷州刺史鎮蒲坂苻堅時分司隸爲雍州分京兆爲咸陽郡洛州刺史鎮陝城滅燕之後分幽州置平州鎮龍城幽州刺史鎮薊城河州刺史鎮枹罕幷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雍州刺史鎮蒲坂於是移洛州居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以荆州刺史鎮襄陽徐州刺史鎮彭城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爲後秦及萇子興尅洛陽以幷冀二州牧鎮蒲坂豫州牧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安定及姚泓爲劉裕所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僭號於統萬是爲夏置幽州牧於大城又平劉義眞於長安遣子璿鎮焉號曰南臺以朔州牧鎮三城秦州刺史鎮杏城雍州刺史鎮陰密幷州刺史鎮蒲坂梁州牧鎮安定北秦州刺史鎮武功豫州牧鎮李閏荆州刺史鎮陝其州郡之名竝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鄴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康帝時庾翼爲荆州刺史還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竝屬襄陽襄陽故屬荆州

○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置雍州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爲雍州魏時復分以爲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

金城郡 漢置統縣五 戶二千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西平郡漢置統縣四戶四千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武威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九百

姑臧　宣威　揖次　倉松　顯美　驪靬　番禾

張掖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七百

永平　臨澤漢昭武縣避景帝諱改也屋蘭漢因屋蘭名焉

西郡漢置統縣五戶一千九百

日勒　刪丹　仙提　萬歲　蘭池一云蘭絕也

酒泉郡漢置統縣九戶四千四百

福祿　會水　安彌　辟馬　樂涫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

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統縣一戶二千五百

居延澤在東南尚書所謂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為晉昌郡永寧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鄯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鄯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為前涼及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楊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為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合十一郡為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為河州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張駿假涼州都督攝三州張祚又以敦煌郡為商州永興中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改為祁連郡張天錫又別置臨松郡天

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為呂光所據呂光都於姑臧後以
郭靡言讖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呂隆降於姚興其地
三分武昭王為西涼建號於敦煌禿髮烏孤為南涼建
號於樂都沮渠蒙遜為北涼建號於張掖而分據河西
五郡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
護羌校尉中間暫廢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
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
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郡六縣二
十四戶三萬二千一百

隴西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

襄武　首陽鳥鼠山在東　臨洮　狄道

南安郡漢置統縣三戶四千三百

源道　新興　中陶

天水郡漢武置孝明改為漢陽晉復為天水統縣六戶八千五百

上邽　冀秦州故居　始昌　新陽　顯新漢顯親縣　成紀

略陽郡本名廣魏泰始中更名焉統縣四戶九千三百二十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武都郡漢置統縣五戶三千

下辯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陰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二戶三千

陰平　平廣

惠帝分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又立洮陽遂平武街始
興第五眞仇六縣合九縣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
涼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江左分梁為秦寄居梁州
又立氐池為北秦州

○梁州按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
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周禮職方氏以
梁并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為益州及獻帝初平六年
以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
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廣漢之葭萌涪
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曰漢壽又立漢德縣以為梓

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安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屬巴西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改漢壽為晉壽又分廣漢置新都郡梁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戶七萬六千三百

漢中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五千

南鄭　蒲池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鄉　黃金　興道

梓潼郡蜀置統縣八戶一萬二百

梓潼　涪城　武連　黃安　白水

廣漢郡漢置統縣三戶五千一百

廣漢　德陽　五城

新都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四戶二萬四千五百

雒　什方　縣竹　新都

涪陵郡蜀置統縣五戶四千二百

漢復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巴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三百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

巴西郡蜀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

閬中　西充國　蒼溪　岐愜　南充國　漢昌　宕渠　安漢　平州

巴東郡漢置統縣三戶六千五百

魚腹　朐腮　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罷新都郡并廣漢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統宕渠漢昌安漢三縣并以新城魏興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尋而梁州郡縣沒于李特永嘉中又分屬楊茂搜其晉人流寓於梁益者仍於二州立南北二陰平郡及桓溫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領長樂安晉延壽安樂安漢寧都新興吉陽東關永安十縣於德陽界東南置遂寧又置益昌晉興二縣屬巴西郡於晉壽置劒閣縣屬梁州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白水邵歡興安四縣梓潼郡徙居梓潼

罷劒閣縣又別置南漢中郡分巴西梓潼為金山郡及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立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為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為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為益州益之為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為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後漢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諸道置蜀廣漢犍為三郡屬國都尉及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為巴東以巴郡為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

成都　廣都　繁　江原　臨邛

蜀郡　秦置統縣六戶五萬

犍為郡　漢置統縣五戶一萬

武陽　南安　僰道　資中　牛鞞

汶山郡　漢置統縣八戶一萬六千

汶山　升遷　都安　廣陽　興樂

廣柔

漢嘉郡　蜀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漢嘉　徙陽　嚴道　旄牛

平康　蠶陵

江陽郡蜀置統縣三戶三千一百

江陽　符　漢安

朱提郡蜀置統縣五戶二千六百

朱提　南廣　漢陽　南秦　堂狼

越巂郡漢置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

會無　卭都　卑水　定苲　臺登

牂牁郡漢置統縣八戶一千二百

萬壽　且蘭　指談　夜郎　毋斂　幷渠　鼈　平

夷

惠帝之後李特僭號於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没于特李雄又分漢嘉蜀二郡立沉黎漢原二郡是時益州郡縣雖没李氏江左並遙置之桓溫滅蜀其地復為晉有省漢原沉黎而立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焉咸安二年益州復没於苻氏太和八年復為晉有隆安二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云

○寧州於漢魏為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

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為寧州統縣四十五戶八萬二千四百

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戶九千二百

雲平　雲南　梇棟　青蛉　姑復　邪龍　楪榆

遂久　永寧

興古郡蜀置統縣十一戶六千二百

律高　句町　宛溫　漏臥　毋掇　賁古　勝休

鐔封　漢興　進乘　都篖

建寧郡蜀置統縣十七戶二萬九千

味　昆澤　存駹　新定　談稾　毋單　同瀨　漏

江　牧麻　穀昌　連然　秦臧　雙栢　俞元　脩

雲　泠丘　滇池

永昌郡漢置統縣八戶三萬八千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嶲唐　哀牢

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

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晉寧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然是時其地再爲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幷寧州以越巂還屬益州省永昌郡焉

晉書卷十四

晉書卷十四考證

地理志上郡國一百七十三○臣龍官按注總數雖符細計之止得一百七十一未見漢景所置北海郡又考宋書則此書濟南所領之縣皆彼北海所領而彼濟南所領者皆此書之所無再檢文獻通考却與此書同當是本書有脫誤耳

秦無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荊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碭爲梁改薛曰魯○監本自薛七郡三字起至先是二字止共四十二字俱誤作小注今改正

平原國西平昌般○此下監本有放字按宋書有平昌有般有高從汲古閣本刪放字

燕國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魏志蜀志俱云封安樂公似宜改國爲樂

晉書卷十四考證

謹案第十頁前五行小注窮桑下刊本衍挈字據南北監本及毛本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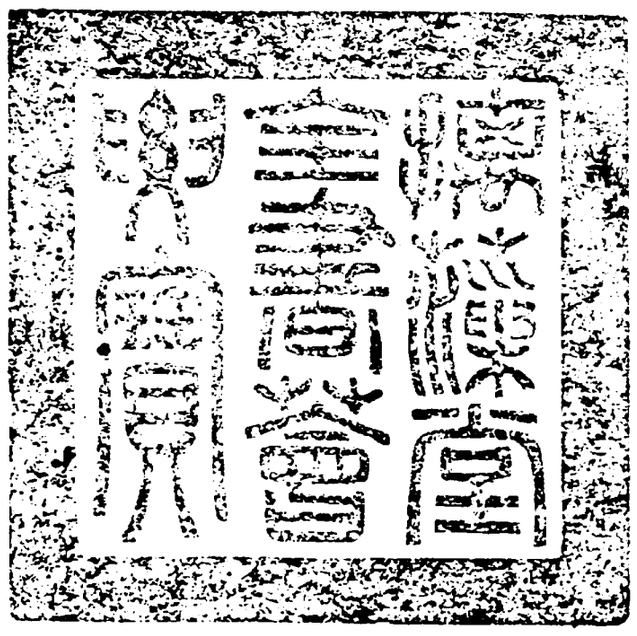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前八行穀泗以往刊本往訛注據班固諸侯王表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戶三十二萬六千刊本二訛一據南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二行霸成刊本與北監本同南監本毛本作城

第三十六頁前五行倉松刊本倉訛昌今改

第四十頁前三行縣四十四南北監本及毛本作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晉書卷十五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四

晉書卷十五

唐 太宗文皇帝 御 撰

志第五

地理下 青州 徐州 荆州 揚州 交州 廣州

○青州按禹貢為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為營州則遼東本為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為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户五萬三千

齊國 秦置郡漢以為國景帝以為北海郡統縣五户一萬四千

臨淄 西安 有棘里亭 東安平 汝水出東北 廣饒 昌國 樂毅所封

濟南郡 漢置統縣五户五千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為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

平壽 古國寒泥封此 下密 有三石祠 膠東 侯國即墨有天山祠祝阿

樂安國 漢置統縣八户一萬一千

高苑　臨濟有蚩尤祠　博昌有薄姑祠　利益侯相蓼城侯國邻　壽光古斟灌氏所封國　東朝陽

城陽郡　漢置屬北海自魏至晉分北海而立焉郡統縣十戶一萬二千

莒　故莒子國　姑幕古薄姑氏國　諸　淳于故淳于公國　東武　高密侯國

漢改為都　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東萊國　漢置郡統縣六戶六千五百

掖侯相當利侯相盧鄉　曲城　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　帳侯國有百支萊王祠

長廣郡　咸寧三年置統縣三戶四千五百

不其侯國　長廣　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又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丘大劇臨朐十一縣為高密國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石氏東萊人曹嶷為刺史造廣固城後為石季龍所滅季龍末遼西段龕自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趙尅青州符氏平燕盡有其地及符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朝廷置幽州以別駕辟閭渾為刺史鎮廣固隆安四年為慕容德所滅遂都之是為

南燕復改為青州德以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城青州刺史鎮東萊究州刺史鎮梁父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後為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為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以僑立州為南青州而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案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以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為沛改薛為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吳國景帝改吳為江都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為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為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琅邪臨淮廣陵四郡宣帝改楚為彭城郡後漢改為彭城國以沛郡之廣戚縣來屬改臨淮為下邳國及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分琅邪置東莞郡州凡領

郡國七縣六十一戶八萬一千二十一

彭城國 漢以為郡統縣七戶四千一百二十一

彭城 故殷伯大彭國 留 張良所封 廣戚 傅陽 武原 呂 梧 下邳 漢置為臨淮郡統縣七戶七千五百 下邳 葛嶧山在西古嶧陽也 韓信為楚王都之 淩 良城侯相睢陵 夏丘 取慮 僮

東海郡 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一千一百

郯 故郯子國 祝其 羽山在縣之西 朐 襄賁 利城 贛榆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戚

琅邪國 秦置郡統縣九戶二萬九千五百

開陽 侯相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華 費 魯季氏邑

東安 蒙陰 山在西南

東莞郡 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一萬

東莞 故魯郠邑 朱虛 營陵 尚父呂望所封 安丘 故莒渠丘父封邑 蓋 臨朐 有海水祠 劇 廣

廣陵郡 漢置統縣八戶八千八百

淮陰 射陽 輿 海陽 有江海會祠 廣陵 鹽瀆 淮浦 江都 有江水祠 臨淮郡 漢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復立統縣十戶一萬 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陽郡之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分臨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亂臨淮

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陽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

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郡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鎮京口又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州淮南但為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盱眙立盱眙郡統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又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州并合兗州

○荊州按禹貢荊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荊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荊州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當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為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為桂陽郡改黔中為武陵郡分南郡為江夏郡武帝又分長沙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舊名為荊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劉備没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吳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魏興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分武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荊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

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荆州及武帝平吳分南郡爲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爲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州統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九戶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

江夏郡 漢置統縣七 戶二萬四千

安陸 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雲杜 故雲子國 曲陵 平春 鄤

竟陵 章山在東北古之内方山 南新市

南郡 漢置統縣十一 戶五萬五千

江陵 故楚都 編 有雲夢官 當陽 華容 鄀 故鄀子國 枝江 故羅國

旌陽 州陵 楚僕人州侯所邑 監利 松滋 石首

襄陽郡 魏置統縣八 戶二萬二千七百

宜城 故鄢也 中廬 臨沮 荆山在東北 邔 襄陽侯相 山都

鄧城 鄾

南陽國 秦置郡統縣十四 戶二萬四千四百

宛 西鄂 侯相 雉 魯陽 公國相 雝 淯陽 公國相 博望 公國相

堵陽 葉 侯相有長城山號曰方城 舞陰 公國相 比陽 公國相 涅陽

冠軍 鄾

順陽郡 太康中置統縣 八戶二萬一百

鄧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 侯相 陰 筑陽 析

義陽郡 太康中置統縣十 二戶一萬九千

新野 侯相 穰 鄧 故鄧侯國 蔡陽 隨 故隨國 安昌 棘陽

新城郡 魏置統縣四戶一萬五千二百

厥 西平氏 桐柏山在南 義陽 平林 朝陽

房陵 綏陽 昌魏 汞鄉

魏興郡 魏置統縣六 戶一萬二千

晉興 安康 西城 錫 長利 洵陽

上庸郡 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

上庸 侯相 安富 北巫 武陵 上廉 微陽

建平郡 吳晉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統縣八戶一萬三千二百

巫 北井 秦昌 信陵 興山 建始 秭歸 故楚子國

沙渠

宜都郡吳置統縣三戶八千七百
夷陵　夷道　佷山
南平郡吳置以為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戶七千
作唐　孱陵　南安　江安
武陵郡漢置統縣十戶一萬四千
臨沅　龍陽　漢壽　沅陵　黔陽　酉陽　鐔城
沅南　遷陵　舞陽
天門郡吳置統縣五戶三千一百
桂陽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三百
零陵郡吳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
泉陵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祁陽　零陵　觀陽　營道　春陽　泠道　應陽東界有舜墟云象所封
邵陵郡吳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一百
邵陵　都梁　夫夷　建興　邵陽　高平
鄧　茶陵　臨烝　利陽　陰山　新平　新寧
零陵郡吳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一百
泉陵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祁陽　零陵　觀陽　營道　春陽　泠道　應陽東界有舜墟云象所封
武昌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四千八百
武昌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　柴桑有溢口關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沔口
武昌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四千八百
武昌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　柴桑有溢口關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沔口
安成郡吳置統縣七戶三千
平都　宜春　新諭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臨湘　攸　下雋　醴陵　劉陽　建寧　吳昌
羅　蒲沂　巴陵
衡陽郡吳置故屬長沙統縣九戶二萬一千
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衡山　連道
新康　益陽
湘東郡吳置故屬長沙統縣七戶一萬九千五百
三郡屬梁州又分義陽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

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時蜀亂又割南
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合四縣置成都郡
為成都王穎國居華容縣愍帝建興中併還南郡亦併
豐都於監利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
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
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

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
營陽六郡屬湘州桓溫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安帝又僑
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
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荆州

○揚州按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
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
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
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為楚分秦始皇并天
下以置鄣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
其地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
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
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
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皇子非為江都王并得鄣會稽
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為王而
以屬徐州元封二年改鄣曰丹陽改淮南復為九江後
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揚州統會稽丹陽吳豫章九江
廬江六郡省六安并廬江郡獻帝興平中孫策分豫章
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分丹陽立新都郡
孫亮又分豫章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海郡孫休又分
會稽立建安郡孫皓分會稽立東陽郡分吳立吳興郡
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
揚州統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
陽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
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及晉平吳以安成屬荆州分
丹陽之宣城宛陵陵陽安吳涇廣德寧國懷安石城臨
城春穀十一縣立宣城郡理宛陵改新都曰新安郡改

廬陵南部為南康郡分建安立晉安郡又分丹陽立毗陵郡揚州合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戶三十一萬一千四百

丹陽郡 漢置統縣十一戶五萬一千五百

建鄴 本秣陵孫氏改為建業武帝平吳以為秣陵太康二年分秣陵北為建鄴改業為鄴 江寧 太康二年分建鄴置 丹楊 丹陽山多赤柳在西也 于湖 蕪湖 永世 溧陽 溧水所出 江乘 句容 有茅山 湖熟 秣陵

宣城郡 太康二年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三千五百

宛陵 侯相彭澤聚在西南 宣城 陵陽 淮水出東北入江仙人陵陽子明所居 安吳 臨城 石城 涇 春穀 孝武改春為陽 廣德 寧國 懷安 淮南郡 秦置九江郡漢以為淮南國漢武帝置為九江郡武帝改為淮南郡統縣十六戶三萬三千四百 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 西曲陽 平阿 有塗山 歷陽 全椒 阜陵 漢明帝時淪為麻湖 鍾離 故州來邑 合肥 逡遒 陰陵 當塗 古塗山國 東城 烏江

廬江郡 漢置統縣十戶四千二百

陽泉 舒 故國有桐鄉 灊 天柱山在南有祠 皖 尋陽 居巢 殺於此 臨湖 襄安 龍舒 六 故六國 毗陵郡 吳分會稽無錫已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為毗陵郡統縣七戶一萬二千 丹徒 故朱方 曲阿 故陽雲 武進 延陵 毗陵 既陽 無

吳興郡 吳置統縣十戶二萬四千

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 故防風氏國 東遷 於潛 有潛水 故鄣 安吉 原鄉 長城

會稽郡 秦置統縣十戶三萬

山陰 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 上虞 有仇亭舜避丹朱於此地 餘姚 有句餘山在南 句章 鄞 有鮚鯦亭 鄮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東陽郡 吳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

長山 有赤松子廟 永康 烏傷 吳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吳置統縣六戶五千
始新　遂安　黝　歙　海寧　黎陽
臨海郡吳置統縣八戶一萬八千
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橫陽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又更名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統縣七戶四千三百
晉書卷十五　十六
建安　吳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邵武　延平
晉安郡太康三年置統縣八戶四千三百
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侯官　羅江　晉安
温麻
豫章郡漢置統縣十六戶三萬五千
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脩　建昌
吳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吳
宜豐　鍾陵
臨川郡吳置統縣十戶八千五百
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黃
安浦　西寧　新建
鄱陽郡吳置統縣八戶六千一百
廣晉　鄱陽　樂安　餘汗　鄡陽　歷陵　葛陽
晉興
廬陵郡吳置統縣十戶一萬二千二百
西昌　高昌　石陽　巴丘　南野　東昌　遂興
晉書卷十五　十七
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統縣五戶一千四百
贛　雩都　平固　南康　揭陽
吉陽　興平　陽豐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荆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

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避毗諱改為晉陵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澤縣屬尋陽郡愍帝立避帝諱改建鄴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為尹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是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等四縣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一郡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遥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統縣並寄居京邑改陵陽為廣陵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為四縣寄居蕪湖尋又省上黨郡為縣又罷襄城郡為繁昌縣並以屬淮南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為郡後又省上甲縣入彭澤縣舊江州督荆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荆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荆州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為松滋縣弘農郡為弘農縣並屬尋陽郡

○交州按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畧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佗攻越畧取陸梁地遂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漢

初以嶺南三郡及長沙豫章封吳芮為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織為南海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為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州及孫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霍弋遥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戶二萬五千六百

合浦郡 漢置統縣六戶二千

合浦 南平 湯昌 徐聞 毒質 珠官

交阯郡 漢置統縣十四戶一萬二千

龍編 句漏 望海 贏婁 西于 武寧 朱鳶 曲易 交興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

新昌郡 吳置統縣六戶三千

麋泠 婦人徵側為主處馬援平之 嘉寧 吳定 封山 臨西 西道

武平郡 吳置統縣七戶五千

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九真郡 漢置統縣七戶三千

胥浦 移風 湛梧 建初 常樂 扶樂 松原

九德郡 吳置周時越裳氏地統縣八無戶

九德　咸驩　南陵　陽遂　扶苓　曲胥　浦陽

都泛

日南郡 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統縣五戶六百

象林 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為界貢金供稅也 盧容 象郡所居

朱吾　西卷　比景

○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未趙佗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荆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戶四萬三千一百四十

南海郡 秦置統縣六戶九千五百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臨賀郡 吳置統縣六戶二千五百

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興安　富川

始安郡 吳置統縣七戶六千

始安　始陽　平樂　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始興郡 吳置統縣七戶五千

曲江　桂陽　始興　含洭　浈陽　中宿　陽山

蒼梧郡 漢置統縣十二戶七千七百

廣信　端溪　高要　建陵　新寧　猛陵　鄣平

農城　元谿　臨允　都羅　武城　武熙　安廣

鬱林郡 秦置桂郡漢武帝更名統縣九戶六千

布山　柯林　新邑　晉平　始建　鬱平　領方

桂林郡 吳置統縣八戶二千

潭中　武豐　粟平　羊平　龍剛　夾陽　武城

高涼郡 吳置統縣三戶二千

軍騰

高興郡 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

廣化　海安　化平　黃陽　西平

安寧　高涼　思平

寧浦郡 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

寧浦 連道 吳安 昌平 平山

武帝後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凡二十縣為湘州元帝分蠻林立晉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荆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晉書卷十五考證

地理志下零陵郡泠道○道監本誤陽揚州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監本上陵字誤江部

誤郡

會稽郡剡○剡監本作郯誤也剡縣屬會稽若郯縣則屬東海郡矣

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荆州○各本俱脫始安二字今從本志荆州稱武帝平吳後又以始興始安臨賀屬廣州增正之

晉書卷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六

律歷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

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脩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

嘉量斛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已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

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也又有太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皆以十有二律而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而為之齊量焉及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蓋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括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中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述時氣效節物也及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瑣言時有遺記呂不韋春秋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

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三分其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後代之言音律者多宗此說及漢興承秦之弊張蒼首治律歷頗未能詳故孝武帝正樂乃置協律之官雖律呂清濁之體粗正金石高下之音有準然徒共捃採遺存以成一時之制而數猶用五時淮南王安延致儒博亦為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鍾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蔟其數七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極不生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應鍾不比正音故為和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

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呂之徵也景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著於前史則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而始動於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於是參一於丑得三因而九三之與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為黃鍾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為黃鍾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黃鍾之長九寸十二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因黃鍾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起子為黃鍾九寸一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丑三分之一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三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
六

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為陰則得其所衡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罔見通途及元始中王莽輔政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音義使羲和劉歆典領調奏班固漢書採而志之其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自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而左旋八八為位一下終於無射下生中呂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班固採以為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故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撿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歌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則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各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為能傳崇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竟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漢末紛亂亡失雅樂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於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

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歌凡絃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最等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聲均

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制為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勗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為樂不和辭太樂東箱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知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黃鍾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大樂郎劉秀鄧昊等依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為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

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
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
宮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
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
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
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
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
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
無射作二尺八寸四分四氂者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
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
典於制為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
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劉歆班固撰律歷
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
絕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為者依按古典及今
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
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
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
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
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
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
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
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
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
無射作二尺八寸四分四氂者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
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
典於制為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
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劉歆班固撰律歷
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
絕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為者依按古典及今
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
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

如視笛之孔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

四氂有奇正聲調法以黃鍾為宮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正聲調法黃鍾為宮第一孔也應鍾為變宮第二孔也南呂為羽第三孔也林鍾為徵第四孔也蕤賓為變徵第五附孔也姑洗為角笛體中聲太蔟為商笛在角後出孔也商聲濁以商當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濁也此章記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黃鍾為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之長而為孔則得之宮聲者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為孔則得商之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而為孔則得之宮聲者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

為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令為下徵之徵也姑洗為羽笛體中翕聲本正之羽蕤賓為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為下徵之調孔轉下轉濁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即是笛體中翕聲於正聲為角於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為宛轉謠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為商正也林鍾為角非正也南呂為變徵非正也應鍾為徵正也黃鍾為羽非正也太蔟為變宮非正也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於商下者墨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應律為孔則得變宮之聲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角也宮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法度齊必不得也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也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者也伏孔所以便用事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者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其度以近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也

三麋有奇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

有奇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蕤賓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

一麋有奇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夾鍾長三尺九寸九分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有奇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有奇

中呂之笛正聲應中呂下徵應林鍾長三尺三寸三分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三分

有奇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

六麋有奇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有奇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有奇

中呂之笛正聲應中呂下徵應林鍾長三尺三寸三分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

七麋有奇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三分

有奇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有奇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

六麋有奇

五音十二律

土音宮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鍾之宮

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次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徵亂則哀其事勤也

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商亂則詖其官壞也

律最長也

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羽亂則危其財匱也

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角亂則憂其人怨也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十一月律中黃鍾律之始也長九寸仲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揚六氣九德也班固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十二月律中大呂司馬遷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季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助宣物也三分益一上生夷則

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正月律中太蔟未上生之律長八寸孟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賛陽出滯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二月律中夾鍾酉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仲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出四隙之細也三分益一上生無射

一上生無射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三月律中姑洗酉上生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四月律中中呂亥下生之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中氣也

五月律中蕤賓亥上生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安靜人神獻酬交酢也

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六月律中林鍾丑下生之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七月律中夷則丑上生之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詠歌九則平

百姓而無貳也三分損一下生夾鍾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八月律中南呂卯下生之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秀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布掊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三分損一下生中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十月律中應鍾巳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鍾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品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泠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沉伏黜散越假之為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恒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也律生於辰謂子為黃鍾丑為大呂之屬也聲以情質質情也各以其行本情為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灰除是故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房中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莩為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穀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

審度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彊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史臣按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冥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

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勗尺勗尺短四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勗新尺得一尺四分七氂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氂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氂即荀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元帝後江東所用尺比荀勗尺一尺六分二氂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

荀勗尺一尺五分荀勗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準

嘉量

周禮栗氏為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四豆為區

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鬴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斛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氂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抄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于漢志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氂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氂徑一尺三寸六分八氂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衡權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絫錘錙鎰鈞鍰溢之因歷代參差漢志言衡權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其詳未聞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

晉書卷十六考證

律歷志上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同監本誤司今從周禮春官改正

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後漢律歷志注均長七尺讀為韻古無韻字均即韻也

猶宜儀形古者○臣龍官按形當作型者當作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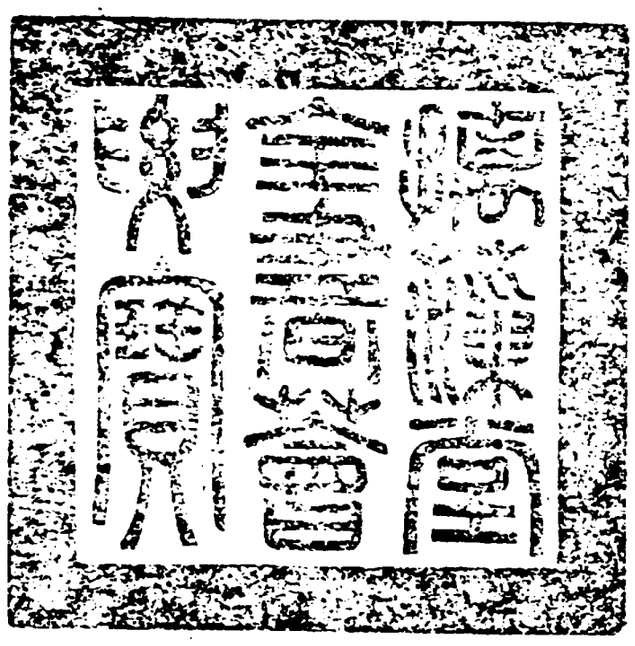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五第九頁前七行厥為一縣西平氏為一縣平氏為一縣氏又訛氏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夫夷刊本夫訛天今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刊本立訛為據監本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並寄居京邑刊本並訛并據毛本監本改

卷十六第二十四頁前五行此尺者刊本尺訛八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十六 史部
晉書卷十七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志第七
律歷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

朗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啟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機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為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脩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疎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為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為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大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十為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為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太初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為疏復為三統章和中改為四分以

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平中劉洪改為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於兩儀郭閏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閏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巳丑又為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為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真莫不聞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強於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為加辛強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為近黃初二辰半為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景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強為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西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強乾象先天一辰遠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景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強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為近黃初後天六辰遠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黃初以丙午月加酉強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於課

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
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為奇辭不能改故
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疎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
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
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子亥晨見
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
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二日壬申伏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辰見
乾象十一月十五日己巳見先七日
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
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
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
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
黃初六月二十二日乙卯伏先二十三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見
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
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

乾象同壬申伏
黃初己下十月八日戊辰伏先四日
水以三年十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
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
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
黃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後三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
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
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
二歷同以十二日壬申見俱先十六日
凡四星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黃初五近一中

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為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遠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為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吳亡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泰始歷楊偉推五星尤疎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故先列之云

乾象歷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

十八年

乾法千一百七十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紀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通數四十一

日法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歲三千九十

章歲十九

没法百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

會歲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四十五

會率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日萬一千四十五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滿乾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者入内紀甲子年也滿法去之入外紀甲午年也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為定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以通法乘定積月為假積日滿日法為定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為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

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小餘六百八十四以上其月大

推冬至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之命以紀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求二十四氣

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命如法

推閏月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為一月不盡半法已上亦一有進退以無中月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半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為日

推没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為積没有餘加盡積為一以會通乘之滿没法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命以紀算外冬至後没日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滿其法從大餘無分為減

推日度

以紀法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即天正夜半日所在

求次日加一度經斗除分分少損一度為紀法加焉

推月度

以月周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為度不盡為分命如上則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大月又加一

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滿法得一度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會數為大分不盡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會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滿會數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後度經斗除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又七半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為昏分

推月蝕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會歲去之其餘年以會率乘之如會歲為積蝕有餘加積一會月乘之如會率為積月不盡為月餘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月為積閏以減積月餘以歲中去之不盡數起天正

求次蝕加五月月餘千六百三十五滿會率得一月以望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得土用事日也加大餘十八小

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復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金水放此

推加時

以十二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度辰數從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餘

推漏刻

以百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課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未盡以所近言之推有進退進加退減所得也進退有差起分度後二率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

月行三道術

月行遲疾周進有恒會數從天地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為過周分以從周天月周除之歷日數也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以衰減加月行率為日轉度分衰小周乘通法如通數而一以歷周減焉為朔行分也

日轉度分	列衰	盈縮積	月行分	損益率
一日十四度十分	一退減	盈初	三百七十六	益二十二
二日十四度九分	二退減	盈二十二	二百七十五	益二十二
三日十四度七分	三退減	盈四十三	二百七十三	益十九
四日十四度四分	四退減	盈六十三	二百七十	益十六
五日十四度八分	四退減	盈七十八	二百六十六	益十二
六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退減	盈九十	二百六十二	益八
七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退減	盈九十八	二百五十八	益四

八日十三度七分　四退減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四
九日十三度三分　四退減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
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三退減　損八
盈九十八　二百四十六
十一日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損十一
盈九十　二百四十三
十二日十二度七分　三退加　損十五
盈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十三日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損十八
盈六十四　二百四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損二十
盈三十六　二百三十四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二退加　損二十一
盈二十六　三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六分　二退減　損不足及減五為益盈有五謂益而損縮初二十故不足
縮十五　二百三十六
十七日十二度八分　三退減　益十八
縮三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八日十二度十一分　四進減　益十五
縮四十八　三百四十三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三進減　益十一
縮六十七　二百五十
二十日十三度十八分　四進減　益八
縮五十九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四進減　益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八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五分四進加
縮六十七　二百六十二　損八
二十五日十四度　四進加
縮五十九　二百六十六　損十三
二十六日十四度四分三進加
縮三十七　二百七十　損十六
二十七日十四度七分三大周日三歷初進加
縮十二　二百七十三　損十九
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進加
縮十二　二百七十五　損二十一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萬五千三十九
歷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一千八百一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歷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滿通數四十一從大分大分滿歷周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不盡為日餘日餘命竿外所求合朔入歷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二百三十三分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餘二千八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
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滿二十七日去之餘如周分不足除減一日加周虛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所入歷盈縮稱以通周乘之為實令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以損益實為加時盈縮也章歲減月行分乘周半為差法以除之所得盈減縮加大小餘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時在前後日弦望進退大餘為定小餘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為盈縮大小以盈減縮加本日月所在盈不足以紀法進退度為日月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歷

以周半乘朔小餘如通數而一以減入歷日餘餘不足加周法而減焉却一日却得周日加其分即得夜半入歷

求次日轉一日因日餘到二十七日日餘滿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滿直之加周虛於餘餘皆次日入歷日餘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歷日餘乘損益率如周法得一不盡為餘以損益盈縮積餘無所損破全為法損之為夜半盈縮也滿章歲為度不盡為分通數乘分及餘餘如周法從分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為變損日益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歷竟損不足反減為入次歷減加餘如上數

以入歷日餘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盡為餘即各知其日變衰也

求次歷

以周虛乘列衰如周法為常數歷竟輒以加率衰滿列衰去之轉為次歷率衰也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退減歷日轉分分盈不足章歲出入度也通數乘分及餘而日轉加夜定度為次日也竟歷不直周日減餘千三十八乃以通數乘之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歷變衰轉求如前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為變損日益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歷竟損不足反減為入次歷減加餘如上數

以歷月行分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分以減月

行分為昏分分如章歲為度以通數乘分以昏後以明加夜半定度餘分半法以上成不滿廢之

求月行遲疾

月經四表出入三道交錯分天以月率除之為歷之日周天乘朔望合如會月而一朔合分也通數乘合數餘如會數而一退分也以從月周為日進分會數而一為差率也

陰陽歷　衰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一減	益十七	初
二日	二減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三減	益十五	三十七
四日	四減	益十二	三十八
五日	四減	益八	六十
六日	三減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三減減不足反損為加謂益有一當加減三為不足	益一過極損之謂月行半周度已過極則當損之	七十二
八日	四加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四加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三加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二加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一加	損十五	三十二
十三日 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徵分千七百五十二	此為後限一加歷初大分日	損十六	大二十七

分日五千二百而三　少加小者　損十六　大十一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歷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徵分九百一十四

徵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陰陽歷

以會月去上元積月餘以朔合分定徵分各乘之徵分滿其法從合分合分滿周天去之其餘不滿歷周者為入陽歷餘去之餘為入陰歷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

所求月合朔入歷不盡為日餘
求次月
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
日滿十三去之除餘如分日陰陽歷竟互入端入歷在
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
求朔望定數
各置入遲疾歷盈縮大小分會數乘小分為微盈減縮
加陰陽日餘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
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數為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歷
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歷日餘不足
加月周而減之却得分日加其分以會數約微分為小
分即朔日夜半入歷日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從會
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歷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
為入歷初也不滿分日者直之加餘二千七百二小分
三十一為入次歷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入遲疾歷夜半盈縮及餘餘滿半為小分以
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日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
也以定日餘乘損益蕪數為夜半定數也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以減損益
率為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為昏明定數
求月去極度
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為度其餘三日而一
為少不盡一為強二少弱也所得為月去黃道度也其
陽歷以加日所在黃道歷去極度陰歷以減之則月去
極度強正弱負強弱相并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其相減
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二強進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
十八
己丑　戊寅　丁卯　景辰　乙巳

甲午　癸未　壬申　辛酉　庚戌
己亥　戊子　丁丑　景寅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終日與天度相約為日率章歲乘周為月法章月乘日為月分分如法為月數通數乘月法日度法也升分乘周率為升分（日度法用紀法乘同率故此同以分乘之）

五星朔大餘小餘（以通法各乘月數日法各除之為大餘不盡為小餘以六十去大餘之則皆是）

五星入月日日餘（各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朔小餘并之會數約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生度數度餘（減多為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為度餘過周天法之及十分）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會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升分一百四十五

木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二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四十六

朔虛分一百五十

升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
周率二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　景初十三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升分四十九萬四千二十五
度數四十八　景初五十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六
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萬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二十四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虛分九百二十三
升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五
度數十二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

周率九千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六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升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十

度數二百九十二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六百三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升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積合不盡為合餘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合餘減周率為度分金水積合奇為晨耦為夕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滿合月法從月不盡為月餘以紀月去積月餘為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也

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以會數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為日餘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為餘命度以牛前五起右求星合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月數以月餘加月餘滿合月法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滿歲中即合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為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合朔日

以朔大小餘加合月大小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術

以入月日日餘加合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減一日後小餘滿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也

求後度

以度度加度餘加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為餘命度以

木伏三十二日

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

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百四十三日

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見行一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度

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

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三十五日

伏行三度

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行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東方八十二日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東方日度加西伏十日退八度

水晨伏三十三日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東方

五星歷步

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今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餘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

分如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經升除分以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凡言如盈約滿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除也

木晨與日合順伏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而順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四十三度二百五十六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三十五分之三百八十七日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前

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土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三十五分之三百八十七日半行七度半留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三分八十七日逆行七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與日合也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分金晨與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順遲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五度九十一日行一百六度更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度行星五十度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而與日合二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亦如之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六十度四十六分之三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分而夕伏西方逆遲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六分行星亦如之水晨與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水夕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遲九日退七度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

萬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

晉書卷十七

晉書卷十七考證

律歷志中臾區占星氣○臾監本誤車今從史記封禪書改正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見注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監本二十六日誤作二十五日二十一日誤作二十八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巳酉晨伏注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監本十五日誤十三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亥夕見注黃初五月十七日庚戌見○庚戌監本誤作庚辰臣永祚按正文十八日為辛亥則十七日自為庚戌非庚辰也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注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監本誤作十月今補正

章月二百四十五○臣永祚按太初三統法章月俱為二百三十五茲列為二百四十五疑有誤字

十三日注徵分十七百五十二○臣龍官按徵似當作

微下文同

在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臣龍官按後限下脫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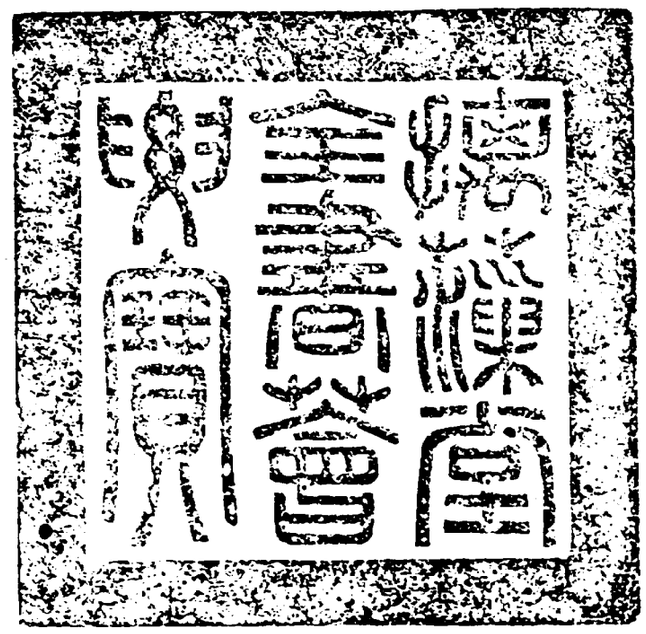
會數乘小分為徵盈減縮○臣龍官按徵下脫分字

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宋書此句上有求次日加四字另作一條

以半前五起右求星合○五字下疑脫度字

謹案第十三頁前七行無分為減南監本毛本減俱作減毛本此句下有小注云為一作無

第四十頁後三行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刊本六千訛九千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思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八

律歷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愆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飭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鍾之月為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踰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以為昔在往代則法日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歷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歷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止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為歷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四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没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八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日不盡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

推朔積月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為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日蝕望者定小餘如在中節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數限數以下者算上為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間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不足減者加通周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

紀法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
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
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
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
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	千	二	百	四	十	二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	千	二	百	五	十	四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	千	二	百	一	十	三
	間限	千	二	百	四	十	八		間限	千	二	百	四	十	五		間限	千	二	百	四	十	四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	千	二	百	一	十	三	立春正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七	十	二	雨水正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二	十	九
	間限	千	一	百	九	十	二		間限	千	一	百	四	十	七		間限	千	一	百	五	十	七
驚蟄二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六	十	七	春分二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清明三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間限	千	一	百	四	十	六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穀雨三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四	立夏四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小滿四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芒種五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夏至五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小暑六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大暑六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立秋七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處暑七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七
白露八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秋分八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寒露九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霜降九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立冬十月節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小雪十月中	限數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間限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推没滅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没分乘

之以没法除之所得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没日也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没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為滅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即坎卦用事日也

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即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不盡為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進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不盡為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三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夜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

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四十四滿數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為昏分各以分如夜半如法為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以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度分也朔望去交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前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滿在裏裏滿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裏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先月蝕後交會者看蝕月朔在裏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分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分也餘皆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度分也朔望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而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

虧蝕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為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
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盈初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二百八十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二百十七
三日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二百九十二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二百七十四
四日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二百六十六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二百五十九
五日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二百五十二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二百四十四
六日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二百三十六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二十九
七日十三度七分　損一　二百二十二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二百十四
八日十三度一分　損六　二百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一百九十八
九日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一百九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一百八十二
十日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一百七十四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一百六十七
十一日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一百六十
盈積分三十五萬一千四十二　一百五十三
十二日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一百四十六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一百三十九
十三日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二　一百三十二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一百二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一百十九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一百十二
十五日十二度一分　損二十六　一百五
盈積分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百四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益二十一　二百三十三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七分益十九　二百三十五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十七日十二度九分益十七　二百三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益十四　二百四十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益十一　二百四十二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益八　二百四十四

縮積分四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

二十一日十二度三分益四　二百四十六

縮積分三十一萬三百二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二度七分損一　二百五十二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二分損五　二百五十三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損十一　二百五十五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損十七　二百五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三十

二十六日十四度十一分損二十三　二百五十九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一分損二十四　二百六十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

周日十四度十三有小分六百二十六損二十五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二百六十一

縮積分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六十二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歷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得一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歷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推合朔交會月餘定大小餘以歷日餘乘所入歷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為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歷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大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為日加時入歷在周日者以周日餘乘縮積分為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歷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為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月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本小餘如上法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為半弱以之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以之并半為半強并太為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強弱也其月餘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日以上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為一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日行在度　黃道去極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亢二少強　氐七強　房四十五分八　心半　尾七半弱

冬至十一月中斗二十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三寸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婁半強　胃一太強　昴二分　畢五少弱

小寒十二月節女二　百一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八　五十四分二　斗十一弱　五十二分二　六十分五　斗六半

大寒十二月中虛半強　百一十一太強　丈一尺　四十六分八　心半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少弱

立春正月節危十太弱　百一十太強　丈一尺　四十分八　心半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少弱

雨水正月中室八太弱　百一強　丈一尺　五十分八　心半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少弱

驚蟄二月節壁八強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分五　六十分五　斗六半　七尺九寸分五　五十八分三　斗二十一半　七十七太強　三尺二寸　張十七

春分二月中奎十四少強　八十九少強　五尺二寸分五　五十五分八　斗十一弱　五十分八　四十四分二　鬼四　四十一分七　星四太　四尺一寸分五　八十三少弱　三尺二寸　張十七

清明三月節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分五　四十一分七　星四太　三十九分五　六十五分　斗六半　七十七太強　三尺二寸　張十七

穀雨三月中昴二大　七十七太強　三尺二寸　三十九分五　六十五分　斗六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分五　四十一分七　星四太

立夏四月節　畢七　六十二分四　女十少弱　危太弱　六十四分九　夏至五月中　井二十五半弱　六十五　六十五分一　室十二强　小暑六月節　柳三太弱　六十四分七　奎二太强　大暑六月中　星四强　七十二尺

七十三少强　二尺五寸二分　小滿四月中　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　芒種五月節　井少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分九　三十五分一　亢五太　三十五分　氐十二少弱　尺五寸　六十五分三　尾一太强　尺七寸

六十三分八　三十六分二　婁三太　立秋七月節　張十二少　七十三半强　六十二分二　三十七分八　胃九太强　處暑七月中　翼九半　七十八半强　六十三分二　三十九分八　斗十少　三尺三寸三分　箕九太强　二尺五寸五分　尾十五半强

鬼三强少　霜降九月中氐十四少强　百二少强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太
星三太　立冬十月節尾四半强　百七少强　丈八寸二分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强
張十五太　小雪十月中箕一太强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分　室三半弱
翼十五太　大雪十一月節斗六　百一十三太强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强
翼十五太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星以日所在為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為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為强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于星紀發自星紀並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為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為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為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為合月分如合月法為合月之餘為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為大餘以六十去大餘為星合朔大餘之餘為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朔通法約之為入月日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為朔虛分以歷斗分乘合數為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

數減歲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
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
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也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一十三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一十五
日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一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二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一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三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五百三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一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一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一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五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一千二十四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三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一
朔虛分二千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者星合往年無所得不盡名為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二者合前往年得一者星合往年無所得

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為度分金水積合偶為晨奇為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滿法從月為積月不盡為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箕外所入紀也餘為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為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為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箕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命以所入紀箕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日餘命日以朔箕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度不盡為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箕外星所合度也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為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

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以入月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
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
二千四百九十一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
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數及分如前合宿
次命之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
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
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
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
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
復留二十七日後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
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分行
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
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
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
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
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
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
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

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
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七
分之一百二日半而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
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
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
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
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

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
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
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
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
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
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
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三日十九萬四千九十分
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
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六十一
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
日行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
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

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
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分
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
疾一日退二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
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
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
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

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十八日行五星歷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金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餘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斗歷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為度法三十七為斗分推甲子為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餘以浮說名為正歷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憊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

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而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箕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等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

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彊弱彊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又幷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歷名	得失	蝕數
乾度歷	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	
春秋大凡七百七十九日	三百九十三經三百八十六傳其四十七日蝕三甲乙	
黃帝歷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蝕
顓頊歷得五百九日		八蝕
夏歷得五百三十六日		十四蝕
眞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蝕
殷歷得五百三日		十三蝕
周歷得五百六日		十三蝕
眞周歷得四百八十五日		一蝕
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		十三蝕
三統歷得四百八十四日		一蝕
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		七蝕

泰始歷得五百一十日　十九蝕
乾度歷得五百三十八日　十九蝕
今長歷得七百三十六日　三十日蝕失三十三日經傳誤　四日蝕三無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為真夏真周歷也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王朔之造通歷以甲子為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三百五為斗分因其上元為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畧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節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案歆歷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歷失天而為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此宼

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為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歷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麤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麤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迺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已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

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

通數十七萬九千四十四

日法六千六十三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氣分萬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萬九百四十五

紀月三萬三百一十五

沒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沒法六百三十三　斗分六百五

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　一名紀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歲十九
章閏七
歲中十二
會數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
凡四十七會分盡三歲
氣中十二
甲子紀　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紀　交差六千三百四十七
甲辰紀　交差三千一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周天八十萬五千二百二十
會歲八百九十三
會月萬一千四十五
日分法二千五百
章數一百二十七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閏大分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
歷周四十萬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會分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差分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三
小分法二千二百九
入交限一萬一百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紀　差率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紀　差率五萬八千二百四十一
甲辰紀　差率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萬七千六百三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三
周虛二千七百一

五星約法

據出見以為正不繫於元本然則筭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爰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為歷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步日於黃道駮前儒之失並得其中矣

晉書卷十八考證

律歷志下章月二百四十五〇四十五宋書作三十五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〇一十宋書作二十甲戌紀第二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七〇監本脫六十七三字今補入甲午紀第四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〇三十九宋書作四十九又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〇七宋書作九甲辰紀第五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〇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八〇十萬甲寅紀第六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〇十萬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〇臣永祚按小餘係二千一百四十九茲云二千四百一十九疑字有誤

小寒十二月節注限數千二百四十五〇臣龍官按此

書小寒及下文立春驚蟄春分大暑霜降立冬注中數目俱與宋書小異

雨水注正月中室八太弱○太弱宋本作太強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五十五宋書作五十三又下文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四十一宋書作三十一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宋書無六十九三字

餘滿日度法得一從金命之○金應作全

晉書卷十八考證

謹案第九頁後三行秋分八月中下雙行間限于五十一南監本毛本無一字

第十頁前五行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刊本木訛本今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心半諸本半字俱大書按諸條星度下之字俱屬偏注此半字亦應畫一今改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小滿四月中刊本中訛節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行星度二百九十三刊本三訛二據諸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分北監本毛本作三十二分南監本作二十二分

第三十四頁後八行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考南北監本毛本俱無九百字

第四十三頁後八行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

十毛本無十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泰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八 史部

晉書卷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九

禮上

夫人合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

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暗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禮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

世屬雕墻時逢粃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孚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茅不翦曰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

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粲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

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哩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

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求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

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海四瀆五湖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漢後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

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烝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復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祀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

變草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藨秸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

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

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堦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守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

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藉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王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

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藉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脩答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毛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脩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丙戊日祠風伯於戊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惟天子耕藉藩鎮關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牝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耤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耤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耤田有制而蠶禮不脩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耤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騾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大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耤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耤田秋而

報之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爲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大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大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大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大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爲羣姓而祀也大社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覆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

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詰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據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

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
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
制其後執事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
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
以血祭社稷則大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
軍旅宜孚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
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
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

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大社詩書所稱
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
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
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
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
立二社一稷其大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
大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
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

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
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
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
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
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執摯虞決疑曰凡
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
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

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劒立
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
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禓祝史陳辭以責
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
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卲在坐曰梓慎稱
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
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

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曰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勑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爲不得禮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愼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書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

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孽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體同大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與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戶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竈及生炙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逐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洛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祠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禁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駢幣祠禮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畧之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

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

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
武帝泰始二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
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二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
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
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
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
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
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
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
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
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
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
政擊虞以爲按虞書皐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
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
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
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
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
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
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
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
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
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改仲夏
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
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荏

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浮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祇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太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草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禘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

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
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
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
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巳未有司又奏文
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廢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
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

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
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
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
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
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
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
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
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
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
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
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
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
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
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
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

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王廟晉又異魏也六
年因廟陷當改脩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建自
宜如禮詔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
廢於情爲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
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
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
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
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

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後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二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其事以應九世之識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

亦非禮今京兆還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王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階同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

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
園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
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
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
創基之主宜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
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
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
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
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
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
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
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
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
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關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
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
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
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
與郊祀常祀同周四王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
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
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
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
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
可崇而脩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
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
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
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
也諸主既入廟設脯臨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
脯臨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
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
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
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秦始之初虛太祖
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

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曰府君當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為遠祧而禘饗永絶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為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諡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絶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推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三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晉書卷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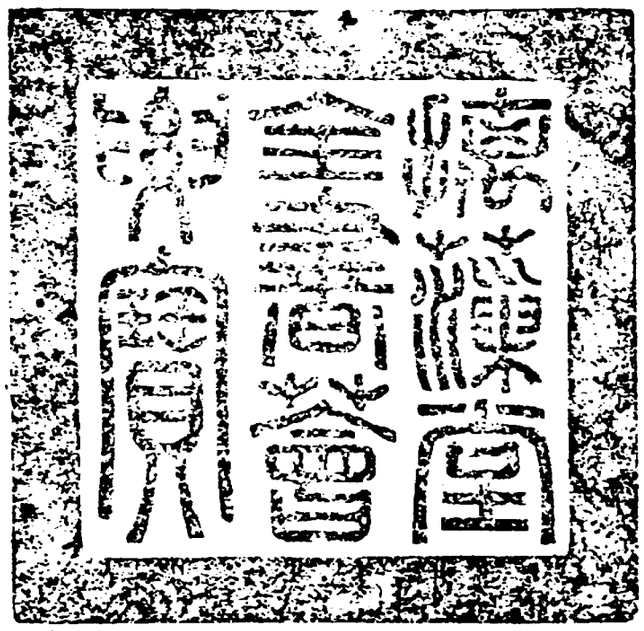
禮志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陽字下監本脫月字今從宋本增正

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郊監本誤作齊

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禮祭禁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監本脫禁字今增正

宜思其變別築一室○別監本作則今從宋本

謹案第十四頁後五行躬稼穡之艱難刊本穡訛牆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十九 史部

晉書卷二十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為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幾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為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勑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幾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剥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焚焚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及悲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

國詔曰孤梵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譲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事乎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於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之禮令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恭議宜如前奏詔曰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輅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緇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繟帷屏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祭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汚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迺許文明皇后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繟

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為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欽有
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虨等四
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為父子則哀帝應為帝嗣衛軍
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
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
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
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
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
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
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
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
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
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暮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
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
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
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
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
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
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
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
直擎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
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暮取閏乃二十
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
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
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恭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
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
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
越暮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暮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
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
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

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
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
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来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
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
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
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
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録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

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為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
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
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
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
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
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
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
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
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
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
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
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
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

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
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
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
謂天子絶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
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
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
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
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

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来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来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慶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

容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祭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涯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

譏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衰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期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

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於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王帛之謂也

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乎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獻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內外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暮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暮霧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改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猶居其

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與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絶暮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道尊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令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

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臺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無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哀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道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

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言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来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絶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疎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

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来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絰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来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

馬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脩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為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肇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庾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太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来各申私情更相擬議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頹俗宜被革正輒內外恭詳請宜聽旨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請為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諸侯皆為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為大臣制服無聞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姊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

內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為屠蒯所譏如遠所答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大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一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為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葬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為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葬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闕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襃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預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為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
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奉大行皇后陵所
作凶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
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
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
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
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
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
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
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
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
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

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
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
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
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
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
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
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
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
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
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於是遂止以為永
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
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
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
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

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
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
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
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
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為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悝本居長沙有妻
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
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當追成
服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
為害於道議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地絕又無
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
服段暢秦秀駱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為常事
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
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暮為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
為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妒忌而已故
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
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
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秦秀議二
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
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
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
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
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
以釐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
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
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
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
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
山雄燕侍郎著作陳壽以為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
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令各存者則
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

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以在南為邦族於北為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令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来今地既通何為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来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以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疎之義可得以為妻乎大司馬驁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為後王法也且既已為嫡後服復云為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偽薄之

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絶遠聞喪問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曽無悋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絶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絶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絶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

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為文章草下太常報梁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匙與前妻終始永絶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匙二妻並以絶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匙之事有為為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無

等級之差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来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絶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遵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令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盖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毋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毋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毋丘氏別舍而不告絶及毋丘氏卒正舒求衿葵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線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為服君子以為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妻後又娶景匿不説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

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為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吕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鸞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鸞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鸞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温嶠不拜以未得改葬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為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内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温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為誠宜如明

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令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為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生離吉凶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絶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絶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訖為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訖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訖訖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訖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訖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絶於訖始不見絶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訖之妻為訖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礿祠烝嘗未有不以前母為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訖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訖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訖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

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閒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来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諡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諡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諡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王同不可聽宜諡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諡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吉也故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詵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諡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諡景不相當耳宜諡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諡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没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秦漢以来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

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冢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詔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息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晉書卷二十

謹案第二十三頁後一行請為告書如左刊本請訛謂據北監本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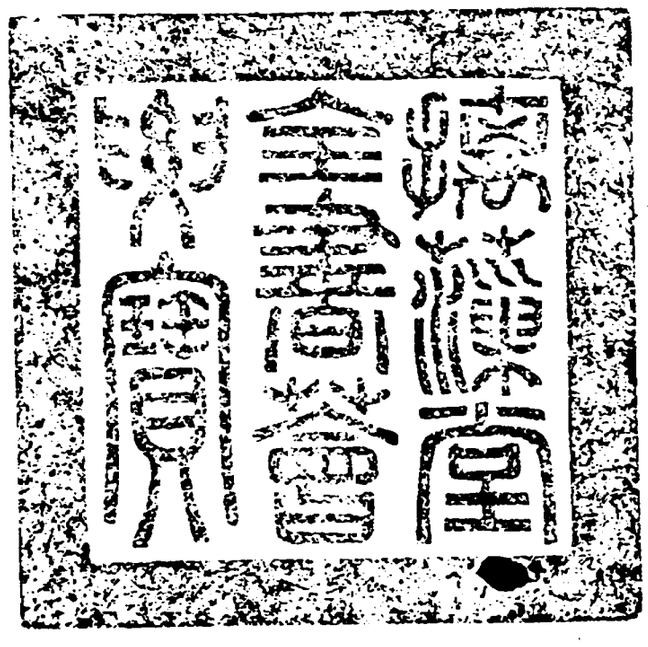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君於卿大夫之喪諸本俱訛葬據戴記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執虞刊本訛作虞執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二行誠以人理應絶故也刊本應訛廣據諸本改

第三十四頁後七行而以常禮處之也刊本南北監本俱無常字據毛本增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荀顗刊本顗訛頭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 史部

晉書卷二十一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一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贊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

請罷退鍾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泰且為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贊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眚或賜穀帛存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

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青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意未著萬幾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衡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辯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昔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昷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擊虡以爲觀禮諸侯觀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文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它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極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于聖躬所以殊成

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伐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通寇雖殄外則障塞有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紀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整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遐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通寇雖殄外則障塞有

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户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道以康庶績且俟它年無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勞何足以告成方望君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興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

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伐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子父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母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悦以爲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貴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

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爲塋域制度具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庾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覿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壼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襆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戲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襆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勱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毓云勱爲祭主而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

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縶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縶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暮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弓射生牲以薦麋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

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令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

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酬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

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醴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又廟見也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

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帝

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

璋官為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

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

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典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旋頭殿中御史奉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旋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旗旋頭罕罩並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旋頭罕罩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

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書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寵從僉曰貞吉敬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憚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儉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寵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

篚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令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敢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

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令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

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令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言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

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武帝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為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崇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射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

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簒位三日會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

晉書卷二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二

樂志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馬農瑟羲琴倕鐘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黄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黄鍾天貺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豔興災平王逢

亂禮廢親踈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烟火埽地無遺漢祖提劒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壁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黄門之樂者則所

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鞮摠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斁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維新前音不改秦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減曲臺宣榭咸變汚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閶闔

陽六爲律謂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謂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

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為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為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為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為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為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為酉酉者縮也謂時物皆縮縮也九月之辰謂為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為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為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為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為名也十一月之管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為蕤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為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為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一月之管名為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氣方大陰氣助也十二月之管名為應鍾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為南呂南者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為林鍾林者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為仲呂呂者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為夾鍾夾者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睆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

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正月之管謂為太蔟蔟者蔟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蔟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為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

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尊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祗事上靈　常于時假　迄用有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　其命維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玉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子之　祐享有晉　肇庶戴之　畏天之威　敬授人時　玉顯丕承　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脩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祗事上皇　祗事上皇　百福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惟饗惟饗　受天之祜　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蘊朱火　燎芳薪　紫烟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敬德馨　祚有晉　暨羣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同歡　娛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潔齊　並芬芳　烹粢牲　享玉觴　神悅饗　歆禮祀　祐大晉　降繁祉　胙京邑　廣四海　保天年　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　瘞皇祇　衆神感　羣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祇之出　藹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毋　祇之來　遺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衆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祇之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八變　聲教敷　物咸亨　祇是娛　齊既潔　侍者肅　玉觴進　咸穆穆　饗嘉泰

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饗　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　日監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饗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祜　赫赫太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明戾止　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予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予烝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支克昌　資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龔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　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祇惟畏　纂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宣之緒　耆定厥功　登此雋乂　糾彼羣凶　業業

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　允文文皇　聰明叡智　聖敬神武　萬幾莫綜　皇斯清之　蚩氓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勳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常　享祀時序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罇既奠　清酤既載　亦有和羹　薦羞斯備　蒸蒸永慕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鐘鼓振　管絃理　舞開元　歌永始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臣工濟濟　小大咸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鐘　舞衆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或六言或七言或八言或九言或十言或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或六言或七言或八言或九言或十言或十三篇

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曜宸極　鐘鼓振太清　百辟朝三朝　彧彧明儀形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祚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羣

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贊　崇此禮容　豐蓋
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　福禄咸攸同
樂哉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
成　年豐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
明　股肱忠　澍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凰翔　醴泉湧　流
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祚聖皇　承天
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　鳳皇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乘　奄
有八荒　化育黎烝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
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奕奕萬嗣　明明
顯融　高朗令終　保茲永祚　與天比崇
聖皇君四海　順人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泰始開
洪基　明曜參日月　功化侔四時　宇宙清且泰
黎庶咸雍熙　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摠
齊璇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
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均　擬陶均　垂
惠潤　皇皇羣賢　峨峨英雋　德化宣　芬芳播來
肩　播來肩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　皇極闢四門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豐豐翼翼　樂不及
荒　飢不遑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崑崙　上層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
五星　揚虹蜺　建纛旌　披慶雲　蔭繁榮　覽八
極　遊天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時　曜三光
張帝紀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方　納九夷　朝闔闔　宴紫微　建
五旗　羅鍾簴　列四懸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旌
羽　縱八佾　巴渝舞　詠雅頌　和律吕　于胥樂
樂聖主

化蕩蕩　清風泄　摠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掃四裔　光緝熙　美聖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惟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監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俊　誕應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奕世　垂慶洪胄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祐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勗

践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　我皇茂而嵩　本支奮百世　休祚鍾聖躬

煌煌七曜　重明交暢　我有嘉賓　是應是貺　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　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謖謖濟濟　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　頒以位敘　或庭或陛　登儐台叟　亦有兄弟　胥子陪寮　憲茲度楷　觀頤養正　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　大業是維　今我聖皇　焜燿前暉　奕世重規　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　時罔有違　陟禹之跡　莫不來威　天被顯禄　福履是綏

赫矣太祖　克廣明德　廓開宇宙　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　民無瑕慝　創業垂統　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　時維帝景　夷險平亂　威而不猛　御衡不迷　皇塗煥景　七德咸宣　其寧惟永

猗歟盛歟　先皇聖文　則天作孚　大哉為君　慎徽五典　帝載是勤　文武發揮　茂建嘉勳　脩己濟治　民用寧殷　懷遠燭幽　玄教氤氳　善世不伐　服事三分　德博化隆　道冒無垠

隆化洋洋　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　越惟聖王　龍

飛革運　臨憲八荒　叡喆欽明　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維何　撫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藩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衛既琢　陳留山陽　有賓有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祐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維人　王綱允勅　君子來朝　言觀其極　虞虞大君　民之攸暨　信理天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既睦　庶邦順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隆貴　敷奏讜言　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羣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問不墜

既宴既喜　翕是萬邦　謝是禮儀卒度　物其有容　晢晢厥猷　克諧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　六合同塵　往我祖宣　威靜殊鄰　首定荊楚　遂平燕秦　亹亹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乾順民　靈瑞告符　休徵響震　天地弗違　以和神人　既禽庸蜀　吳會是賓　肅慎率職　楛矢來陳　韓濊進樂　宮徵清鈞　西旅獻褭　扶南效珍　蠻裔重譯　玄菌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愔愔嘉會　有聞無聲　清酤既奠　籩豆既升　禮充樂備　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　酬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　四氣回周　節慶代序　萬國同休　庶幾萬邦　我后宴喜　令問不隆

既宴既喜　翕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其有容　晢晢厥猷　奉壽升朝　我有壽禮　式宴百僚　繁肴旨酒泉渟　笙鏞和奏　磬管流聲　上隆其

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訓之德音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豐豐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昃經覽無方聽
朝有暇延命衆臣冠蓋雲集罇俎星陳肴烝
多品八珍代變羽爵無算究樂極宴歌者流
聲舞者投袂動容有節絲竹並設宣揚四體
繁手趣摯懽足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
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
羣生號穹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
以律臧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疎逖思自親
單謬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
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張華

獯狁背天德搆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
皇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鞠弩
赴節如發機嚴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戈陵
勁敵武步蹈橫屍鯨鯢皆授首北土永清夷
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
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 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字萬邦內訓隆
壺闈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
正位理厥機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祇螽斯弘
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
遺榮叅日月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 張華

族燕明禮順餕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
他人本支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

天覆弘且仁　降禮崇親戚　旁施協族姻　式宴盡酣娛　飲御備羞珍　和樂既宣洽　上下同懽欣

德教加四海　敦睦被無垠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摠章鼓吹清商施用最遂典知樂事啟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之所作云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最暗解時阮咸妙達音律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荀最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永世彌崇

軌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大豫舞歌　張華

正德舞歌　張華

曰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掘王　弘濟區夏　陶甄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　風德永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軼武超濩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太和宣洽　通於幽冥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璇璣　羣生屬命　奄有庶邦　慎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永世彌崇

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最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最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最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最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脩正鐘聲會最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脩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閭中范因率賓人以從帝爲

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閻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鋭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閻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摠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晉書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十一頁前二行令陛下功高皇王德無與二刊本脱王字及與字據毛本增

第十八頁後一行太康四年六年按毛本小注云一無六年二字

卷二十二第十二頁後一行薦羞斯備刊本訛作薦斯羞備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二　史部

晉書卷二十三　第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

荊州與謝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 德協靈符 應運撥亂 釐整天衢
勳格宇宙 化動八區 肅以典刑 陶以玄珠
神石吐瑞 靈芝自敷 肇基天命 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 纂隆洪緒 皇羅重抗 天暉再舉
蠢矣二寇 擾我揚楚 乃整元戎 以膏齊斧
豐豐神算 赫赫王旅 鯨鯢既平 功冠帝宇

歌文帝 曹毗

太祖齊聖 王猷誕融 仁教四塞 天基累崇
皇室多難 嚴清紫宮 威厲秋霜 惠過春風
平蜀夷楚 以文以戎 奄有參墟 聲流無窮

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 允龔欽明 應期登禪 龍飛紫庭
百揆時序 聽斷以情 殊域既賓 僞吳亦平
晨流甘露 宵應朗星 野有擊壤 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 天羅解貫 元皇勃興 網籠江漢
仰齊七政 俯平禍亂 化若風行 澤猶雨散
淪光更曜 金輝復煥 德冠千載 蔚有餘粲
明明肅祖 聞弘帝祚 英風夙發 清暉載路
姦逆縱惑 罔式皇度 躬振朱旗 遂豁天步
宏猷允塞 高羅雲布 品物咸寧 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　道澤玄播　式宣德音　暢物以和
邁德蹈仁　匪禮不過　敷以純風　濯以清波
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同規放勛　義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　仰嗣洪德　爲而不宰　雅音四塞
閑邪以誠　鎮物以默　威靜區宇　道宣邦國

歌穆帝　曹毗

孝宗夙哲　休音久臧　如彼晨離　燿景扶桑
垂訓華幄　流潤八荒　幽贊玄妙　爰該典章
西平僭蜀　北靜舊疆　高猷遠暢　朝有遺芳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　聖心虛遠　雅好玄古　大庭是踐
道尚無爲　治存易簡　化若風行　時猶草偃
雖曰登遐　徽音彌闡　愔愔雲韶　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　於昭于天　靈明若神　周浹如川
沖應其來　實與其遷　亹亹心化　日用不言
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　觀流彌遠　求本踰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晉　欽哉烈宗　同規文考　玄默允恭
威而不猛　約而能通　神鉦一震　九域來同
道積淮海　雅頌自東　氣陶醇露　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　巍巍聖功　萬國來賓　禮儀有容
鐘鼓振　金石熙　宣兆祚　武開基
神斯樂兮　理管絃　有來斯和　説功德
吐清歌　神斯樂兮　洋洋玄化　潤被九壤
民無不説　道無不往　禮有容　樂有式
詠九功　永無極　神斯樂兮　化若風行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上陵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芳樹
石留　務成
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
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
翁爲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
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
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
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
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
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
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
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
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
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
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

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訣言漢室衰孫
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
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
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言權率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
之回爲烏林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
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爲秋風言
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魏武
志圖幷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
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
曲爲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慼
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
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
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
盛也改上邪曲爲玄化言其時主脩文武則天而行仁
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
乃令傳玄製爲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

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禁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爲

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靈之祥　石瑞章　旌金德　出西方　天降命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驤　繼大舜　贊文武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寇叛　佐陶唐　蜀虜彊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鷹揚　震乾威　曜電光　陵九天
陷石城　梟逆命　拯有生　萬國安　四海寧

宣受命

宣受命　應天機　風雲時動神龍飛　儀萬亮
鎮雍梁　邊境安　夷夏康　務節事　勤定傾
攬英雄　保持盈　深穆穆　赫明明　沖而泰
天之經　養威重　運神兵　亮乃震斃　天下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　敵失據　威靈邁日域　公孫既授首
羣逆破膽　咸震怖　朔北響應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　德雲布

宣輔政

宣皇輔政　聖烈深　撥亂反正　順天心
網羅文武才　慎厥所生　賢　遺教施
安上治民　化風移　肇創帝基　洪業垂
於鑠明明　時赫戲　功濟萬世　定二儀

定二儀　雲行雨施　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　道教痺　天地變化　有盈虛
蠢爾吳蠻　武視江湖　我皇赫斯　致天誅
有征無戰　弭其圖　天威橫被　廓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　御天威　聰鑒玄察　動與神明協機
從之者顯　逆之者滅夷　文教敷　武功巍
普被四海　萬邦望風　莫不來綏　聖德潛斷
先天弗違　弗違祥　享世永長　猛以致寬
道化光　赫明明　祚隆無疆　帝績惟期

崇皇階

崇皇階　品物咸亨　聖敬日躋　聰鑒盡下情
平玉衡　糾姦回　萬國殊風　四海乘
禮賢養士　覊御英雄　思心齊　纂戎洪業
安上治民　化風移　肇創帝基　洪業垂
於鑠明明　時赫戲　功濟萬世　定二儀

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　武將鎮四隅　英佐盈朝堂
謀言協秋蘭　清風發其芳　洪澤所漸潤　礫石爲珪璋
大道侔五帝　盛德踰三王　咸光大　上參天與地
至化無內外　無內外　六合並康乂　並康乂
爲藩衛　功濟四海　洪烈流萬世
講茲嘉會　在昔羲與農　大晉德斯邁　鎮征及諸州
因時運　因時運　聖策施　長蛇交解　羣桀離
勢窮奔吳　獸騎厲　惟武進　審大計
時邁其德　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　僭號天一隅　劉備逆帝命
禪亮承其餘　擁衆數十萬　闕隙乘我虛
驛騎進羽檄　天下不遑居　姜維屢寇邊

隴土爲荒蕪　文皇愍斯民　歷世受罪辜
外謨藩屏臣　內謨衆士夫　爪牙應指受
腹心獻良圖　良圖協成文　大興百萬軍
雷鼓震地起　猛勢陵浮雲　逋虜畏天誅
面縛造壘門　萬里同風教　逆命稱妾臣
光建五等　紀綱天人
天序　天序　應歷受禪　承靈祜
勤螭武　弘濟大化　英雋作輔　明明統萬機
赫赫鎮四方　咎繇稷契之疇　協蘭芳
禮王臣　覆兆民　化之如天與地
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　德隆聖皇　時清晏　白日垂光
應籙圖　陟帝位　繼天正玉衡　化行衆神明　至
哉道隆虞與唐　元首敷洪化　百僚股肱並忠良

時太康　隆隆赫赫　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　天符發　聖徵見　參日月
惟我皇　體神聖　受魏禪　應天命
皇之興　靈有徵　登大麓　御萬乘
皇之輔　若闕武　爪牙奮　莫之禦
皇之佐　贊清化　百事理　萬邦賀
神祇應　嘉瑞章　恭享禮　薦先皇
樂時奏　磬管鏘　鼓殷殷　鍾鍠鍠
奠樽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悅康
宴孫子　祐無疆　大孝烝烝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　盛德聖且明　受禪君世　光濟羣生
普天率土　莫不來庭　顯顯六合內　望風仰泰清
萬國雍雍　興頌聲　大化洽　地平而天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羣英

夙夜乾乾　萬機是經　雖治典　匪荒寧
謙道光　冲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煌　曜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霄零　肅神祇　祇上靈
萬物欣戴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　大致人　武教於時日新
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起　節有序
盛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禡　申法誓
遂圍禁　獻社祭　允以時明國制
文武並用禮之經　列車如戰大教明
古今誰能去兵　大晉繼天濟羣生
夏苗田　運將徂　軍國異容　文武殊
夏苗田
王軍啓八門　行同上帝居　時路建大麾　雲旗翳
乃命羣吏　撰車徒　辯其號名　讚契書

紫虛　百官象其事　疾則疾　徐則徐
回衡旋軫　罷陣奏車　獻禽享祀　蒸蒸配有虞
惟大晉德參兩儀　化雲敷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　金德常綱　涼風清且厲　凝露結爲霜
白藏司辰　倉隼時鷹揚　鷹揚猶尚父
順天以殺伐　春秋時序　雷霆振威曜
進退由鉦鼓　致禽祀祊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　芬烈陵三五　敷化以文
雖安不廢武　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祜
順天道
順天道　握神契　三時示講武事
冬大閱　鳴鐲振鼓鐸　旌旗象虹霓　文制其中
武不窮武　動軍誓衆　禮成而義舉　三驅以崇仁
進止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闕武　惟闕
武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殺不殄羣　偃旌麾

班六軍　獻享烝　修典文　嘉大晉　德
配天　祿報功　爵侯賢　饗燕樂　受茲
百祿　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　謙謙德其興　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成　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　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
睿聖世相承　我皇陟帝位　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　祥氣見其徵　興王坐俟旦
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　覆簣成山陵
披圖按先籍　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　祥氣萬里會　龍飛何蜿蜿
鳳翔何翽翽　昔在唐虞朝　時見青雲際
今親遊萬國　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
清音隨風邁　成湯隆顯命　伊摯來如飛

周文獵渭濱　遂載呂望歸　符合如影響
先天天不違　輟耕綜地網　解褐衿天維
元功配二王　芬馨世所稀　我皇叙羣才
洪烈何巍巍　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
神化感無方　髦才盈帝畿　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諮　茂哉明聖德　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　職掌山與川　德侔十六相
思心入無間　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
黄雀應清化　翔習何翩翩　和鳴棲庭樹
徘徊雲日間　夏桀爲無道　密網施山河
酷祝振纖網　當奈黄雀何　殷湯崇天德
去其三面羅　逍遥羣飛來　鳴聲乃復和
朱雀作南宿　鳳皇統羽羣　赤鳥銜書至
嘉祥致天和　膏澤隆青雲　蘭風發芳氣
天命瑞周文　神雀今來遊　爲我受命君
釣竿
蓋世同其芬　臨川運思心
釣竿何冉冉　甘餌芳且鮮　乃在靈祕篇
微綸沈九泉　太公寶此術　遊魚驚著鈎
機變隨物移　精妙貫未然　撫翼翔太清
潛龍飛戾天　戾天安所至　王衡正三辰
太清一何異　兩儀出渾成　與神合其靈
造化賦羣形　退願輔聖君　我君弘遠略
昧昧何芒芒　日月有徵兆　天人初并時
蚩尤亂生靈　黄帝用兵征　逮夏禹而德衰
三世不及虞與唐　我皇盛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
天祥　率土蒙祐　靡不肅　庶事康　庶事康
穆穆明明　荷百祿　保無極　永太平
鼇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
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

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鞮
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鞮舞遭世
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
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
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
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
子啓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列之後云

鞮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　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中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　盛德在泰始　聖皇應靈符　受命君
四海　萬國何所樂　上有明天子　唐堯禪帝位
虞舜惟恭已　恭已正南面　道化與時移　大赦盪
萌漸　文教被黃支　象天則地　體無爲　聰明配
日月　神聖參兩儀　雖有三凶類　靜言無所施
象天則地　體無爲　稷契並佐命　伊呂升王臣
蘭芷登朝肆　下無失宿人

聲發響自應　表立景來附　嗜閩順羇制
潛龍升天路　備物立成器　變通極其數
百事以時敘　萬機有常度　訓之以克讓
納之以忠恕　羣下仰清風　海外同懽慕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昔日貴彫飾　今尚儉與素
昔日多纖介　今去情與故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濟濟大朝士　夙夜綜萬機　萬機無廢理
明明降訓誥　臣警列星景　君配朝日輝
事業並通濟　功烈何巍巍　五帝繼三皇
三皇世所歸　聖德應期運　天地不能違
仰之彌已高　猶天不可階　將復御龍氏
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　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　應期輔魏皇　入則綰萬機　出則征
四方　朝廷無遺理　方表寧且康　道隆舜臣堯
積德踰太王　孟度阻窮險　造亂天一隅　神兵出

不意　奉命致天誅　赦善罰有罪　元惡宗爲虛
威風振勁蜀　武烈懾强吳　諸葛不知命　肆逆亂
天常　擁徒十餘萬　數來寇邊疆　我皇邁神武
執鉞鎮雍涼　亮乃畏天威　未戰先仆僵　盈虛自
然運　時變故多艱　東征陵海表　萬里克朝鮮
受遺齊七政　曹爽又滔天　羣凶受誅殛　百祿咸
來臻　黃華應福始　王淩爲禍先

景皇篇　當魏曲　魏歷長古曲　樂久長

景皇帝　聰明命世生　盛德參天地　帝王道大
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　九德克明　文既顯
武又彰　思弘六合　兼濟萬方　內舉元凱
朝政以綱　外簡武臣　時惟鷹揚　靡順不懷
邊將禦其漸　潛謀不得起　罪人咸伏辜　威風振
萬里　平衡綜萬機　萬機無不理　召陵恒不君
內外何紛紛　衆小便成羣　蒙昧恣心　治亂不分
浮雲　雲霓既已闢　清和未幾間　羽檄首尾至
叡聖獨斷　濟武常以文　順天惟廢立　掃霓披
委國稽服　吳人放命　馮海阻江　飛書告喻
並稱妾臣　西蜀猾夏　僭號方域　命將致討
罔不肅虔　化感海內　海外來賓　獻其聲樂

饗應來同　先王建萬國　九服爲藩衛　亡秦壞諸侯　序祚不二世　歷代不能復　忽踰五百歲　我皇邁聖德　應期創典制　分土五等　藩國正封界　華華文武佐　千秋講嘉會　洪澤溢區内　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　聽鑒盡物情　顧望有譴罰　竭忠身必榮　蘭芷出荒野　萬里升紫庭　茨草穢堂階　掃截不得生　能否莫相蒙　百官正其名　恭已慎有爲　有爲無不成　閻君不自信　羣下執異端　正直羅浸潤　姦臣奪其權　雖欲盡忠誠　結舌不敢言　結舌以何憚　盡忠爲身患　清流豈不潔　飛塵濁其源　岐路令人迷　未遠勝不還　忠臣立君朝　正色不顧身　邪正不並存　譬若胡與秦　胡秦有合時　邪正各異津　忠臣遇明君　乾乾惟日新　羣目統在綱　衆星共北辰　設令遭闇主　斥退爲凡人　雖薄供時用　白茅猶爲珍　冰霜晝夜結　蘭桂摧爲薪　邪臣多端變　用心何委曲　便辟順情指　動隨君所欲　偷安樂目前　不問清與濁　積僞罔時主　養交以持祿　言行恒相違　難饜其谿谷　昧死射乾没　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　再飛再鳴　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　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　翔庭舞翼　以應仁乾　皎皎鳴鳩　戴丹戴黃　樂我君惠　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　魚在江湖　惠而不費　敬我微軀　策我良駟　習我驅馳　與君周旋　樂道忘飢

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　彈琴鼓瑟　聊以自娛
陵雲登臺　浮遊太清　攀龍附鳳　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氣流芳　追念三五大綺黃
去失有　時可行　去來時同此未央
時冉冉　近桑榆　但當飲酒爲歡娛
衰老逝　何有期　多憂耿耿內懷思
深池曠　魚獨希　願得黃浦衆所依
耨鎛停置　農收積場　逆旅整設
恩感人　世無比　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祿篇
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　泥濁尚可　水深殺我
雍雍雙鴈　遊戲田畔　我欲射鴈　念子孤散
翩翩浮萍　得風搖輕　我心何合　與之同并
空牀低幃　誰知無人　夜衣錦繡　誰別僞真
刀鳴劍中　倚牀無施　父冤不報　欲活何爲
猛獸班班　遊獻山間　獸欲噬人　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何淡淡　山島竦峙
樹木蓁生　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　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觀滄海
孟冬十月　北風徘徊　天氣肅清　繁霜霏霏
鵾雞晨鳴　鴈過南飛　鷙鳥潛藏　熊羆窟棲
稱鑄停置　農收積場　逆旅整設　以通貴商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冬十月
鄉土不同　河朔隆寒　流澌浮漂　舟船行難
錐不入地　豐籟深奧　水竭不流　冰堅可蹈
士隱者貧　勇俠輕非　心常歎怨　戚戚多悲
驥老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　自言尊　百尺高樓與天連
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綆汲寒漿
汲寒漿　飲少年　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絶天　我欲渡河河無梁
願作雙黃鵠還故鄉　還故鄉　入故里
徘徊故鄉　苦身不已　繁舞奇歌無不泰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鼜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
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
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
爲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
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
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
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稚晉以來二十八
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
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
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
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
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
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
孫朱等之遺則也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
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
爲十三曲

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
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
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絶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謡謳江南可採蓮
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
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
其來久矣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阿子及懽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
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爲此二曲
白紵即白緒也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
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
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絲竹金石
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杯盤舞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按杯盤反
覆之此則漢世惟有盤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劒舞項伯以袖隔之
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
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按
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
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
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
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後
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
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露翥日畢又化成龍
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
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
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
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

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儐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鍾鼓鼓吹也澄達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儐弔顯於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鍾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實無蹈厲之度其於義事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宜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笞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爲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休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絚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尚高絚紫鹿馬

晉書卷二十三考證

樂志下歌穆帝○各本俱脫此一章今從宋志增入

景龍飛詞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普被以下共二十字監本脫去今從宋志增

玄雲詞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周文以下十五字監本脫去今從宋志增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四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奬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烏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

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遏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捔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佽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

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

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自義陽王望為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

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為崇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為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為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為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後如舊

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為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衮冕綠鎏綬所以殊於常公也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縣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門令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二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劒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阜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阜零辟朝服太

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增參軍為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服竟下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緜百五十匹緜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賄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

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如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綿百匹絲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為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門府為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絲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下都督

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吏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
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
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
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後漢章帝以
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憙
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虞唐大麓之職也和帝時
大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
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已
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黑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
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
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絲
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
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
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
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尚書左僕射分置左右蓋
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為左右
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
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
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
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
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
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
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
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
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
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
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
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并令僕

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恒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

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為三十四曹

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侍中案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為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贊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為加官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司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為中常侍後遂止常為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

通直散騎常侍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

騎侍郎後增為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

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悛桓溫皆為之

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中書侍郎蓋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為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案晉初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三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後以何禎為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為秘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其有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為

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一人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為之及晉改為協律校尉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為十人

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

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治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治掾及渡江省衛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廐驊騮廐龍馬廐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

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鈎盾等令又有青宮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太倉籍田導官三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

渡江哀帝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

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晉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丞其一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為臺主

治書侍御史案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

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

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及晉置員九人品同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

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
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
庫內左庫云
殿中侍御史案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
其始也及晉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又案魏晉官品令又
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吳琨則
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
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
魏別為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及
秦始九年武帝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司隸校尉案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
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歷漢東京及魏晉其官不
替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錄
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
事等員凡吏一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乃罷司隸校
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授
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
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
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
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
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者為都
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
拔漢中以曹休為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以
曹休為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
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
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
候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候尋復為領軍
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
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為
相以韓浩為護軍史典為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

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叅軍

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

魏晉逮于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為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彊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佽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遊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為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此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鈒冗從羽林司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為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摽幟之制勰悉闇練之遂以勰為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為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

之間而函成皆謝絕閑解甚為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秦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
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
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
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
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
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
屬及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崇廣傳訓命太
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
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
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縣百斤
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
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
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
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

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
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印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官
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為太保通
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後諸傅或
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
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
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
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
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晉自為官不復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為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為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為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萬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

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

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
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戶不滿
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職吏二十
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
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
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已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
十六人
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又

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
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
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
以上置吏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
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
官掾一人
縣皆置方畧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
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鄣長安
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
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
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
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及
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
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
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
南越

晉書卷二十四考證

職官志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各本武字上衍魏字臣龍官按晉文帝為相國時置中尉則此承上文言之乃晉武非魏武也今刪去

晉書卷二十四考證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七頁前五行謙謙德其與毛本其作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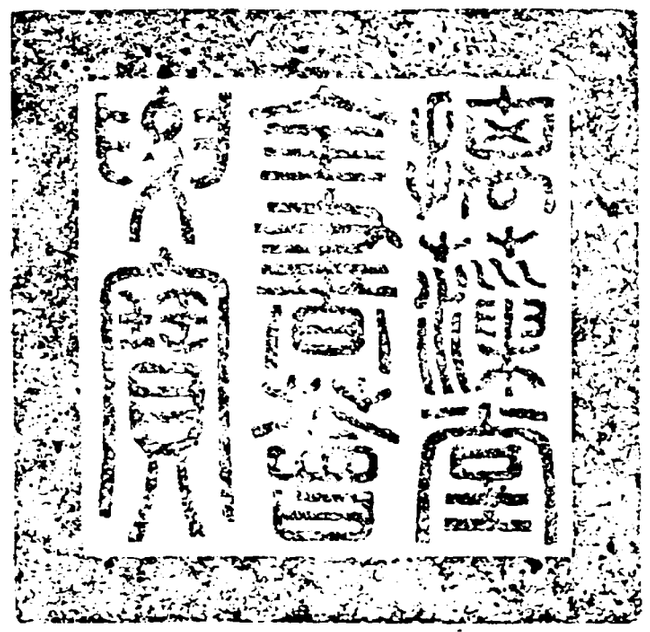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後三行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刊本脫初字據毛本監本增

第三十三頁前一行頭足入笞之屬刊本笞訛笞據毛本改

卷二十四第十一頁後六行主選舉刊本選訛遷據諸本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光武始減其二刊本二訛三據諸本改

第三十二頁前三行三百以上職吏二十八人刊本上訛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永煒
謄録監生臣王日枝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四

晉書卷二十五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五

輿服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堯衣繡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賴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鞙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敦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

見秋蓬孤轉杓觚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
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
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
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
弘多式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
光其武鉤膺鬯草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
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
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
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鷸冠於鄭
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
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
寫六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
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
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衮玄爲祭服高
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
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
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至於成帝以幸姬
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玃天狼之威弧
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
朝武車常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
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
記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韍魏明以黼黻之美
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儐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
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
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
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
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玉金象草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
輪畫爲樓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
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爲
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箭鸞雀
立衡樓文畫轅及轙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

朱櫋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黼繡上爲弛字繫大蛙蟆蟠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驂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名草者漆草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斿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藩國王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金爰而方鈐金爰謂以金爰爲文鈐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馬飾纓馬膺前在如索帚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鉤膺即繁纓也瓖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爲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鸞也朱帾帾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騮尾左右驂驔金爰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綏旌也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

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殷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蕤按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卽乘之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古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游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爲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皁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輜車御藥車皆駕牛陽遂四望繖牖皁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侯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次正二人引

次洛陽令皁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

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

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
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
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
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
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
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
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
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督二人分領左
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
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
伕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次九尺楯
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伕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闌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
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
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次高蓋中道左罼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
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
中校尉一行
次槤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
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
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
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
行
金根車建青旗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
中將軍持鑿牆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
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麈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
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竪旗安車邪拖之
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伙飛督右
次御輅車　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　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
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
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
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駕
次豹尾車駕一
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
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流蘇馬六十匹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
各一人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
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
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
扇羽林郎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
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左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
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
射聲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
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
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幟扇幢麾各一
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靴一人並騎
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
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靴角
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
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
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
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
畫降龍青蓋金華瑵二十八枚黑櫨文畫轓文輈黃金
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

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
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車駕駟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
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
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勳德者特給之

通幔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幔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皁輪犢車各一乘自餘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一乘三公九卿中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細皁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劒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皁蓋追捕考校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憾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晉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

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
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
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櫬畫輮黃金塗五采駕三非
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
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
副又金薄石山軿紫絳罽軿車皆駕三騩馬爲副女尫
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
乘輜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駢車
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輮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
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
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車
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軿
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

而已同用黑是為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纛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為名自晉過江禮儀疎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為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參乘侍中妻陪乘丹陽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綏佩白玉

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縹紺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韠絳袴袜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袜黑舄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筒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遊冠傳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筒橫於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為緌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為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為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

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閎儒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鐺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為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說者以為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縟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為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制似通天頂直竪不斜却無山述展筒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令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縱為展筒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

春秋左氏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為之間如版以竹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為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

裳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出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衛氏冠前圓吳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讐冠也

果勇其鬬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

鶡冠加雙鶡尾豎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鷄而微黑性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笄謂之合為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

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巾幘昔楚

璪璨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卿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也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棘草染之色如淺絳爵弁一名廣晁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哻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令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絺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帕按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玉帽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縫帛以爲帕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幘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吊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帕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纓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帕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帕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帕矣時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劒其後惟朝帶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琱瑵爲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帝傳國璽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劒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草帶古之蔣帶也謂之蔣草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草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

腰有絡帶以代蔣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蔣草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蔣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蔣古制也漢世著蔣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令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

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綏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襜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劒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劒舄又有三梁進賢冠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紫綬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

各一赤舄絳袜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幘單衣玄服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襜皁緣中衣表素草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

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瑞繞以翡翠為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於窴玉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璫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為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鎮蔽髻黑琨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助蠶之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鎮簪髻其長公主得有步
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
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
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
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簪珥入廟佐祭者
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
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晉書卷二十五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輿服志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〇各本脫
繞字今從下獵車重輞漫輪繆龍繞之增正
上為弛字〇臣龍官按弛當作弤但音義作弛是自唐
以來相沿久矣

晉書卷二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最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於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田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勸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民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亂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殘

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名夏扈以耘耡秋扈所以收歛冬扈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究豫漆絲之膏燕齊惟石之府秦邠旄羽迫帶琅玕荊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惟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斲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歛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酲為沼使男女裸體相

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蔫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襲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瞻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於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驚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治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襜后手持繅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劘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捃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畧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於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强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於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疹氣應之也於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禁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

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
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
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
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
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
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
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
宅餧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

十麪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
事草創蠻陬賊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
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
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顏
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

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
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
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
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
亂以來放散令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
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
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

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
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
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
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
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
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
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
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

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潦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耬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泜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令者水災東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令者水災東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令者水災東

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
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
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
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
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
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
當恃魚菜螺蜂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令者宜
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

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
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
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
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
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
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令
典廙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
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
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令既壞陂
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
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
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
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
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
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

動可駕用皆令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
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
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
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塌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
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
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
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
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塌則堅

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壅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補塞者皆尋求徵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蓄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

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徵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蒿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

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夔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

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令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於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

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秏秬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栖鳥烈火之上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銾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

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於此下貧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於此下貧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

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草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勇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草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草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草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二行世祖武皇帝刊本
皇訛黃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大司農刊本脫司字右少府刊
本訛作右少司府據毛本增刪
第十七頁前七行青蓋金華璫二十八枚刊本璫
訛蚤據張衡東京賦改
卷二十六第一頁後四行民之所求者學也刊本
民訛明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翼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六 史部

晉書卷二十七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劉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

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化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遠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儆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恠是為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

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庚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

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

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

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埏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勲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二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蓮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帝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

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閤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舍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閤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

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劒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棄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為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即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謂也干寶以為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龕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妣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内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成

吳孫皓時當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説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遷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太祭弘知天為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兄弟則稼穡不成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
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
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
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
則金失其性蓋工治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為
變悖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
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
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
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
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
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
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
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
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
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闕遣
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
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
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鐘出涕
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
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起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詳毀弃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弒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

剪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祭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鼈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損霜

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荼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咎徵孚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

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

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工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加

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之罰

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簒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

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載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

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秋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艕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没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脩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閼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音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禍病貌也言寖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絶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

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鼈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青

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當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

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禍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傑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當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

嚢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罔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内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黙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

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

大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九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伐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祭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恪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褒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内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氈為帕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産於胡而天下以為帕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琦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撾子紿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

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僑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暈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千寶以為夫僑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僑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癸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娓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紿識者曰紿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紿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簒位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肖嗣子之象坑者毋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毋所陷害孚於後賈后誅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羽蓐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簒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簒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寅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殖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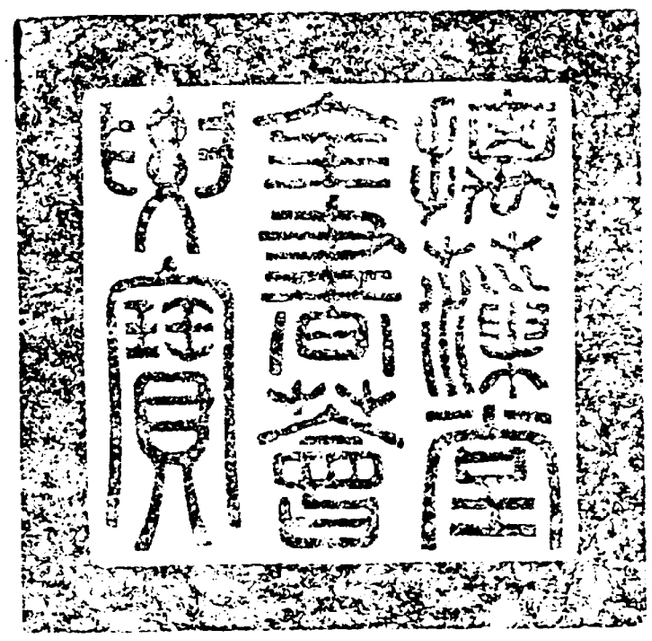
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嚴昆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謹案第三十五頁後六行住則植之刊本植訛值今改

第三十六頁前七行敗者疲弊之象刊本敗訛故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吴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七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内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

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殟一曰早歲犬多狂死及
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痾金
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
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
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
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今狐愚以彪有智勇及
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
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
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
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
蜀果亾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
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
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
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序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亾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異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

左右齊和又譖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簒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從司馬道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奓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之應也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已是時宣帝功蓋魏朝厥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亾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

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説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敵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朝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

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厥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詻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

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崩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楊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

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

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

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

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符堅九年諸將畧地有事徐

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

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荆州經畧河南是

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

事舒緩又加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

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

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

從寬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

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内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濱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兒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謡曰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謡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黿鳴童謡曰白黿鳴寧翻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黿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稷與吳蜀並戰

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
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
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
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
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
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
後又曰雞鳴不捋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
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
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爲元
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
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
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内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
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
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
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死時又
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
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
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
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
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
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呴比至來年纏
汝鬢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
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
噉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
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

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槌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甒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瓦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赳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甒瓿瓿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寧二年十二月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

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
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
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
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
云白門廉宮庭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
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郎得久桓公入
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
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
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
非皇太子郎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
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
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
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
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
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爲已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黄雲子曲中又曰
黄雲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
州黄雲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
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黄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
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
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
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
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
年食麥麨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
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麨麨
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
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
都又大行欻疾而喉並喝焉
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
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黄
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謡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儂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
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
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
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
女可擷也

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謡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謡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謡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十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螔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之四科之實廢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麈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兎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兎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聾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聾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没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

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貫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亾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傴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亾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北入建鄴車騎大將軍東贏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眞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

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亾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畧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槾受符吏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畧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異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溫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畧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亾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亾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於工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蕢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蕢葉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亾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簒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説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暴尋覆没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蠭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

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等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
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
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
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賈菜莖高
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
同象識者以爲苦賈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
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賈之應
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
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
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鵕鸃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説
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者也曹
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
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
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
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
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
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
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
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
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

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免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闇闔門天戒若曰闇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簒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

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簒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鷁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名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仗衛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暮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簒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脩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啑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

因共啄殺狗又啄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亾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東地震雨肉

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曰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楊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寬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産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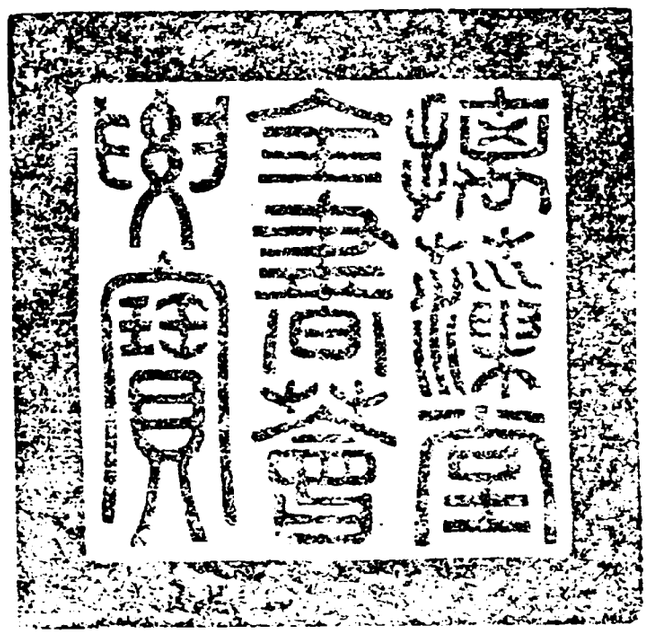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中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偵顛倒畀之○偵同顛句有誤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四行故其咎僭差也刊本差訛善
今改
第三頁前七行於是統微政逸云刊本云訛去今
改
第四十三頁後四行此殆與魏景同占刊本殆訛
始今改



校　總
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八 史部

晉書卷二十九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九

五行下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

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讒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太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鷹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鷹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麥辛卯鷹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傷秋稼六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

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

滎陽汲郡鷹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
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
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
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雹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
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
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驚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
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
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袍罕護軍張瓘帥宋
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
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巳未雪是時帝
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巳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

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巳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

兆庶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沖冢宰

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

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

識者以爲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

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

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巳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巳

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

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

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

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

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巳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
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
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已夜赤
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
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
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聰僭號平陽李雄
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
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
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已已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
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大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
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
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
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
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

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
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
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
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
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
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
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
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巳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
向說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
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
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許下有盤
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
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
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
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
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
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
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
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
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
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禾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永熙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

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冀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

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staff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staff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眷八足

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已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
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
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
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
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
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
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汙人衣淫之象也
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
風則生蟆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
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
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
色也土爲内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
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

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
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
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
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
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
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
天按管輅説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
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
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
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
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
義不進茲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
謂不順厥風大�somewhat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絶經紀

止即温温即蟲侯專封利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
穀不成辟不思道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政作
淫茲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
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
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
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
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
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
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
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
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
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霣發屋拔樹後二年宮車宴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
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
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颱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
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
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已卯喪柩發
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
颱風起折木飛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午

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爲零陵縣君不審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審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

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幃輧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

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禍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脅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霽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踈外此區霽不睿之

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荆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黄眚黄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黄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遜所破近黄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説此黄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己出故有區霿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黄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黄霧四塞二月又黄霧四塞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黄厥咎聾厥災不嗣黄者有黄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災至絶世也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官大經搖政茲謂不陰

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

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

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爲得無變故地連

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巳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九月丹陽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

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巳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于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
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
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
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于寶以爲王敦陵上之
應也
二年五月已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
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已
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
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已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亦過其
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吠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

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沖權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沖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説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隧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虐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愽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涌水出

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隧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四年四月湘東酃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

爲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壘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簒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

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恒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猨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況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
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
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
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
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
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
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
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
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
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
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
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
竟淪沒
呂篡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又
有黑龍升其宮門篡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
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篡果爲呂超所
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
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
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
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
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
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
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
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
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
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
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
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
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禍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
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
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
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
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
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
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
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
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
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寬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
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
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
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
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
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
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
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

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棺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鼈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鼈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輸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簒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千寶以爲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瞋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踡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妏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爲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可爲天下母秦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諠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髯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

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吳豫章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五行志下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監本郡誤縣滎誤榮

是年王敦并領荆州○是宋本作去

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臣龍官按易傳作不知諸本俱訛作有知今從原文改正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由此門入刊本入訛入
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三行已丑朔按毛本無朔字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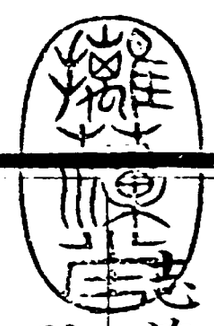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十九 史部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合室後刑衛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郤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

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覇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曆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奸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内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愆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敎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黑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皐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

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孌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為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

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逋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

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
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
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
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
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
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
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
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
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録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
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
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皐陶
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
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
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

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為姦或因公
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
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
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
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
其後遂詔有司禁絶鉆鑽諸酷痛舊制解祆惡之禁除
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
年寵又代郭躬為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
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
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
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
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
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
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説各駁異刑法繁多
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

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思忠後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乎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

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幾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龐善否區別政簡刑清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没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

羣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

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

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矯制因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因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

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

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無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

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令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頒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

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没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

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絶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

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因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賊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頯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

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

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勑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令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

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奸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

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兔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墊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飜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

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案行奏効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顧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思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依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

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絕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

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

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

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

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頃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中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之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

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

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勑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即位展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

疑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跼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亂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

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濫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考證

刑法志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監本千五百下衍七字今以上四百一十及下七十九核之則此當作千五百乃合千九百八十九之數也故刪去云

晉書卷三十考證 一

晉書卷三十考證

謹案第十五頁後五行斷凶强無義之蹤也刊本無訛為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卷四千六十 史部

晉書卷三十一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壁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奬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

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胄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蒙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鷰尾桎災隆漢墜其紛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梃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睢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勳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皐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辟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相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

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祚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吏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

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

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
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
謚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
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
晉道暉童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
朦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
沉哀罔訴如何窮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
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
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曳中年隕喪煢煢在
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
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愼容止質直不渝體
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
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
相謐靜隆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
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勉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
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

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
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
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
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
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
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爲皇后有司

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棟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杜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允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蕤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充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當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

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絶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令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

哀哉陵兆既空將遷幽都宵陳鳳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祢告駕啓塗服翬褕狄寄象容車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踟銘旌樹表婺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柔徒軌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嬺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内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于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是其親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忽忽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勑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

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令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勝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緜殞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

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今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今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今謬忝厠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今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今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今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今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今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今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今氣懰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今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今每綵衣以娛親悼令日之乖隔今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今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今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今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今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今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今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今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宅人永長辭今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今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今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今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寓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

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閫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謁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睟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幷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早即宮交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洽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褘無珍寶啥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啟明始出星陳鳳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輬軒幷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

相仡仡旌旐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
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
諸姑姊妹娣姒勝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
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
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
露扃閨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
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令亦孟秋自
我銜邺儻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
瑣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
溫溫元后寶慈馬撫育羣生恩惠滋馬遺愛不已永
見思馬懸名日月垂萬春馬鳴呼庶妾感四時馬言思
言慕涕漣沛馬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
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
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

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瞻睨沾濡柔
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
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
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馬芬兄思詩書及雜賦
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
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

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若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妃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帝猶豫荀顗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傅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

踧踖衆人乃知璧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
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
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
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
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
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生
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
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
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猪賈謐干預國
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
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侯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
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
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
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
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
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
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
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籠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
七門限開籠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
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
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
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
時宅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
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
后詐有身內豪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
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欝嵯峨前至三月滅
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
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
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
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
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

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宏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

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屬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勑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悚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祀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跋踵之心人懷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陽故耶

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賡入門戶殘破賡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啟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顯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為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后為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
宇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
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
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
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
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
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
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
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
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
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
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乃祔於太廟葬建平陵太寧初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
豫妻王氏為邵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平妻為

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棠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於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幾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邱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邱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安二年備禮拜為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篝

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惟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

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為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衷甥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惟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為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為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為太妃敬合禮典下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虨啓應緦麻三月詔欲降為朞年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嫣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令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慮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

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
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
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
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
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於內而已
所奉懇到形於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
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沖闇
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先人
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
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
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
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
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
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裒焉帝既冠太后詔曰
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綴旒百辟卿士率
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俛俛敬從弗

皇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
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
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
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
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
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
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
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托懷及哀
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
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
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
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
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
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又
薨羣臣啟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
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

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
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
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摩殷任姒隆周未足以
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
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
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
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啟事感增悲嘆
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

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
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
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
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
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
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
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毋道也則夫屬君
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毋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
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
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
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
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
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董土臣

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
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
領軍治持節奉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
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
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
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為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
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

元阻饑而饘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爰氏為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蓼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倩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名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琅邪王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

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名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崛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名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為叔妃太元三年進為貴人九年又進為夫人十二年加為皇太妃儀服一同

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啟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啟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中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無等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期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於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聘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簡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行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支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為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于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

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閔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毋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罔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于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耼託萬幾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劒辭恩池蒲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濶終罹殷憂以鼈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呂妾變嬴黃姬化

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卷三十二

謹案卷三十一第九頁後三行景命夙虧刊本夙訛風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詔崇為皇太妃刊本為訛曰據北監本改

第五頁前三行下太常刊本下訛不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周廷琰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六十二　史部

晉書卷三十三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

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户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斂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

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瓦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復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

子肇夏馥烈芬肇孳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

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及魏帝李熹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

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邱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鄳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辟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

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邱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鄳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百匹諡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徽為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子劭 子遵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稱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

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内虚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内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會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

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邱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凡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没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龔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誠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奬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衮職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

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劒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

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顗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顗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顗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

嘗奏曾華侈以銅鈎鞁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

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高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幾故盛選六傳以劭為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簒位以劭為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册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

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子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

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定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

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將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

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馬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

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鄧奚官督郭庾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曰

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

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吏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

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唅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為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為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為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為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為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以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為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為大傅越叅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為當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跼蹐憂心如悸駿

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覽經天聽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怍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折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隘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

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刼遠使商客致

富不貲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菹薤齏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菹薤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蹏轅則駐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穀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

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乃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奢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苞曾孫樸字元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椽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儻而驕奢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

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霾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蜋襲其後也

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摻芬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卷三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眝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一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

告絶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黄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踈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璣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榮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脩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

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益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沿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

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尅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僞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劒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幷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

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銜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柬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已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

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
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
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
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
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
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
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
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

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
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
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
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
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
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聞
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常討
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
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
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
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
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
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
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

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
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
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
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
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孰
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
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
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臨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

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令聽復本封以

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我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誄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儉趙寅劉彌孫勃等賤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

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内渴仰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鄧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内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識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奕典宜增啟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

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為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勳叅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鄭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元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欵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懾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 子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叅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

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

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遠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由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階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今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

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之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譏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問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還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

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

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皓頭預後生送皓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淯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判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洒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

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嘆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為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一以遵之于錫嗣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

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礪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譽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晉書卷三十四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荀勗皆前朝名望○臣人龍按本書當時知名士不數及王佑或王沉之訛耳

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臣宗楷按風俗通云清擬夷叔陶潛詩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也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曰知錄所謂文中之變體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謹案卷三十四第十九頁前二行豈若由唐堯之舊刊本由訛申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

晉書卷三十五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毅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

欽定四庫全書卷 晉書卷三十五 史部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鄮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
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
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
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
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
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
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
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
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
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詔弟稚與其子輿忿
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
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
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
爵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
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為河內太守
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
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
弟子浩之嗣來受禪國除

裴秀　子顏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徽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跪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衞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鉅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衞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

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
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
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
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
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
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
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
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
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
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
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
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
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
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阻
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

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
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
州郡國縣邑疆界鄉聚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
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
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
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
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
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
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
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
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
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
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
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
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

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

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夢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王公配享廟廷有二子濬顗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慧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顗嗣顗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顗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顗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顗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顗襲爵顗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顗兄子憬為白衣顗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顗問太傅所在顗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顗曰宜至廷尉豫從顗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顗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顗請以封憬帝竟封顗次子該顗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顗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顗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

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為言談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啟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衞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辭病而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

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己焚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辭病而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

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

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實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曩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

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訹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恃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民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有非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胷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

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閒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寂寞豈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顧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

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序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楷

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棄嵩等莫不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喬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蒸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子五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雖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頴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棄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勤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貴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裘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

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彀並以文才知名彀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彀俱豪俠躭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彀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彀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為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彀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為嗣揩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道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顗坐與人圍棊顗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顏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見目以清通俱為晉代

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應世至高平沉敏蘊玆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笥媧皇鍊石晉圖開祕顧有清規承家來媚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秀傳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日知錄明末富平民掊地得王莽貨布一器凡古尺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半八分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與此可以相証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晉書卷三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恆 孫璨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薦父爵閿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户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會艾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紿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

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璩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璩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璩自以與

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璩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璩以尅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尊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邕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

微並為邕害璩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璩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為亭侯璩六男無爵愛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璩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璩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勑璩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璩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麾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尊遷都督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璩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

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白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璩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

陵雲臺璩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璩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璩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璩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璩不平駿復欲自專重權宣若離婚璩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璩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璩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璩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搆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璩干兵及楊駿誅以璩錄尚書事加綠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璩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

素怨璩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間璩與瑋有隙遂謗璩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啟帝作手詔使瑋免璩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璩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璩不從遂與子恒嶽喬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璨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璩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璩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璩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鈐等冒難收璩而葬之初璩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璩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璩故及開門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璩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璩家人數小孫名字晦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璩前在司空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開門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璩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圖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璩舉門無辜受禍其咎安在悲憤感嘅故以示意於是鈐等執黃旛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

乃追璀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九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連

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蓋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

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迹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縕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鷹時鳥震延頸脅翼異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篆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

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
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
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
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
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
輒削而焚其柎粱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
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令鉅鹿

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
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
為洛陽令而以為比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
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
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令宮殿題署多
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郙鄴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
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
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
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烏跡之變
乃惟佐隸蠶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
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
常制或宮隆恢廓或檃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蚪蜿蜒
戾或長邪角趨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
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
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
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
勝原研桑所不能計窣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
斯文之未宣宣體大之難觀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
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
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
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
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忩忩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勒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危爲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黜點駐點黜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淩遽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捐枝絶筆收勢餘縱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巇螣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乎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及璩為楚王瑋所搆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璨玠璨字仲寶襲璩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位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璩玄孫宗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璩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

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啟諭深至為門户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户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語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絶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怨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

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瑩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玠恐傷正教竝奏除之中興建為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韙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動勇於赴義篤於

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戢翼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

寶以買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

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

若指諸掌武帝常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

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
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
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
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
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
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制誥皆所草定聲譽甚盛
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
伺閒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
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
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
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
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
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
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
紘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紘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
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
紘免冠謝曰臣愚憃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
申帝曰何以言之紘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
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
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
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
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
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
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謀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
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紘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
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
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紘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
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紘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
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
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

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絶文姜今太后自絶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

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每遇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以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

得免死倫既還論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

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刀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忠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晉

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

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

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罔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

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竝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

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於世二子禕韙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為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為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為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乃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淩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為難

晉書卷三十六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衛瓘傳每書輒削而焚其枏○臣宗楷按枏當係柿字之訛若監本作枏則更誤矣今仍閣本而誌其說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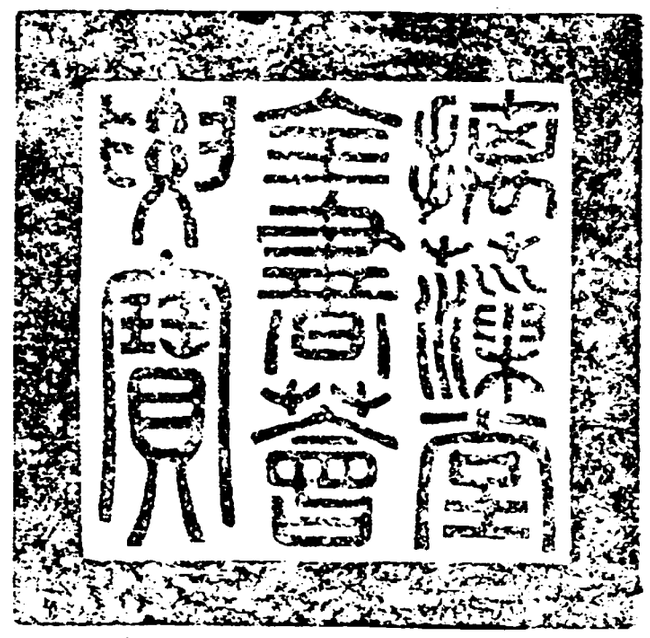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二頁前五行至王衍之徒刊本徒訛從據北監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目以清通刊本目訛自據毛本改

卷三十六第十一頁前五行家殊國異刊本國訛同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查杪邪趣刊本查訛杏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紈免冠謝曰刊本冠訛官據北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閔思紀